
蓝眼人
屠孟超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蓝 眼 人

〔墨西哥〕伊·马·阿尔塔米拉诺 著

屠孟超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l Zarco

本书根据墨西哥 *EDITORIAL PORRUA, S. A.*

一九八〇年版本译出

蓝 眼 人

〔墨西哥〕伊·马·阿尔塔米拉诺　著

屠孟超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西体育会路119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25印张　114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册

统一书号：10218·013　　定价：0.60元

出版说明

随着外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校文学专业、外语专业以及师范院校、艺术院校外国文学课的必修、选修科目正在调整、充实，教师和学生都十分需要教材和参考书。

为此，我社计划编译出版各语种的文学教学参考读物，从而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用于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这两种语言创作的文学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西班牙塞万提斯的传世之作《唐·吉诃德》、维迦的《羊泉村》、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人生如梦》、加尔多斯的《裴翡达夫人》等，当然出现在文学教学中，即使是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异军突起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优秀作品也逐渐进入高等院校外国文学课程，而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对象。

近年来，我国文学工作者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因而对西、葡语国家的文学有所介绍。但是，用来作为教学参考读物的原文或译本，仍然十分缺乏。我们打算根据文学课教学和科研的需要，选择名著编译、注释一些读物，作为一种尝试。希望西、葡语学者和文学专家给予支持和帮助。

译　序

伊格纳西奥·马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Ignacio Manuel Altamirano, 1834—1893）不但是十九世纪末叶墨西哥文坛上久负盛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个积极参加反对独裁统治、抵御外敌入侵的战士，一位足迹遍及新闻、教育、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家。

阿尔塔米拉诺生于墨西哥格雷罗州的蒂斯特拉，父母均是印第安人。一八四九年，他靠学校为印第安人设立的奖学金就读于托卢卡文学院，接着转入雷特兰学院攻读文学和法律。

十九世纪中叶，墨西哥政局极为动荡。知识界人士眼见大片国土被北部强邻所占，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内战连绵不绝，迫切地希望改变现状，以求摆脱困境。

在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上，当时为数并不很多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派：一派实际上主张倒退，回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统治的时代去；另一派则鼓吹发展工商业和教育、科学，主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实行联邦制和代议民主。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前者主张保持天主教在国内现有的地位，并反对一切"亵渎"宗教的言行；后者则提出政教分离，认为宗教不应驾凌于政府之上，而应隶属于它。于是，以知识界人士为核心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就应运而生了。

不久，自由派内部在如何实现自己主张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保守派利用自由派内部纷争之机，窃取了政权并实行独裁统治，一八五四年，弗洛伦西奥·比亚雷亚尔上校发动了旨在推翻保守派统治的阿尤特拉革命。这时，正在雷特兰

学院求学的阿尔塔米拉诺投笔从戎，加入了革命队伍。

自由派上台后，保守派进行反扑。自一八五八年起，爆发了历时三年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改革之战"。起初，保守派依仗其训练有素的军队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后来却屡遭败北。为了挽救颓势，保守派不惜与外国势力勾结，引狼入室。阿尔塔米拉诺既站在自由派的一边，参加了"改革之战"，又作为一名反侵略战士，参加了反击法国入侵者的战争，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战事结束后，阿尔塔米拉诺积极创办报刊。他曾创办并与人合办过《墨西哥邮报》、《联邦主义者》、《论坛》、《复活》和《共和国》等报刊，积极宣传自由派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在商业学校和国立师范学校任过教，还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检察官和联邦国会议员等重要职务。

一八八九年，阿尔塔米拉诺被任命为墨西哥驻西班牙总领事，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他曾代表墨西哥政府参加过若干次国际会议。一八九三年病逝于意大利。

作为一个文学家，阿尔塔米拉诺曾写过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和新闻报导。他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他留给后人的小说为数并不多，主要有三部：《克雷蒙西娅》(1869)，《山区里的圣诞节》(1871)和于一九〇一年作者逝世后八年才问世的《蓝眼人》。此外，他还发表过《胡利娅》等若干部短篇小说。

阿尔塔米拉诺主张文学应担负起它的社会职责，文学作品应该成为宣传新思想的喉舌。他坚决反对把文学作品看作是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东西。他还认为，小说应该为很少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的广大群众提供历史知识，因为这是形成民族意识的基础；小说要象民歌、报刊一样为群众所喜爱。

在文学史上，阿尔塔米拉诺的作品属于浪漫主义文学。

在他的小说中，虽然有些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但在人物塑造、景物描写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有别于欧洲浪漫主义流派的文学特色。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源于欧洲，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的产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拉丁美洲一批旅欧的知识分子将当时已风靡一时的浪漫主义传到新大陆。这时，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战争已经结束，但各国的政局仍然很不稳定。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以及拉美大陆气势磅礴、绚丽多姿却又带有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色正为浪漫主义在当地植根、迅速成长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土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在某些欧洲国家(主要是法国)先行了一步。当时拉美的文人们是怀着吸取革命经验以改变国内的现状的愿望去欧洲的，因此，他们把浪漫主义介绍到本国，其目的正是拿它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拉丁美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都是一些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国内的独裁统治怀有强烈的不满。例如，曾产生过不少彪炳拉美文坛的浪漫主义作家的阿根廷的情况就是这样。独立革命胜利后，封建军阀罗萨斯上台，实行独裁统治。处于反对派地位的著名浪漫主义作家，如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和何塞·马莫尔(1817—1871)等都在政治上遭到迫害，流亡国外。他们给后世留下的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正是用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揭露、批判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独裁统治的。与欧洲浪漫主义相比，从主流看，拉美浪漫主义与政治斗争联系得更为紧密。拉美的作家们虽然也喜欢在作品中抒发个人的情怀，但他们的感情

已不是自怨自艾或自我陶醉、悲观厌世的狭隘私情，而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和政治胸怀（当然，囿于世界观，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才能和作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有时甚至还把自己和广大劳动群众对立起来）。

墨西哥的情况也不例外。墨西哥的浪漫主义作家多属与保守派相对立的自由派，而在文学上与浪漫主义对立的古典主义作家却大都属于保守派。从《蓝眼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墨西哥浪漫主义作家是如何用文学作武器与保守派进行斗争的。

《蓝眼人》是阿尔塔米拉诺晚年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已臻成熟。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一八六一年，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外国侵略势力正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准备入侵。深受内战之苦的墨西哥人民此时又遭遇到另一巨大的祸害：匪患。当时某些自由派的将领为能迅速消灭宗教界保守派军队，采用了“以毒攻毒”的策略。他们借助某些土匪部队的力量来消灭保守势力。其结果适得其反。保守派并未摧垮，相反，却开门揖盗，引狼入室，让原来利用动荡不定的政局日益猖獗的盗匪扩大了活动范围，深入墨西哥腹地，在离首都墨西哥城不远的一些地区为非作歹，使民众陷入恐怖之中。当时的墨西哥联邦政府陷于内战深渊，无力清除匪患。各级地方政府力量单薄，在强大的土匪部队面前一筹莫展。某些地方官吏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竟在土匪面前卑躬屈膝；有的甚至和匪徒勾结，狼狈为奸，坐地分赃。

作者通过对历史背景的交代，既给读者以真实的历史知识，也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由于保守派的顽抗和自由派在对敌斗争策略上所犯的错误而延长了内战的根源，并以满腔的怒

火控诉了内战所直接造成的恶果——匪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蓝眼人》叙述了两个少女的不同遭遇。女主人公玛努埃拉爱慕虚荣、贪图钱财。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在大街上列队而过的匪首蓝眼人，便一见钟情，旋即与他私下幽会。最后竟决定抛弃年老的母亲，投入匪徒的怀抱。在匪徒们遭到剿匪部队毁灭性的打击后，她与她的情人同归于尽；出身低微的姑娘皮拉尔是玛努埃拉母亲的教女，暗中爱上了勤劳、勇敢、慷慨仗义的印第安青年铁匠。他们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终成眷属。小说描绘了两种爱情，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对前者，作者以犀利的笔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后者则满怀深情地予以歌颂。

《蓝眼人》虽以真实的历史为其背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却随处可见。浪漫主义作家常常采用夸张的手法。在《蓝眼人》中，作者就是以这种手法来刻划人物个性的。试以尼古拉斯这个人物的塑造为例，这位男主人公是作者深情地加以歌颂的对象。他的性格特征是正直、善良、勇敢。对这个印第安人"勇敢"这一特点的描写，作者就采用了夸张的笔法。试想，在那盗贼横行的年月里，连身带保镖的有钱人和握有兵权的军人、官吏都难免遭到匪徒的袭击，而这年轻的铁匠却单人独骑往来于阿脱里华亚庄园和亚乌脱佩克之间，匪徒们虽对他恨之入骨，但不敢动他一根毫毛。这显然是一种夸张。

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作者通过对大自然景色的描绘，抒发个人的情怀。他们经常将大自然的"美"与现实生活中的"丑"两相对比。这种手法在《蓝眼人》中也被熟练地加以运用。例如小说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给读者展示了故事

发生地亚乌脱佩克的风光。通过对墨西哥炎热地区大自然繁花似锦的旖旎风光的描写，既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这块他曾经长期居住过的土地无比热爱的感情，同时也与接着在第二章中所描写的匪徒的恐怖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增强了艺术效果。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阿尔塔米拉诺喜欢采用排比和比喻等修辞手段。在艺术技巧方面，作者还有一个常用的手法——对比。无论在《蓝眼人》中，还是在他的前期作品《克雷蒙西娅》和《胡利娅》等小说中，对比的手法常常被用来突出主题，刻划人物的个性。在《蓝眼人》中，玛努埃拉与蓝眼人这一对自私、贪婪的男女所体现的“爱情”与尼古拉斯和皮拉尔之间的真正的爱情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弃恶扬善这一主题更加突出；在两对人物中，尼古拉斯和蓝眼人、皮拉尔和玛努埃拉之间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在作者的笔下，正直、勇敢、善良的尼古拉斯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印第安人，而奸诈、凶恶的蓝眼人却是个“一表堂堂”的白种人。内心和外表之间的美与丑又形成了对比的两个方面。

译者

1983年4月

内 容 提 要

一八五〇年前后，墨西哥国内军阀混战，盗匪活动猖獗。两个少女所走的道路不同，结局也不同。玛努埃拉爱慕虚荣，堕落为盗匪头目"蓝眼人"的情妇，不能自拔；皮拉尔聪明贤慧，与正直、善良的青年工人尼古拉斯结成情深意笃的终身伴侣。

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社会背景描写真实，具有教育意义。作者与作品在墨西哥文学史上都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目　　录

一、亚乌脱佩克

亚乌脱佩克是热带地区的一个小镇，座座村舍隐没在绿树丛中。

无论是通过盘旋于怪石嶙峋的两座形似因而亦名为奶头的小山之间的羊肠小径来自奎尔纳瓦卡的人们，还是从特波兹特兰北部陡峭而寒冷的山区下来的人们，或是沿着通向阿米尔巴斯山谷东侧的平坦道路，穿过科科亚克、卡尔德隆、卡萨萨诺和圣卡洛斯等美丽而富饶的甘蔗园而来到的人们，远远都能望见亚乌脱佩克一片茫茫无边的绿海，绿海深处，隐隐地露出教堂的座座钟楼的尖顶。

从近处看，亚乌脱佩克的风光也是异常旖旎而别致。这是一个既有东方风味又有美洲特色的城镇。说它有东方风味，是因为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一片绿海都是一些桔树和柠檬树。它们长得枝大叶茂，硕果累累，阵阵花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桔树和柠檬树比比皆是。据说这些果树在当地是自行繁殖不用人栽，却都长得极其繁茂，枝叶交叉，连成一片。在镇上居民们的大小果园里，浓荫蔽天；那绿油油的嫩枝上挂着金黄色的果实，横伸到用桔杆和瓦片盖的屋檐上。亚乌脱佩克的桔树和柠檬树四季长青，要是米格依①在此大概也不再思恋他的故乡了。

不错，这美丽的城镇又有美洲的特色。香蕉树张开它阔大的绿叶，高高地挺立着；大山榄树和人心果树等美洲果树则高耸于绿海之上。当然，从数量上说，桔树和柠檬树还是

① 米格依为尼亚门科画家，擅长花卉虫鸟画。

占多数。一八五四年，当亚乌脱佩克还隶属于墨西哥州的时候，人们曾对这城镇边上的树木作过统计，总数超过五十万棵。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数量上可能会翻一番，甚至会增加两倍。镇上的人们均靠这宝贵的果树为生。在通向韦腊克鲁斯的铁路建成以前，他们只把桔子和柠檬运往墨西哥城销售。

另外，城镇的外观也和共和国热带地区的其他城镇有相似之处。有些平屋顶上涂着鲜艳夺目的色彩，但多数房屋上盖着深色的屋顶，上面点缀着由于潮湿而形成的块块黄铜色的斑痕。大多数屋子的房顶是用玉米稭或热带地区的棕榈叶子盖的。房舍十分宽敞，外面围着用土坯、木板或石块砌成的围墙。虽说不如现代化房子雅致，倒也十分舒适宜人。城里雨水充足，繁花似锦。一条小河把城镇和果树林分成两半。小河穿过广场，尽情地欣赏着沿河两岸的诗情画意。纵横延伸的沟渠将河水引向四周。

这河平时异常平静，河水清澈似镜。只是在多雨季节，河水才显得湍急。有了它才有这个城镇。它是在盛夏季节给我们提供甜蜜而清凉的水果，使墨西哥人民能终年愉快地度过节日的源泉。

城镇上的居民善良，勤劳而文静，不喜动武，生活简朴，待人诚恳，热情好客。城镇的周围是一片片极好的甘蔗园。从城镇到各处甘蔗园，或到奎尔纳瓦卡、莫雷洛斯等地，交通方便。这里是周围无数个印第安村落的中心。这些村庄座落在将墨西哥谷地的热带区土地和共和国首都隔开的那条山脉的南麓。上述两地的分界线就是我们上面讲到的一望无垠的果园。

自从亚乌脱佩克隶属于墨西哥州后，它从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提高了地位，由附属于奎尔纳瓦卡的小镇一跃而作为县

属的首府，至今仍保持着这一点。镇上的人们没有积极地参与内战，但却多次遭受到内战带来的苦难。当然，由于他们勤劳，又拥有无穷的资源，他们能很快地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那条河流和果树是他们的宝贵的财富。因此，尽管叛军、游击队、土匪等经常抢夺去他们的财物，却夺不走这条河流和这里的果树。

全镇居民讲西班牙语。他们都属印欧混血人种。纯粹的印第安人早已绝迹。

二、恐　　怖

一八六一年八月的一天，太阳还未下山，亚乌脱佩克就仿佛被黑夜笼罩。全镇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以往在这个时候，居民们在一天劳累之余，总是要上街纳凉，或在水塘边、河湾处洗澡，或上广场、果园漫步小憩，那天都连门槛也不敢往外迈。早在教堂晚祷钟声之前，他们就草草用完晚餐，紧闭大门。好象发生了瘟疫似的，外面稍有声响，就惊恐万分。

事情是这样的。在那多事之秋，在周围一带没有强大的驻军的村镇里，此时正是乡邻可能遭到土匪抢劫的危险时刻。土匪一来，就烧杀、绑架，大肆破坏。这热带地区的盗匪尤其凶狠，制造恐怖竟成了这些盗贼们的本能。他们残暴成性，一味在人们中制造恐惧感，从中取乐。

那些“银装人”(这是人们对土匪们的称呼)是一群异乎寻常的怪物。他们罪恶累累，凶残无耻，在墨西哥实为罕见。

面对这样的情况，亚乌脱佩克的人们和周围热带地区的其他村镇的人们一样，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他们白天在

教堂的钟楼里设置了望哨，一发现土匪，就发出警报，以便让人们利用广场，利用某一高地或在自己家里进行自卫或躲避。可是，一到夜间，这一措施就无济于事，要在城镇周围设置岗哨很难办到，因为要在这么多的通向城镇的大小路上设置岗哨，人手远远不够，而土匪对这些道路又十分熟悉。再说，“银装人”在各个城镇和庄园里都有爪牙和内奸为他们效劳。那些城镇的当权人物由于缺乏防御手段，自己也感到内心十分惶恐。每当盗贼来临，他们也只得一味应付，或者一躲了事；甚至逃之夭夭，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土匪们知道政府正忙于内战，腾不出手来收拾他们，胆子便越来越壮。他们结成一、二百人一帮，有时组成多至五百人的队伍，横行乡里，逍遥法外。他们对城镇和庄园大肆敲榨勒索，强征过路费，绑架行人。被绑架者不付重金，就休想获释。绑架这一在墨西哥多次制造过恐怖的罪恶行径是由臭名昭著的西班牙教士团首领科沃斯传入我国的。科沃斯本人后来也受了酷刑，为他的罪恶行径付出了代价。

有时土匪们在一地建立类似大本营这样的行动中心，由一个或几个盗匪头子来指挥。袭击，绑架，向庄园主和较富有的村民们投送恐吓信，索取钱财，无恶不作。恐吓信一到，非给钱不可；否则，必然性命难保。在“大本营”里，关着被绑架者，匪徒常对他们施行惨无人道的肉刑。

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那时节，强盗们的“大本营”设立在索奇曼卡斯。顺便交代一下，这是一个古老破落的庄园，离亚乌脱佩克不远。离土匪驻地这么近，这就使当时亚乌脱佩克县的各庄园、村镇的人们经常处于恐怖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八月份的某一天傍晚在亚乌脱佩克特别寂静令人忧恐的原因。这个时候本是人们出门进行社交活动

的良好时光。因为这是多雨季节，经常下雨，那天却没有下雨，而且也不象会下雨。天空明净，只有在特波兹特兰的山巅上集聚了几朵乌云；远处，那一望无垠的甘蔗地上已拉开了夜幕，绿色的庄园地呈灰暗色。一轮满月在远处的丛山中冉冉升起，放出它淡淡的月光。

三、两位女友

在城镇边上，靠近小河，有一间小屋，外形并不显眼，但讨人喜欢。在小屋的天井里，一家人正在纳凉。家里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还有两个十分俊俏但风度迥异的姑娘。小屋的一边有柑桔园、柠檬园和香蕉园各一个。

其中的一个姑娘年约二十光景，白皮肤——那是热带地区人们所特有的那种灰白色，一双深灰色的眼睛十分可爱，一张厚片嘴笑容可掬。姑娘的神情略显傲慢与矜持，这可能是由于她那略带鹰钩的鼻子，不停地在翻动着的天鹅绒般的眉毛以及她那丰美的脖子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也可能是源于她那与其说是显示善良倒不如说是显露嘲弄的微笑。她坐在一条粗制板凳上，兴致勃勃地在自己的细丝般的黑发上插着由白玫瑰与红色的金盏花结成的小花环。

人们或许会说她是一位贵族小姐，乔装打扮，隐居在这个热带地区的果园里；也许会说她是一位叫玛尔塔或南茜的小姐，逃离宫廷，与她未婚夫会晤吧。

另一个姑娘年约十八岁，褐色的皮肤——就是那种在血缘上已离西班牙人较远但又没有与印第安人混杂的，在美州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白种女人的淡褐色的皮肤。从肤色上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村姑；从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中，

从她那张每当她的女友说出一句讥讽的言语而露出苦笑的嘴巴上，在她那略往前倾的脖子和纤细的似显病态的身躯上，以及通过这一切外形所流露出来的忧郁的表情中，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姑娘的性格与前面谈到的那一位迥然不同。

这姑娘也在慢条斯理地、又好象是无精打彩地在她的黑辫子上插着用柑桔和柠檬花结成的花环。花环只由这两种花组成。这是在最好看的柑桔花和柠檬花中选剪来的，她两只手都给刺伤了。为此，遭到了她女友的嘲笑。

“你瞧，妈妈，”白皮肤姑娘对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说，太太坐在离那条粗制板凳稍远的草编小椅子上缝衣服，“瞧这个小傻瓜，整个下午都在摆弄她那几朵花儿，硬是想采那几朵长得又高又新鲜的柑桔花，把两只手都给刺伤了，这会儿连辫梢上都系不上啦……这就是因为她在一个劲儿地想找婆家，想快点结婚。”

“我想结婚？”褐皮肤姑娘好象有些害臊又有些胆怯地抬起双眼问道。

“对，就是你，”白皮肤姑娘回答说，“你别装蒜了。你连作梦都在想，成天讲的也是结婚的事儿。正因为这样，你才选的柑桔花。我可不，眼下我可不想结婚，所以，我只选我喜欢的花儿。再说，脑袋上插着柑桔花环，仿佛就成了死人模样。死了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打扮入殓的。”

“这么说来，真说不定将来人们会这样把我埋入土里的，”褐皮肤姑娘说，“正因为这样，我才喜欢这付打扮。”

“啊呀，姑娘们，可别再讲这号事儿了，真叫人烦心。玛努埃拉，”她对着那骄横的姑娘说，“你就让皮拉尔爱戴什么花就戴什么花吧，你自己爱戴什么花也就戴什么花。把话说

到底，你俩戴上花都挺好看……可就是没人欣赏哪，"她叹了口气，又加上了这么一句。

"这可真叫人遗憾，"玛努埃拉怪腔怪调地说，"这可真叫人遗憾哪，"她又重复一句。"要是我们能去舞会，或者只要能在窗口上探探脑袋……我们就会看见……"

"这年头可真够美的了，"老太太痛苦地叹了口气说。"这个时候还上什么舞会，还探什么脑袋！我们还想进行聚会么？上帝保佑！为了躲开这些该死的'银装人'，不让他们知道我们住在这里，我们不知已费了多少劲！真不知我弟弟哪天会从墨西哥城来把我们给接走，就是步行去我也愿意。这个地方真不是人住的。这样下去，我总有一天会给吓死的。天哪，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们在亚乌脱佩克过的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早晨钟声一响，就心惊胆颤，就得藏在邻居家中或躲到教堂里去。下午，还没有匆匆用完晚餐，只要钟声一响，或人们一跑，又叫人毛骨悚然。夜间，连睡觉也不能安身。一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一听到人声，一听到有人从街上走过，就会吓得发抖；一听到枪声或叫喊声，就整夜不能合眼。这日子可怎么过！平时人们不谈别的，只谈枪劫和凶杀：'今天张三给绑架到山上去了，他的尸体在某某悬崖或某条路上被发现了'；'在某地秃鹰在抢食人尸'；'神父已去为身受重伤的李四进行忏悔了'；'今晚萨洛梅·普洛圣西亚要来'；'各家各户要躲避，蓝眼人和干柴棍要来'。接着，又有人传说，政府军一路过来枪杀、绑架百姓。你们说说，这是人过的日子么？不，这是地狱……想到这里，我就心里难过。"

老太太说到这里，大滴大滴地流着眼泪。她对那种生活的描述，不但十分真实，而且与现实相比，还略逊一筹呢。

玛努埃拉一听到"蓝眼人"这个名字，面部就感到火辣辣

的。可一听到心地善良的老太太说心里难过，却颇受感动地说："妈妈，往常你没有对我说起过胸口痛，真的疼吗？你病了吗？"她爱抚地走近老太太问道。

"没有，孩子，我没有病，我挺好。我只是说这样的日子真叫人痛心，叫人难过，叫人感到绝望。我真的会病倒的。托老天的福，现在我还没有病，这总算是你父亲去世后我们遭受到的种种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不过，要是这样闹腾下去，天天弄得我六神无主，又得为你担惊受怕，我怕会挺不住的。住在这个镇上，又得为你……大伙儿都对我说：'安东尼娅太太，你快把玛努埃里塔①给藏起来吧。要不，就把她送去墨西哥城或奎尔纳瓦卡。她长得这么俊，在这里可危险哪！要是让土匪给看见了，或者土匪派在这里的暗探去通风报信，他们就会在黑夜里来镇上把她给抢走的。'上帝保佑！大家都这样对我说。连牧师先生本人也这样规劝我。还有，就连县长，我们的至亲好友，没有一个好心人不这样天天告诫我。这阵子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个家就靠我一个人，守着这个可怜的果园过日子。为这个果园，我才住在这里。我无依无靠，就只有一个弟弟。给他我已不知写了多少次信，但他总是装聋作哑。孩子，你知道了吧，这就是插在我心上、整天使我难以安宁的一根刺。如果我弟弟不来，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以摆脱日夜威胁着我们的不幸。"

"什么办法，妈妈？"玛努埃拉吃惊地问道。

"给你找个男人，"老太太用十分温柔的语气回答说。

"要我结婚？跟谁？"

"还问跟谁，"母亲略带责备地说，"你很明白，尼古拉斯

① 玛努埃拉的爱称。

很爱你。要是你答应跟他结婚，他会感到很幸福。这可怜的小伙子两年多来天天来看我们，风雨无阻，不怕危险。就是你经常跟他闹不该闹的别扭，他也不在乎。这都是因为他相信并盼望你总有一天会明白他对你的感情，软下心来，同意做他的妻子……”

“嗨，妈妈，快别再说下去了。”玛努埃拉听到妈妈说的最后几句话就掩饰不住内心的不愉快，因此迅速地打断她说，“我早就猜到你会说这事儿的。你总是在我面前说尼古拉斯好，老是要我跟他结婚，好象只有同他结婚才是摆脱我们窘境的唯一办法。除了这个办法就没有别的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姑娘？”

“跟舅舅去墨西哥城。要不，就在这里住下去，有危险就躲起来。”

“可你难道还不知道，你舅舅没有来，光我俩又不能去墨西哥城。让别人带我们去，这时节是十分危险的。路上尽是土匪，他们得到情报，会对我们进行袭击。他们会事先知道我们的行程。”

“跟舅舅去，就没有危险了吗？”姑娘若有所思地反驳说。

“可能也会有危险，可我们是一家人嘛。他会关心照顾我们，会想办法找一些有胆量的人来给我们作伴，也可能顺道跟政府的军队一起来——或者从墨西哥城，或者从奎尔纳瓦卡带军队来。他也会对我们的行程严守机密。总之，我们可以冒一次险，连夜穿过托托拉巴或特波兹特兰。不管怎么说，跟他走，我们就安全多了。现在你也知道，他不但人没有来，连信也不给一封。他一定已知道这里的情况，我弟妇和孩子们不让他冒这个险。对他我们确实已不能再指望什么了。”

“妈妈，那就继续住在这里吧。这又不是地狱，苦日子总

有个尽头。我还是守着你一辈子不出嫁得好……”

“但愿除了这个‘守着我一辈子不出嫁’之外，你再也没有什么事使我烦心了。”那老太太痛苦地说，“但事实上我们在亚乌脱佩克是不能再待下去了。虽说这里不是地狱，我也相信苦日子会有个尽头，但对我们而言，却不一定有一个好结果。你听我说，”她压低了嗓门，带有某种神秘的神情说，“有人告诉我，自从强盗们在索奇曼卡斯建立大本营后，我们就更危险了。有人多次看到，几个化了装的土匪夜里在我们街上转悠。尽管你连弥撒也不去做，他们还是知道你在这里。有人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你的名字。住在这里的几个土匪的朋友多次说起过，得把玛努埃里塔搞到‘银装人’那里去，就在这几天里得把她弄到索奇曼卡斯去。如此这般的言论不一而足。还有你的教父教母，亲朋友好，以及我刚才跟你说起过的那神父先生本人，遇到我，也对我说：‘安东尼娅太太，您是怎么想的，干吗不把玛努埃里塔送去奎尔纳瓦卡或库奥脱拉，或者送到某个大庄园去？这里坏人多，危险得很哪。太太，把她给送去吧，您一定得把她送去，否则，就得把她藏到地下去。要不，您这几天总会遇到伤心事的。’人们每劝我一次，就象一把尖刀插进我的胸口。你看，我们还能这样待下去啊。”

“妈妈，这都是一些人们用来吓唬你的流言蜚语。我常常朝窗外看，可就在我们的街上夜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见到。说什么‘银装人’要来把我给抢走，你知道这也并不容易。他们要是来，我们总会事先知道，总会听到脚步声，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躲开他们。我们可以穿过果园，逃到广场上去。你别听信这些流言了。要是我不愿去，要抢也抢不走。除非他们在街上突然把我抓走，可我从不上街，连弥撒也不

去做，整天严严实实地关在家中，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呢？”

“唉，玛努埃拉，你胆子可真大。你们姑娘家看问题跟我们不一样。我是上了年纪的人，比你有经验。我对这里的事看得一清二楚。我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我看这些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要是这里有政府驻军，或者百姓手中有武器可以进行自卫，我也就安心得多了。可是，你也知道，土匪一来，就连县长和镇长都得往山上躲。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说土匪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来袭击这个城镇，是因为人们送去了他们索取的钱财，就连我也根据我的经济情况出了一份钱。除了教堂和果园，要躲也无处躲。要是有一天土匪象过去在桑特特尔科和今天在索奇曼卡斯那样在镇上长期住下来，你看我们怎么办？你难道不知道，就连庄园主为了能在庄园里待下去，也得给他们送钱去？你不知道，为了把物资送去墨西哥城，人们还得给他们付过路费？你难道不知道，就连象库奥脱拉和奎尔纳瓦卡这样一些大城镇也只是一些武装起来的市民在进行自卫？你或许会认为，这些土匪只不过是一、二十人结成一伙，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一来，往往是三百人或五百人，有时还带来乐队和大炮，可以把整个庄园和城镇都包围起来。连政府军都害怕他们，可我们在这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连个领头的人也没有。”

“好吧，”玛努埃里塔并没有认输，“就算是这样吧，妈妈。那把我嫁给尼古拉斯，又有什么用呢？”

“哎，你这孩子！这样你就有个去处，有个正正经经的人保护你了。”

“可是这个正经人只不过是阿脱里华亚庄园的一个铁匠。就连庄园主本人也躲在墨西哥城，象这么个大老爷都对‘银

装人'无可奈何，一个可怜的穷手艺人，一个铁匠，又有什么能耐?"玛努埃拉往外伸了伸她那好看的下嘴唇，做了一个蔑视的姿态回答说。

"虽说他是个穷手艺人，可这铁匠却是个人物。首先，你跟他结了婚，就可以得到他的保护。这就跟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光依靠一个软弱无能的老婆子的情况不一样了。象我这样一个老太婆，谁都能欺侮。结了婚的女人就有丈夫可以依靠，他有力量保护她。尼古拉斯有朋友，在庄园里有很多有枪的朋友，他们会舍命与他共同战斗。尼古拉斯很勇敢，强盗们谁也不敢在路上袭击他。再说，无论是铁匠铺里的工人师傅还是他集市上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他。你到了阿脱里华亚，土匪们就不敢惊动你了。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说到底，这些歹徒只是袭击那些胆小怕事的市民和孤单无援的行人。对那些行动坚决的人他们就不敢冒险，其次，你要是不愿住在这里，尼古拉斯靠他的劳动所得，已经积攒了不少钱。他师傅是个外国人，现在住在墨西哥城。走时把庄园的铁铺委托给他，让他负责。师傅很喜欢他。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可以住到他那里去。"

"不行，妈妈，永远不行!"玛努埃拉突然打断她说，"我已经决定了，我永远也不跟这个可怕的印第安人结婚。我连看也不想看他，看到他就叫人害怕，看到他在面前我真受不了。……叫我干什么都行，就不愿同他结婚。……我宁可同'银装人'好，"她傲慢而又坚决地说了这么一句。

"真的?"妈妈生气地扔下手中的活计说。"你宁可同土匪好?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说的话!你不想同一个象金子一样诚实可贵的小伙子体体面面地结婚，过幸福而受人尊重的日子，那么，一旦落到这些象从地狱中冒出来的恶鬼一样的强

人手中，你就会感到非常绝望。我决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上帝啊，我宁可死，也不愿忍受这样的痛苦和耻辱。"她生气地流着眼泪说。

玛努埃拉沉思起来。皮拉尔走近那可怜的老太太安慰她。

"你瞧，"老太太对一直默默无言地听着母女之间对话的谦恭的棕色皮肤姑娘说，"你是我的教女，我也不指望你和这个没良心的一样尽孝心。可你也别象她一样叫我心里难过。"

三个女人难堪地沉默了一会后，老太太操着明显的讥讽和愤怒的腔调说：

"可怕的印第安人！看她这付骄傲的样子，好象只有圣人圣路易斯·贡萨加才配得上她。你这个可怜的姑娘，哪来这么高贵的身份？你只不过是上帝恩赐给你，让你长了一张白脸皮，长了一双亚乌脱佩克百姓常常夸奖的眼睛而已。瞧你那付骄傲的样子，谁都会说你是个女庄园主。可你爸爸和我谁都没有对你灌输过这样的思想。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我们总是教育你，要爱诚实，别爱外表和金钱。外表的美，随着疾病或年龄的增长会消失；金钱是来得容易去得快；只有诚恳才是永不消失的宝贵财富。可怕的印第安人！可怜的手艺人！可是，这个可怕的印第安人和可怜的铁匠却是个有高尚道德的年轻人。小时候是个特波兹特兰的不幸的孤儿。从小学习文化，后来学习打铁。在一般人只能做到勉强糊口的年龄，他却已成了铁铺里的当家师傅，就是有钱人也得尊重他三分。他很有点名气。靠他额头上流的汗，靠他的诚实，积攒了些钱，虽说数量并不多。诚实这一品质，无论在任何时候，尤其是此时此地，只能是少数人才有的荣誉。或

许这里还没有一个小伙子能与他相比。你说，皮拉尔，我的话对吗？”

“对，教母，”谦虚的姑娘回答说，“你说得很对。尼古拉斯是个非常好、非常勤劳的人。他很喜爱玛努埃拉。象他这样的丈夫也真少有，他会对她百依百顺。我每次都这样对姐姐说的。再说，我可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有什么可怕的！”老太太说。“只是这个小傻瓜不喜欢他，尽说他的不是罢了。好象他是个丑八怪似的。尼古拉斯是跟大家一样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地方让人感到可怕。他既不是白人，也不是西班牙人。他不象庄园主和‘银装人’那样全身闪烁着金银。他在舞会或社交场合里也不显眼。他有些腼腆，沉着文静。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缺点。”

“我也认为这不是缺点。”

“好吧，皮拉尔，”玛努埃拉说，“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干吗不嫁给他呀？”

“我？”皮拉尔先是脸色苍白，继而窘得都快哭了。“姐姐，我同他结婚？干吗你要说这话？我不同他结婚，因为他爱的不是我，而是你。”

“这么说，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同意啰？”玛努埃拉毫不留情地奸笑着问道。

皮拉尔正想回答，可这时有人在轻轻地敲门。

“是尼古拉斯，”老太太说，“皮拉尔，快去开门。”

这个地位卑微的姑娘，还带着一付尴尬的表情，急忙从头上取下柑桔花环，放在凳子上。

“你干吗要取下花来？”玛努埃拉一边急急忙忙地摔掉戴在头上的玫瑰花和金盏花，一边问道。

“因为这是未婚妻带的花，我又不是未婚妻，”皮拉尔伤

心地又有点话中带刺地说。“那你干吗要取下你的花来？”

“我吗？因为我不想在这个印第安人面前充美人。他都快成为宝贝了。”

皮拉尔这时象所有的亚乌脱佩克人一样，异常小心地开了门。

四、尼古拉斯

谁要是听到玛努埃拉用如此轻蔑的语气谈起阿脱里华亚的这个铁匠，一定会认为他是个魔鬼，是个面目可憎的丑八怪。他只会使人感到害怕和讨厌。

如果这样想，那就受骗了。走进房间，来到老太太和两位少女谈话的天井里的这个人是个麦色皮肤的青年。尽管他长得土里土气，却是身材修长，十分匀称，浑身是劲。他那聪明善良的外表就给人以好感。一双眼睛又黑又甜，鹰钩鼻子大嘴巴，配上一付又白又亮的牙齿。厚嘴唇下只有几根稀疏的还未变硬的胡须。他的外表看来既忧郁又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尽管他是个印第安人，但不是那种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印第安人，而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通过自己的劳动懂得自尊的人。他深知自己的力量和价值。他不象所有甘蔗园里的伙计们一样，身穿浅色的斜纹布上装，却穿着象海军装一样的蓝绒上衣；腰系宽皮带，上面尽是步枪子弹弹夹（那时节人人出门都是全付武装，进行自卫）；下穿马裤，黑排扣，结实的靴子；头带宽边灰色毡礼帽，帽上没有任何银饰。可以看出，他是有意地在穿着上使自己不同于那些大肆炫耀自己的银饰衣装，特别是带银饰礼帽的土匪们。这些土匪就是由于这样的装束在全共和国获得了“银装人”的“雅

号。”

尼古拉斯每天来玛努埃拉家看她们，总是先把武器和马匹安顿在隔壁房间里，然后等天黑再回到离亚乌脱佩克不到一英里的阿脱里华亚庄园里去。

尼古拉斯照例和她们打过招呼后，就坐到太太身边的另一条粗板凳上。他发现玛努埃拉的脚边杂乱无章地丢了一地从她头上取下来的玫瑰花，就问她：

“玛努埃里塔，您干吗要把这么多花丢在地上？”

“我刚才在扎花束，后来扎烦了，就把它丢了。”玛努埃拉冷冷地说。

“这么好看的花都丢了！”尼古拉斯弯下腰去拾起了几朵。玛努埃拉看了很不高兴。“您总是愁眉苦脸的！”他又伤心地说了一句。

“我这可怜的女儿啊！我们要是继续给关在亚乌脱佩克，”妈妈说，“就不会有高兴的时日。”

“这是真的，”尼古拉斯回答说，“令弟来信了吗？”

“没有，一封信也没有。他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已失去了信心，……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尼古拉斯？”

“还是老一套，太太，”尼古拉斯难过地说。“又是绑架，又是抢劫，到处是犯罪。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前天索奇曼卡斯的匪徒们劫走了圣卡洛斯庄园的一名果园修剪工，昨天上午，另一批强盗又绑架了该庄园的把头助理。他一跨出庄园的门槛，就给搞走了。另外，土匪还打死了几个从科科亚克到墨西哥城的脚夫。”

“上帝该发发慈悲啊！”老太太感叹了一声，“这个世道还能叫人活下去吗？我真绝望了，真不知怎样才能离开这里。”

“顺便再告诉您一个消息，”尼古拉斯继续说，“如果太太

您一定要上墨西哥城，您又不让我陪您们走，不久倒有一个好机会。”

“真的？是怎么回事？”老太太焦急地问道。

“我们已得到消息，明天上午将有政府军的一支骑兵部队来到这里，因为昨天下午他们离开奎尔纳瓦卡，朝这个方向来了。他们在西脱比克宿的夜。今天一早就接到命令，追击一股土匪。这股匪徒昨天晚上抢劫了一家外国富豪。这一家人是在几个武装青年的护送下去阿卡普尔科的。他们好象正因为想逃过土匪的抢劫，便黄夜离开奎尔纳瓦卡，加速行程，想在今天大清早到达依斯特拉桥，或上圣加夫列尔，但一到阿尔普耶卡，一帮匪盗就在那里等着他们了。跟这一家人走的几个外国人进行了自卫，但那几个年轻保镖背叛了他们，投到匪徒一边去了。因此，那几个可怜的外国人和这一家子都给打死了。”

“上帝啊，多可怕！”老太太和皮拉尔都齐声叫嚷起来。这时，玛努埃拉面色显得有些苍白，并开始沉思起来。

“这事真叫人寒心，”尼古拉斯继续说下去。“大清早就发现了这些尸体。就只留下了尸体，其它如行李、骡马等物件自然早让盗贼们给抢走了。清晨消息就传到了奎尔纳瓦卡。阿尔普耶卡的乡亲们用担架把尸体都抬来了，尸体中还有孩子。这就是为什么这支政府军来这里的原因。他们奉命来这里，和另一支从奎尔纳瓦卡出发的追剿土匪的部队会师。”

“能逮住他们吗？您认为能逮住他们吗，尼古拉斯？”老太太问。

“不行，”忠厚老实的小伙子深怀痛苦地回答说，“一个也逮不到。与窝藏在索奇曼卡斯的土匪比较起来，他们还是少数。光在索奇曼卡斯，土匪就有五百余人，枪支马匹十分精

良。这还不算在各条路上活动的小股盗贼。再说，政府军这套装腔作势的作法我们也看透了。每遇到一次大规模的抢劫，或袭击了什么著名人士，就要热闹一番：墨西哥政府对这里的地方当局发出严厉的命令，于是地方当局就调动小股部队，其中有不少是土匪们的帮凶。他们就及时给匪徒们通风报信。闹腾了一、二个星期，然后就不了了之。土匪天天在这里进行抢劫，偷盗，杀人越货，谁也不去过问。因为受害者都是些没有名气的倒霉鬼，没有什么可引人注意的。”

“天哪，尼古拉斯，”老太太关切地说，“可您却天天下午冒着生命危险从阿脱里华亚来这里，就只是为了看看我们。我请求您别再来了。”

“太太，可别这样说，”尼古拉斯微笑着平静地说，“对我不用担心。我是穷光蛋，没有什么可给抢的。再说，阿脱里华亚离这里很近，来这里用不到冒什么险。”

“怎么不用冒险！”太太说，“第一，您虽然穷困，但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忠厚老实、节俭过日子的手艺人，是阿脱里华亚铁铺的当家师傅，他们一定会认为您有积蓄；第二，您又骑着好马，带着好枪，光这点就……”

“唉，太太，”尼古拉斯笑着说，“要说我那一点积蓄么，这些土匪老爷也不值得对我大动干戈，因为他们冒一次险想得到更大的好处；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要绑架我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不是吹牛，太太，事实如此。让人给绑架，受够了罪，倒不如一死了事。您一定听人说起过土匪们是如何对待那些被绑架的人的。要不受这种折磨，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自卫，直至战死。这样做，至少也能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我们自卫也维护了为人的尊严。”尼古拉斯英气勃勃地说。

“要是大家都这样想就好了.”老太太说。“要是大家都下定决心进行自卫，也就不会有土匪了，更没有必要求助于政府军，也用不到象惊弓之鸟一样成天吓个半死。”

“这是真的，太太，是该这样才好。要做到这点，只要冷静镇定就行。您瞧，过去在阿脱里华亚，大批强盗一来，大伙儿就吓得魂不附体，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没有等强盗来庄园，机械操作工和铁匠们就抱成一团，决定购置良马，武装自己。即使人数不多，也决定团结自卫。庄园的经理和他手下的人知道我们的决心，也赶忙来和我们一起干。土匪们依仗着在村民中埋伏着一些暗探和走狗，对庄园的乡亲们进行恫吓。于是，我们就将跟土匪有勾搭的嫌疑分子赶出庄园。这样，留下来的阿脱里华亚的乡亲们都是些忠实可靠，肯帮助我们的人。整个庄园都武装起来了。除了还怕匪徒们焚烧甘蔗园外，我们已一无所惧。只要我们加强警戒，也可以尽量做到不让他们焚烧甘蔗园。他们已向庄园主来信要钱，吓唬说要焚烧庄园，但人们没有搭理他们。土匪还给我们来信要钱，我们也没有予以回信。我知道，他们特别恨我，有几个匪徒毛遂自荐，要来把我干掉。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可对谁也没有干过坏事，更没有得罪过这些匪徒。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已下决心自卫，我的工友们也是这样。我不怕。我不是好好的吗，路上谁也没有袭击过我。”

“您老是独来独往，”老太太说，“实在叫人害怕。”

“如果有可能，我也常常结伴而行。比如说，我上一个较远的庄园去，……可是，到这里来，我认为没有必要找人作伴。我觉得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设法让您们离开这里。我刚才已经说过，来亚乌脱佩克的政府军队今天磨磨蹭蹭地在追击阿尔普耶卡的土匪，而这些匪徒可能早已回到老巢里去

了。因此，政府军将回到奎尔纳瓦卡，然后再到这里来。别错过这个机会。您们可以作好走的准备。”

“好的，我们是该作好准备，”老太太说，“尼古拉斯，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希望您还常常来看我们，有新的情况，请告诉我们。我还有事要拜托您。我这里只有您这样一个贴心人。”

“太太，您已经知道，什么事我都可以为您效劳。您可以安心地走，这里的事由我来照料。”

“我知道，我知道。和平时一样，明天我等您来。现在您该走了。天都黑了，我真怕您路上会出什么事。从亚乌脱佩克到您庄园这段路虽不长，但很危险，……再见吧。”她一面说，一面握了握尼古拉斯的手。尼古拉斯立即向玛努埃拉道别，她只是冷冷地向他伸出了手；他也向皮拉尔辞别，这姑娘以她往常惯有的卑微而羞怯的神态向他点了点头。

听到街上渐去渐远的马蹄声，内心感到悲伤而沉默不语的老太太沉痛地叹了一口气。

“离开这里使我最难过的是，”老太太说，“再也见不到这个年轻人了。他是我们在这里的唯一的保护人。他要是成了我的女婿，我将会有多高兴！”

“别想什么女婿了，妈妈！”玛努埃拉走近那可怜的老太太亲热地拥抱着她说，“别想这些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你会有更好的女婿的。”

“可他是真诚地爱你的。”老太太说。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爱情。”漂亮的姑娘皱了皱眉，微笑着说。

“上帝保佑，但愿你不要因拒绝它而后悔。”

“不会的，妈妈，这点您尽可以放心，我永不后悔。心

儿向往哪里就是哪里，……它不从人愿嘛！”她带着愉快而严肃的表情慢吞吞地说。同时扶老太太从凳子上站起来。

夜确实已经深了。热带地区十分丰富的朝露已经开始降向地面。月亮已从云间露头，在月光下，果园树丛下的阴影显得更为浓黑。全家人走进了房间。

五、蓝眼人

这件事发生在亚乌脱佩克，是靠阿脱里华亚庄园的一侧。一条陡峭而怪石林立的山间小路，两边杂草丛生，树木枝叶繁茂。沿着这条山路走来一位英俊洒脱的骑马人。他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慢吞吞地走着，边走边尖声尖气地愉快地哼着小调。那匹枣红马似乎有些烦躁不安。它在山路上弯弯曲曲地走着，马蹄铁不时地迸出了火花。

骑马人不时地控制着枣红马的速度。看来他十分悠闲，好象在想什么愉快的事。他象女人骑马一样，把一条腿搁在马鞍头上。他漫不经心地反复地唱着土匪们拼凑起来的在当地一带十分流行的奇怪小调：

银钱我所爱，
红颜我更喜；
骑上我骏马，
寻觅我知音。

骑马人就这样侧身骑着马，慢悠悠地走向平原。他不时地停下马来，让牲口喘一口气，自己则透过林间空地，欣赏着月色。他既注视着月亮，又观察着星星，好象在猜测着已是什么时候，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幽会。

走过小路的拐弯处，树木越来越稀少，草丛越来越低

矮；林间小道渐渐加宽，越来越平直；山岭则不再有很大的起伏。这一切都表明，平原已经接近。骑马人看到周围的景色已不象刚才看到的那样荒凉。他歇了一阵，伸了伸横置在马鞍上的那条腿，又伸了伸懒腰，便双足登上马镫，很快地察看了一下别在腰间的两支手枪和按当时的习惯挂在马鞍的右后侧的毛瑟枪。然后，又小心地解下围在脖子上的红色羊毛围巾，将它围在脖子上，一直围到眼睛边，盖住脸部。接着，他走到路的一边，继而又走到那里的一块平地上，观赏起景色来。

一轮明月早已从地平线上升起，庄严地穿过云层升向天际。远处，群山环抱，犹如一个巨大的黑色镜框。框内是一幅灰暗的图画，画面上座座黑色庄园十分显眼。亚乌脱佩克则象一条巨大的带子。此外，还有小山丘和丛林。在骑马人站着的那座小山脚下，是一片阿脱里华亚的甘蔗园。园地上空闪烁着无数萤火虫，园地中间耸立着一幢幢庄园的楼房，烟囱矗立，屋顶和窗口亮着灯光。这时传来了机器声和远处干活的人们的人语声，还可以听到那些不幸的穆拉托[①]唱的悲惨的歌声。和他们当过奴隶的祖先一样，他们用这样的歌声来解除疲劳，结束他们一天的劳动。

这恬静的大自然的美景配上那劳动时发出的声音，仿佛是一曲赞歌。可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在骑马人的心灵里引起什么反响。他关心的只是时间。他默默地观察了几分钟周围的景色，便从马上下来，在那块高地上遛了一会马后，紧了紧腰带，便又翻身上马。他又一次看看月亮和星星，估计该是什么时候了。接着，便小心翼翼地默默地继续赶路。他很快就要到达平原，走上那条通向庄园的宽阔大道。但一到三岔

① 指黑人与白人的混血种人。

路口，他却走上了通向亚乌脱佩克的那条路，把庄园抛在他的背后了。

他才走上通向亚乌脱佩克的道路，便发现不远处来了另一个骑马人。他骑着一匹出色的黑马，马不停蹄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这是阿脱里华亚的那个铁匠”，他细声地说。同时，往下拉了拉宽帽沿，不让对方看出他是谁，尽管他的羊毛围巾早已把他的脸一直遮到了眼边。

之后，他一边轻轻地回过头来看了看那缓慢地渐去渐远的骑马人，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印第安人的马多好啊！……可就是不容易搞到。咱们等着瞧吧！”他用威胁的口气说。

他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亚乌脱佩克附近。然后，他离开大路，走上通向那条穿过全镇的小河河口的小道。往后，他又沿着河的南岸走去，一直走到一条河的小弯道。在这里，河流通过一处两边都是长着杂草，仙人掌和野生树木的峡谷，便进入一处积满沙土的平地。然后又通过两条又宽又密的靠近小镇的园林带。这时，田野里月光如洗，清澈的河水闪耀着银光。在皎洁的月光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刚从山上下来的神秘的骑马人。

这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高高的身材十分匀称。背部强壮有力，全身都披戴着银制的衣饰。他的座骑是一头昂首阔步的枣红马，膘肥，体高，十分强壮。和所有的山区好马一样，四个马蹄的蹄拐很细；臀部强壮有力，马颈纤细，马首高昂，显得聪明机警。牧民们称这种马叫“战马”。那骑马人的衣着打扮和所有的土匪一样，看起来十分俗气。他上身穿着一件用银子镶边的黑呢上装，下身穿一条在裤腿上镶

了两条银边、臀部和腰部也镶了白银的马裤。头戴宽边黑呢帽，帽沿上下也有一条宽大的银边，银边上还点缀着金星。在圆而扁的帽顶上还镶着两只银三角，从三角顶上往两边各有一条银线，银线的两端各坠有一只金环。除了一条羊毛围巾遮住脸部外，还穿一件羊毛衫，外加一件背心。腰插两支象牙柄的手枪，黑漆的枪套上也镶着银边。宽皮带上系着一条皮制的子弹带，上面装满了步枪子弹。马鞍上挂着一把银柄大砍刀，插在一只银饰的刀鞘里。马鞍也是遍镶白银。巨大的马鞍鞍头是银制的，马鞍的弯部和马镫也都是银质的。马嚼子和马缰上装饰着圆形、星形和其他奇形怪状的银制品。铺着漂亮的山羊毛的黑色的马鞍后部，挂着一支毛瑟枪，枪套上也绣着银丝。马鞍后部系着一件油布大斗蓬。到处是白银：无论在马鞍上，马镫的皮带上，枪口的皮套上，用虎皮制成的挂在马鞍鞍头上的皮裤上，还是在马刺上，无一不饰白银。显然，用这么多银子是在有意地浪费金银，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充满低级趣味的自我夸耀。在月光的映照下，上述这一切物件均反射出一片银光。这使骑马人看起来象一个形状怪异的身穿银盔银甲的妖魔；也象斗牛场上的长矛手；又有点象复活节时出现的那个色泽斑驳的百人队长。

骑马人环顾了一下四周，万籁俱寂，杳无人声。平原是甘蔗地远远地向四周的延伸，明月的银光好象洒在一块熠熠发亮的大黑纱上。果园里的果树纹丝不动。亚乌脱佩克好象是一座墓地，街无人声，户不点灯。就连夜鸟也好象已入梦乡。只有一些小虫在香蕉树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一大群萤火虫在浓黑的树荫下发出闪光。明月当空，已是夜晚十一点了。

“银装人”对这一切迅速地看了一眼后，便退回到河岸上栽满树木的河湾边。他全身隐蔽在黑影中，在一处干燥而满

是泥沙的河滩上下了马，解下马具和马嚼子，放开马缰绳，让马走到不远的河边喝水。等马喝饱水后，他重又套上马嚼子，敏捷地纵身上马，淌过河水，走进一条通向河岸的狭窄而阴暗的小路。路的两边是果园的果树。

他缓辔而行，仿佛有些举棋不定。几分钟后，他走到一处栽培得很好的大果园的石砌围墙边，就在一棵高大的人心果树下停了步。这棵果树繁茂的枝叶象一座房顶一样严严实实地盖住了林间小道。他朝围墙边那黑暗处扫了一眼，然后，连续地发出了"嗞嗞"的口哨声，好象是在发暗号。对方也在围墙边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表示回答，并很快地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

"玛努埃里塔！""银装人"轻声地叫了一声。

"我的萨尔科，[1] 我在这里！"一个女人的甜蜜的声音回答说。

那个男人就是蓝眼人，是个有名的盗贼。他那昭著的臭名使周围各地的人们陷入了恐怖之中。

六、幽　会

围墙不很高，是用巨石砌成的。石缝里长满了无数攀藤植物，还有大荨麻和长着细长挺拔的树茎的仙人掌，形成了一道厚厚的屏障。外面还围着一层绿色的帷幕。玛努埃拉利用围墙上的一块没有长植物的空地临时作为她的座位，以便在经常进行的夜间幽会中与蓝眼人交谈。她身边是一棵人心果树，树荫遮光，多结的树干好象果园里的一坐天然楼梯。

每次幽会时，这个强盗都不下马。跟他所有的同类一样，

① 这里系Zarco(蓝眼人)的音译。

他对人们怀有极端的不信任。就是在夜深人静，当心惊胆颤的镇上的人们已入梦乡的时候，在宵禁后连头也没有人敢往门外探一探的情况下，在那毫无人迹的林间小道上同他情人谈情说爱之际，他也要作好逃跑和战斗的准备。再说，他这样骑在马上与他的情人谈话也非常合适。他可以很舒适地拥抱她，因为围墙的高度正好和马鞍齐平。至于那匹马和匪徒们的其他马匹一样，受过训练，能根据主人的愿望静静地待在那里。此外，沿着石墙边长起来的那道绿色帷幕正好在那里有一个宽大的缺口，可以让情人们手拉手，身偎身，共叙衷肠，沉浸在热恋之中。

亚乌脱佩克已有好几个经常在早晨走过这条林间小道到田野里去的人，注意到在雨夜中留下的马蹄印。它们表明，有人在那里停留过许久。他是从河的那一边来，并又朝河的那一边走的。但人们又猜想，这可能是某一个前一天下午到那里去过的农民所留下的马蹄印。人们至多也只能猜想到这是阿脱里华亚的铁匠尼古拉斯留下的踪迹。铁匠对玛努埃拉的感情是尽人皆知的。他常常来看她。另一方面，尽管人们也知道，那姑娘对铁匠却深深地表示厌恶，但对这点人们以为只是姑娘在假装正经，而这些马蹄印正好使她露了馅。

至于玛努埃里塔的妈妈安东尼娅太太，她却完全蒙在鼓里，对女儿与外人有来往一事一无所知。就是有关在她家果园的围墙边看到的马蹄印而流传着的种种流言蜚语，她也是毫无所闻。

就在这样谁也猜想不到的绝密的情况下，玛努埃拉经常出门与她的情人密谈，往来十分频繁。对方除了外出进行抢劫和掠夺外，一有闲暇，就前来相会。看来他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位俏姑娘了。因为他只要有几个小时的空余，便宁可不

休息，不睡觉，也要用来与他情人一会。他每次来之前，一般是通过他在亚乌脱佩克的内线和党羽事先告诉她。

这次她等他等得比哪一次都焦急，因为她下午听到了那些对她的情人十分危险的消息，心里非常害怕。

“我怕你今夜不会来了呢，等得你好心焦啊，”玛努埃拉由于激情和不安，心跳不停。

“差一点我真的不能来了，我的心肝，”蓝眼人回答说。他靠近围墙，握住那姑娘抖动着的双手。“昨天晚上我们打了一仗，有个该死的美国佬差一点把我给打死。我都来不及回索奇曼卡斯换一匹马，喝上一口酒，喝点咖啡，就一口气走了二十西班牙里①，来这里看你，……你怎么啦？你在发抖！为什么这么焦急地等着我？”

“告诉我，你参加了阿尔普耶卡那场战斗了吗？”

“参加了，这正是我指挥的。干吗你要问我这事，你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了呢？”

“你听我说。和往常一样，今天那个讨厌的铁匠又来了。我妈妈那时已对离开这里去墨西哥城失去了希望，她也不知道我舅舅为什么老是不来。于是，这铁匠对我妈妈说，政府军的一支骑兵昨天离开了奎尔纳瓦卡，朝亚乌脱佩克这个方向来了，是在西脱比克宿的营。但今天早上接到一道紧急命令，要他们追击昨晚在阿尔普耶卡杀了几个外国人，然后又上那边去了的一个小队……”

“这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听说要给我们来个‘泰山压顶’……你想想，充其量也不过是二百来号人，他们可不敢靠近索奇曼卡斯。要是到了那里，他们可就跑不了啦，……还听到什么吗？”

---

① 一西班牙里约合五公里半。

"他还说，政府军这支骑兵部队对你们的人一个也逮不住。他们将要折回到亚乌脱佩克，以继续他们的行程。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和军队一起走。"

"你们?"

"对，是我们。我妈妈说，这个主意不错，我们要作好准备走。她还对铁匠说，要他明天再来，给她带来新的消息。另外，她还有事相托。"

"啊，真见鬼！这么说，是真的要走了?"

"一点也不假，萨尔科，完全是真的。我妈妈既已害怕成那个样子，对此你应确信无疑。她要利用这个机会走。她已对我说，要我整理好箱笼和细软值钱的东西，她明天去给她藏钱的那个人那里要回存钱，我们就走了。"

"这办不到！"强盗使劲地嚷了起来，"这不行！她可以走，你不能去。就是杀了我也不让你去。"

"那我们怎么办?"

"你说不走。"

"啊，这不成，萨尔科。你还不了解我妈妈的为人，她是说到做到，说一不二的。就为她硬是要我同那印第安人结婚这件事，每天我们都闹得很不愉快。尽管我一个劲儿地同她说，我不愿意同这个人结合；尽管我那么对他耍态度，当着他的面多次对他说，我对他没有感情，我妈妈还是固执己见，这铁匠也还照常来。这肯定是我妈妈给他撑的腰，不让他抛弃这个荒唐的想法。不管怎么样，在这件事上我可以不听她的，因为我可以说我没有感情。但在去墨西哥城的问题上……你知道，这是无法违抗她的意愿的。"

"你让我想一想，"蓝眼人开始沉思起来。

"告诉我，"玛努埃拉打断他的思路说，"你们是不是有可

能在特蒂亚斯或其他什么地方拦截一下这支政府军队并击败它呢？你们有的是人嘛。”

“可以是可以，我的心肝，要干也能成功。不过，我坦率地告诉你，弟兄们不愿冒这样的险。他们只有在油水很足的情况下，或在不得已进行自卫的情况下才肯这样干。但在此刻他们是不会干的。他们会说，袭击这支政府军队，会受到大规模的还击；就是击败它，充其量也只能搞到几匹瘦马，几只旧马鞍和几套破军装。政府军的士兵们都是些叫化子！再说，他们人数上百，我们至少得去五百人才行。你认为我们能为此而凑上这么多人吗？”

“不过，……那好吧，”姑娘不愉快地说。“我早知道，‘银装人’只能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人！……我妈妈就这么说。”

“只能对付手无寸铁的人！”蓝眼人给击中了要害，“这是你妈说的？那位太太总算是说错了。我们也能打击政府军。我们不知打了多少次，也不知胜了多少次。手无寸铁的人！让她看看昨夜这场战斗就好了！这些美国佬真象一群魔鬼。他们用来福枪、手枪和步枪进行了顽强的自卫。”

“噢，萨尔科，听说你们还杀死了女人和孩子！”

“谁说的？”

“铁匠。”

“这个饶舌的印第安人。”

“说得不对吗？”

“打死了女人和孩子？对，是死了不少，但不是我们打死他们的，是他们在冲突中自己死的。我们快别说这些事儿了，玛努埃里塔，你在伤我的心。”

“不，我亲爱的，不，”姑娘围着土匪的脖子以无限温柔的语气说，“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我会来伤害你吗？”

“你是在伤害我，玛努埃里塔，”他摆脱她的双臂说，“你说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我认为你是胆小鬼，萨尔科？”姑娘说着哭了起来，“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倒是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我爱你都快要爱疯了；见不到你，想到你在冒这样的险，我的心都难过得快要碎了！……我永远是你的！你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好了，”土匪使语调变得温和起来，并狂吻着她说，“好了，别哭了，我不再生气啦。可你也别再说这些吧。”

“我说的只是人们在谈论的事！我听了这些话很生气，只有跟你说了才得到一些安慰。我刚才说要你们袭击政府军，你应该知道，这是我爱你才这么说的，目的是不使我们分开。你要是有别的什么办法，……比如说，我们结婚。”

“结婚？”

“对。为什么不行呢？”

“你没有想到过，我们是不能结婚的？”

“为什么？告诉我。”

“理由有好多条。象我这样打发日子的人，人家都认识我，法院里积案如山。他们只要一抓到我，就会把我吊死。我能上哪儿去举行婚礼？有谁会给我们主婚？你真疯了！”

“我们不可以远离这里，去普埃布拉，去南方，去莫雷洛斯，到人们不认识你的地方去结婚吗？”

“但是，要这样做，我得把你带走，或把你抢走。你得跟我一起去索奇曼卡斯……然后，我们再去别处。”

“那好，”姑娘思索了一阵后坚决地说，“既然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就把我带走。你上哪儿我就跟你上哪儿。”

“可是，你能习惯我们的生活么？就算我们这几天过的

日子吧。我们先得去索奇曼卡斯。你已知道，我的伙伴是些什么人。他们确实也带了些年轻女人，但她们可不是象你这样的人。她们已过惯了艰难困苦的日子。她们会骑马，有时还挨饿，熬夜。她们不会因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而大惊小怪，……一句话，她们和我们已毫无两样。你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长大的姑娘，你妈妈又很喜欢你。我怕你会生气，会哭鼻子，会想你妈妈，想亚乌脱佩克，……你会责怪我，讨厌我。”

“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萨尔科，决不会的。什么艰苦的日子我都能过，我也会骑马，会饿肚子、熬夜。只要在你身边，干什么我也不怕。你瞧，”她操着有点嘶哑的嗓音，感情十分冲动地说，“的确，我爱我妈妈，但这几天我却感到似乎没有那么爱她了。我知道，我这样做，也许会送了她的命。但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只要你永远地象我爱你那样爱我，只要我们很快地离开这里，那么，就是想念我妈我也不哭。”

面对那姑娘爆发出来的一阵如此热烈，如此疯狂，如此真挚的激情，那土匪大受感动。他将她紧紧地搂在怀中，吻着她，仿佛想一口吞下她。爱情已使他情欲冲动时夜不成眠，梦寐以求，贪婪向往的俊俏女子投到了他的怀抱。蓝眼人确实爱那姑娘。但是，他只能象一个通身是罪的人那样爱她，只能象一个心肠已经发黑、变坏，根本不知善良是何物的人那样爱她。他只知道满足兽欲，只懂得由抢劫和屠杀所产生的无耻的激情。他爱她，只是因为她长得年轻、美貌、高雅；他爱她，是因为她双眸漆黑，炽情似火；是因为她双唇红如石榴，从中发出柔软而和谐的声音。这一切对他的五官产生了强有力的刺激，使他常常难以入梦，脑中不时浮现出这女

人的形象。这不是真正的爱情，这只是一种由于心灵的空虚而产生的急不可待的淫欲。的确，这土匪应该感到，他是交了好运，因为他受到了这一地区最美貌的姑娘的青睐。

当蓝眼人肯定地认为，那姑娘只要能跟着他已决心甘冒一切风险时，感到十分快意。此时，仿佛他动脉里的血已全部涌进了心头。

“好吧，”他推开她的双臂说，“那就这样定了。你跟我走，我俩一起走。……”

“现在就走吗？”姑娘有些拿不定主意。

“不，现在不走，”强盗回答道，“现在时间已不早，你也来不及准备。明天吧，我就在这个时间来接你：十一点。你别让你妈妈引起猜疑。明天你要全天在家，装作没事一样，要装得象一点。只拿走必需的衣服，那边有你需要的全部服装。但要取走我给你的全部首饰和钱币。你不是将它们埋藏在什么地方吗，是不是？”

“对，我放在一只小箱子里，埋在土里。”

“那很好。取出来，明天一定在这里等我。”

“万一要是来了政府的军队呢？”玛努埃拉不安地问。

“不会的，不会来的，你放心好了。政府军今天可能整天在寻找我们。找了一天后，这些士兵骑的是瘦马，明天一定会整天休息。最早也得后天才能回到奎尔纳瓦卡，那就得在四天后才能到这里。因此，我们时间还很充裕。你可以同你妈妈一起整理箱子，就象要去墨西哥城的样子，只把要随身带走的衣服放在箱子外面。万一有什么困难，使你难以出来看我，你就立即通过那老婆子告诉我。她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等我，会向我报告的。要是没发生什么情况，就什么也别告诉她。这个给你，”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几只小盒子，交给

那姑娘。

“这是什么！”她接住后问。

“明天看吧，你一定会喜欢的。这是首饰，和上次给你的那几件一起保存好。”那土匪对她作了最后一次拥抱和亲吻后说，“我走了，到该走的时候了。等天亮我才能到索奇曼卡斯。明天见，我的心肝。”

“明天见，一定要来，……”她回答说。

“你明天就是我的了，永远是我的了。”

“永远是你的，”玛努埃拉亲了他一下说。她在围墙上又待了一回儿，注视着他离开那里。

蓝眼人象来时那样，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去了。他差一点在弯弯曲曲的只靠月光照明的林间小道上迷了路。

七、夹竹桃

情人在那姑娘的视线中消失后，她就急急地踏着人心果树树根形成的天然扶梯从围墙上下来，很快地走向一处由无数荆棘和矮树组成的茂密的灌木丛。它在一处河弯边，那里小河的流水十分平静。她在灌木丛中取出一支手电筒，然后迅速地走过灌木丛，走到一棵枝叶茂密的夹竹桃树下。这是一棵长满芬芳扑鼻而有毒的花朵的老树。高大的树身矗立于灌木丛中。在一堆长满狗牙根草的土堆上，那姑娘坐了下来，打亮了手电，用颤抖的双手急不可待地打开了土匪刚才给她的三只小匣子，心咚咚地跳个不停。

“啊，多好看！”当她看到一只耀眼的钻石戒指时，轻声地叫了起来，“这可得值不少钱哪！”她取出戒指，在左手的每个手指上一个一个地套着，摆弄着让戒指闪闪发光。“这

真象太阳一样明亮！”

戴了戒指后，她又打开了第二个匣子。她愣住了。这是两只蛇形手镯，每只都镶着钻石。手镯的环形部分是纯金，并上了色彩鲜丽的釉彩。蛇形手镯紧紧地固定在首饰匣的缎子衬里中。玛努埃拉使了不少劲才取出来，把它套在手腕上。先是套在离手掌很近的那一部分，然后小心地往后挪动。她挥动两只手做出各种姿势，让手镯发出闪光来。

接着，她闭起双眼，仿佛在浮想什么。然后又很快地张开眼睛，把两只手腕交叉地放在手电筒前，接着，久久地凝视着。

“是两条蝰蛇！”她皱着眉头说，“多巧妙的构思！真象是两条蝰蛇……是抢来的！可是，嘿，”她微笑着，挤了挤两只满是又大又明亮的黑眼珠的大眼睛，“管他呢，反正是萨尔科给我的。从哪儿搞来，我管不着！……”

接着，她又打开了第三只匣子。里面是两只耳环，也是用大粒的钻石制成的。

“多好看的耳环！”她说，“好象是王后戴的！”因光线不好，在匣内看不清，就从匣中取出，摘下她原来戴在耳朵上的两只气派不大的金耳环，戴上了钻石耳环。

当她把耳环重新放进匣子里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件她开始时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使她霎时脸色发青，象瘫痪了一般。原来她看到了两滴相当新鲜的血液，把首饰匣的白色缎衬里都染红了。看来耳环上一定也溅上了血渍。还有，首饰匣已经破损，盖不严实了。可以想见，这是在一场生死搏斗中抢夺过来的。

玛努埃拉沉默不语，面色阴沉了好一会。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她的心灵深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一方面，她那已经变坏了的良心还有些感到内疚；另一方面，她那贪得无

厌的愿望又促使她不去考虑这一切。最后，可以想见，是后者得到了胜利。于是，在她那俊俏的脸上流露出种种已占满了她灵魂的贪欲的表情，那年轻姑娘，皱了皱双眉，很快地又合上了匣子，漫不经心地把它放在一边，便一心浮想起那一对贵重的耳环戴在她耳朵上该有多美的情景来。

于是，她拿起手电筒，戴着戒指、手镯和耳环，站起身来，走向水潭。她弯下腰，打亮着手电，想在水中看看自己的面孔。她想笑一笑，但是在她面孔表露出来的是一付贪婪、虚荣的僵硬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即使有天使般的美貌绝伦的脸孔也变丑了。

在那万籁俱寂的夜晚，在那片黑暗的偏僻的果园里，在那些习惯于看他人的表情的人中间，要是有人去看看那位袅娜多姿的女人，看她一边如何拿着光线模糊不清的手电照自己的脸，一面又通过那黑暗而宁静的潭水作镜子照看自己的那种情景；看她如何装出一付贵妇人的模样，左右摆动着那一对闪烁着蓝、红、绿几种光彩的耳环——耳环和戴在托住下巴的左腕上的蛇形手镯发出的同样闪光交相映辉——的情景；看到她其实却显得脸色苍白，两眼放射出贪婪而野心勃勃的欲火，披散着头发，微微张着嘴，露出一付洁白而细密的牙齿的情景；那么一定会觉得这怪样子实在可憎，实在令人作呕，活象个妖精。她连歌德小说中那个既长着一付天然的迷人之态，又用素不相识的人手中的珠宝来打扮自己并照着镜子的玛格丽塔① 都不如。她是一个最坏的女贼，在那一潭浑浊而黑暗的河水中尽情地表露着她那无耻的贪欲。她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灵魂丑恶。

完全沉浸在扬扬自得状态中的玛努埃拉，脸上充分地显

① 德国作家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中的女主人翁。

露了怀着邪恶念头而产生的种种表情。她既不害臊，也不感到内疚，因为她已清楚地知道，这些首饰是抢劫而来的。因此，在暗处人们看到的那借助于掠夺来的耳环的光彩而闪闪发光的那个脑袋上长的并不是梅菲斯托弗里斯①那个勾引人的魔鬼的面带讥笑的脸庞，而是绞刑架上的魔鬼，是戴在刽子手脸上的万恶的假面具。

玛努埃拉在河水边继续待了一会，照着自己的脸蛋；同时又密切地注意着微风吹动着果树发出的每一个声音。然后，她又回到夹竹桃树下，从身上取下首饰，小心地安放在匣子里。接着，她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周围十分安静，就在灌木丛中取出一把象木柄小锹一样的工具。这是热带地区用来挖井的铁制工具，一端呈三角形。她用这把铁锹扒开土，(有的地方长了苔藓)，露出了一只皮包。她急忙拿出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皮包，拿手电朝袋口照了一照，看看珍宝是不是还在。她以难言的愉快心情摸了摸这些珠宝。这是一些包在纸里的首饰和镶嵌着成盎司金银的皮腰带。接着，她小心谨慎地将蓝眼人给她的那几个匣子也放到皮包里，又将它们重新埋在土里，上面盖上苔藓，装得好象没有任何人来动过这块土似的。最后，她怀着对那珠宝依依惜别之情，提着手电筒，踮着脚尖，往家里走，走进卧室。那可怜的老太太虽然白天忐忑不安，夜间却怀着一颗诚实的良心在安静地酣睡。

八、蓝眼人是何许人也

在玛努埃拉观赏着她那新得到的首饰的同时，蓝眼人离开了亚乌脱佩克。他和来时一样，小心谨慎地过了河，走上

① 《浮士德》中的魔鬼名。

了通向阿脱里华亚庄园的那条道路，然后又走上从山上下来时走过的通向索奇曼卡斯的那条山路。

时间已是午夜，月亮已躲进密云里，大地笼罩着一片阴影。阿脱里华亚那条路已无人迹，路边的几行大树投下了凄凉、悲怆的黑影。萤火虫所发出的忽明忽暗的萤光反使黑夜显得更为黑暗。

那强盗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和所有的同类一样都惯于走夜路。有了他那匹十分敏感的马，他就更加有恃无恐。那马只要听到任何微小的声音，就会竖起耳朵细听，并停下脚步向它主人发出警告。蓝眼人十分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走着，头脑中憧憬着占有玛努埃拉后他即将得到的幸福。

他终于爱上了这个俊美绝伦的姑娘，她即将属于他了。她的形象曾使他神魂颠倒，使他在近几个月里夜不成眠；对她的爱情总使他难以忘怀，就是在那冒死进行撕杀、拼搏时也不例外。当他第一次在奎尔纳瓦卡见到她时，他曾认为占有她是不可能的。现在却即将永远地成为他的人了，将永远地与他同生死共命运了。这将使他这个除了经历过抢劫和屠杀这样的刺激外，还没有品味过真正爱情的人，尝到爱情的甜蜜滋味。

这个粗野的好色之徒，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染上了种种恶习。他对诸如赌博赢钱，在毫无防卫的村庄中黄夜进行抢劫，在一片恐怖中，从被抢劫者手中夺取钱财这样的物质享受确实领略过不少。但他感到遗憾的是，还从来没有象见到玛努埃拉——那天他曾见到她探身于窗外，听到她讲了话，还和她调了情——后那样，以那种如醉如痴的激情爱过或企图爱过某一个女人。

他从童年起就离开了家。从那时起，他还从来没有感到

有迫切的需要和现在一样，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就象和那个如此美貌、如此多情、为他保留了他意想不到的幸福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一样。

他就这样回忆着他青少年时代的种种情景，发现他那粗暴、易怒的性格容纳不了任何的亲热爱慕之情。对这样的感情，除非对他有什么物质上的好处，他才领受。他父母倒是老实人，是那个地区的劳动者。他们曾想把他培养成为勤劳有用的人。但他很快地对家庭感到厌恶，因为家里每天要他干活，要他上学。他利用经常来往于当地城镇和种甘蔗的庄园之间的良机，逃出家门，来到其中一个甘蔗园的养马场，在那里落下脚来。

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时期。当他在骑术和照料马匹等方面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后，就到别的庄园里去干活。但每个庄园待的时间都不长，因为他行为杂乱，生性懒惰，才学会干活就利用大部分空余时间进行赌博和游乐。

他在这时候从来没有对谁产生过什么好感，也没有听从过什么人的话。每到一个庄园，他都干不了几天。通过骑马和赌博，他也拉了一些关系，但这些关系也只是昙花一现。由于经常地争吵，友好关系竟变成了敌对关系。

他确实没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一些酒肉之交。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性格已经完全形成，他脑袋里想的是一大堆坏主意。他给人当了一些时候的差后，游手好闲的恶习有所改变。但邪恶的秉性却丝毫没有变好，却反象沼泽地里的霉菌那样完全占据了他那阴暗的灵魂。

他未曾爱过什么人，却憎恨所有的人：他憎恨那些他曾为他们备过马的拥有以极精美的马具装饰起来的马匹的富有的庄园主；他恨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每周得到优厚报酬的工

人；他恨占有肥沃的土地和良好住宅的富裕农民；他也憎恨那些附近村镇里的货源充足的商店的主人；甚至对待遇比他好的仆人他也憎恨。这种罕见的仇恨心理，其实是一种贪婪和妒忌，是由卑鄙的无能为力的妒忌心引起的，这种妒忌心也同时引起了疯狂地不惜一切地抢夺他人财物的愿望。

自然，见到别人在谈情说爱，他会受到刺激；看见别的姑娘根据自己的地位，有的爱上了富人，有的爱上了庄园里的职员，有的爱上了短工，他也会产生将她们抢夺过来加以玷污的邪念。可是，那些姑娘却没有一个能看中他，因为他也从来不想怀着恋爱的目的去接近她们中的任何人。与他地位相同的姑娘他不爱，那些地位比他高的姑娘则看不起他，因为他只是一个马僮！

他很年轻，模样也长得不错。白净的皮肤，眼珠的颜色是淡蓝色的，因此人们叫他“蓝眼人”。淡黄色的头发，颀长的身材，壮实有力，这使他在外表上占了优势；但他常双眉紧锁，出言不逊，脸带奸笑，这也许是他不讨人们喜欢的原因。再说，他也确实没有找到过一个相当美貌的值得向她献殷勤的姑娘。

他终于对那听人使唤的、贫困的、恶习累累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于是蓝眼人逃出他所在的庄园，带走了几匹马，以便在寒冷地区出售。当然，可以想见，他受到了追捕。但这时由于内战，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寒冷地区出现了大股土匪，他们很快地就蔓延到炎热地区的各个富饶的村镇里。

蓝眼人立即加入了土匪的队伍。无疑，在那里他好象早已等着这个机会以便施展他的歪才似地，很快就在那些惯匪中以他胆大无畏、手段凶残，难以满足的贪欲而冒了尖。

一八六一年，有一支分成若干个较大的分队的土匪部队，

一方面由于被政府军所追击，而另一方面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南部各富饶的产甘蔗地区很感兴趣，便侵入了这个地区，到处制造恐怖，详情如前所述。

这时，蓝眼人已是最出名的强盗头子之一。人们都知道他那声名狼藉的“业迹”；知道他如何对他过去干过活的庄园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也知道他冷酷无情，胆大妄为。因此，他已臭名昭著。

自由派军队由于犯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不很光彩的错误，不得不在追击逃往炎热地区的反动叛乱分子马尔克斯时，接受了土匪们的合作。于是，其中几股土匪乘机进入了这些地区。他们组成了非正规的但人数众多的分队，其中的一支就是由蓝眼人指挥的。就在他于奎尔纳瓦卡逗留的短短几天中，认识了全家在该城避难的玛努埃拉。那土匪当时一身戎装，配上那一套作为当时强盗们的特征并因而被称为“银装人”的马具，确实是威风凛凛。

那个年轻风流的女人似乎正好和强盗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当她看到在她家的窗前走过一队耀武扬威、衣饰华贵的骑兵时，当她看到为首者是一个身骑高头大马，浑身都是银饰的年轻而令人望而生畏的强盗时，尽管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叫人毛骨悚然，她还是被他所吸引，对他有一种爱慕之情。这感情是一种好感、贪婪和虚荣心的混合体，仿佛吃到一种既辛辣又鲜美的食品一样。

这样就在这两个生来似乎就能相互了解的人中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爱情。就在蓝眼人呆在奎尔纳瓦卡的短暂的时间里，他就与玛努埃拉拉上了关系，并与她搞起恋爱来了。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当时他们的关系还没有达到我们在亚乌脱佩克看到的那么亲密无间的程度。

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将军觉察到了他所犯的让土匪部队钻入他的军队内部这一严重错误；发现军队所到之处，土匪就将这些地区夷为平地，并使军队威望扫地，便立即去追剿土匪，枪毙了几个匪首。为了逃脱被歼的命运，一天夜晚蓝眼人与他的同伙们便逃出了奎尔纳瓦卡，逃到了普埃布拉的南部。在那里呆了几个月，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烧杀和抢掠。

最后，匪徒们在索奇曼卡斯建立了他们的匪巢。蓝眼人不久就打听到玛努埃拉已经回到了亚乌脱佩克，同她家里人住在一起。不用说他是多么想同她恢复他们中断了的关系。他还打听到，玛努埃拉还在爱他。

就从那时起，他开始同那女人经常进行夜间幽会。由于他的名声令人畏惧；再加上土匪在城镇里埋伏了不少内奸和暗探，消息十分灵通，因此，进行这样的幽会对他并无危险。

与此同时，他的罪行与日俱增。他对庄园里的仇人的报复是惨无人道的，他的声名所引起的恐怖令人咋舌。他过去的那些旧主人——庄园主战战兢兢地来到他的身边，求他庇护，卑躬屈膝地成了听他使唤的人。他这个旧马僮却不止一次地让他曾低三下四地侍候过的那些傲慢的庄园主为他扬鞭执辔。由于盗贼们胆大妄为，人数众多，上述的报复与凌辱人的罪行在当时屡见不鲜。中央政府忙于打内战，忙于对付外国的入侵，无法调动兵力清剿盗匪，对他们的打击就显得软弱无力。正因为这样，土匪在那个不幸的地区能够肆意横行。

九、猫头鹰

当时，那蓝眼人真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已部分地实现了他的野心：人们都害怕他，他又报了仇。通过无数次

的抢劫，他掠得了数量众多的赃物。庄园主们的钱包可由他来任意加以支配。他想搞一笔大钱，就只要拦截一车蔗糖或白酒，或绑架一个富有的庄园里的人员，然后让人们去赎回；如果他想对庄园进行敲榨，他就焚烧甘蔗地；如果他想在村镇里制造恐怖气氛，他就杀死个把在路上遇见的村民。谁先遇见他谁就丧生。

当他那贪婪、嗜杀成性的愿望得到满足后，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色欲的享受。他需要的并不只是通过金钱可以买到的从那些轻浮的女人身上得到的一时之欢，而是年轻美貌的女人赐与他的爱情。这女人的社会地位应高于他，但又能无条件地爱他。

当初他替庄园主当仆人，每星期天他夹杂在仆人们中间走过亚乌脱佩克的大街时，他认为玛努埃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那个时候，每当这位富裕家庭出身、衣著比较豪华的漂亮姑娘脸带微笑，在自己家的窗口接受那些家道殷富的庄园主及其风度翩翩的子弟骑在饰满白银的高头大马上向她露富献媚时，她丝毫也不会注意到他这个面色苍白、微不足道的小厮，骑着一匹备着又寒酸又破旧的马鞍的劣马，默默无言地跟随着他的主子们。当时他若是走近她，向她献一束花，说他爱她，那毫无疑问，得到的回答只能是轻蔑地一挥手或一阵冷笑。

现在情况不同了。他模样长得英俊，又骑着一匹最好的马，全身装饰着白银；他有威势，连庄园的富豪们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他把价值连城的首饰送给她。因此，亚乌脱佩克最漂亮的姑娘反过来乞求于他了。每夜她都等着他，爱情激动得她心跳不止。她为他打算私奔，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给了他。他将把她介绍给他的同伴们，把她随身带着，他走到哪儿就

让她跟到哪儿，以便羞辱她过去的追求者们。这样一想，就使蓝眼人对玛努埃拉的爱情带上一种既酸又甜的得到了报复的滋味，这种报复既针对那姑娘本人，也针对那些追求者们，同时还夹杂一种无耻的虚荣心。因此，激荡在那强盗心灵中的并不是那种含有崇高意义的爱情，也不是那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神圣的感情，也就是那种常常会使那些心肠变坏的人象阳光照亮了那些暗淡而即将没落的星星一样豁然亮堂起来的感情。不，他的爱情只是野蛮的淫欲，是受那姑娘的美貌和他本人胜利者的骄傲和庸俗的虚荣心刺激而引起的疯狂的色欲。

如果玛努埃拉长相并不那么妖媚动人，家境也并不那么殷实，蓝眼人或许就不会这样迫切地想占有她，当然更不会关心她品格是否高尚。他并不象生活艰辛的人们那样注重美德，他追求的只是如何发泄自己的粗野的感情，使自己的处境更能锦上添花。他占有那美貌女郎完全出于自己生理的需要，也为了满足那贪婪的虚荣心。因为他已品尝了占有良马的低级情趣，也饱尝了占有成盎司的金银和极其珍贵的首饰所带来的快感。

但是，在他最梦寐以求的欲望得到满足后，他将会怎样对待那女人呢？他在扪心自问：他会同她结婚吗？这是不可能的。再说，占有一个合法妻子这一点也有损于他的虚荣心。只有他搞到象她这样的情妇才是他对他同伴们取得的胜利。难道会离开当地，离开那冒险的生涯，与她一起远遁他乡，以便在某一天涯海角过那种暗淡而寂静的生活吗？对他，一个已过惯了靠屠杀和掠夺而赢得的醉生梦死的生活的惯匪说来是办不到的。结束那种动荡不定的，充满冒险的但也得到了巨大报酬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甘心情愿地过那种平安但

却贫困的日子，有朝一日俯首贴耳地就缚于某个卑鄙的镇长，让他给投入牢狱，然后，根据他过去的罪行进行审判。他可以把他掠得的数量巨大的赃物变卖，换成土地、农场或商店，但他不会干活，他尤其不能从事那种阴暗、低级而单调的体力劳动。激不起生活浪花却又天天处于被人告发的危险境地而不得不成天努力掩盖自己过去的罪行，这种日子他感到极为讨厌。这种日子的唯一好处是能照顾妻儿。但除了担惊受怕，却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场面。不行，这种日子不能过，他宁可继续处于目前这样的境地。至于以后的日子怎么打发，往后还有时间根据客观情况再行决定。

想到这里，蓝眼人突然听到猫头鹰凄凉的叫声，他吃惊地停下马来。这时，一只猫头鹰从一棵他路过的枝叶繁茂的高大的无花果树上飞了出来。

“该死的猫头鹰！”他低声地骂了一句，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快凉了。“我每次路过这里就听到它叫！这是什么征兆？”和那些粗鲁、迷信的人们一样，他忧心忡忡，生怕会有什么不测。但很快他又恢复了原状，以轻蔑的神态刺了刺马。

“去他的！这只能让那些象阿脱里华亚的铁匠那样的印第安人感到害怕。我是堂堂金发白人，……能奈何我什么呢。”

于是他一溜小跑离开那里，爬上了山顶。

十、逃　　跑

次日，阿脱里华亚的铁匠尼古拉斯同往常一样，下午来看望玛努埃拉的妈妈。他发现她心里有事，面容忧伤。那姑娘正在睡觉。老太太只独自一人坐在我们前天下午见到过她

的那个天井里。

"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安东尼娅太太问年轻的手艺人。

"有，太太，"他回答说，"好象政府的骑兵明天就要来了，您们快作准备。据我所知，他们在这里只待一天，然后，就经过库奥脱拉回墨西哥城。"

"我都完全准备好了，"安东尼娅太太说，"这一整天我都在收拾箱笼，取回我那一点存钱。另外，我去找了找法官，让他把我的这一分产业转在您的名下。"她从干针线活的篮子里取出一张字据交给尼古拉斯。"劳您的驾，请您把果园尽快给卖了，或者租给别人。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短期内回不来了，这里我也受够了罪。往后您要是去墨西哥城，我们跟往常一样款待您。或许到那时候玛努埃拉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呢。"

"不会的，太太，"尼古拉斯立即回答道，"我已经知道，玛努埃里塔不可能爱我。她讨厌我，这种情绪连她自己也控制不了。因此，我认为再往这方面想已毫无意义。这怎么能成呢!"他叹了口气说，"我可支配不了她的心啊。有人说，多接触会产生感情。您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多接触会产生感情，那我可在这方面使了不知多少劲，想让姑娘产生好感。可是我的努力得到的报答却是冷淡和疏远，甚至是她的仇恨，……我怕她在讨厌我。"

"不会的，尼古拉斯，这倒是不会的。讨厌您!为什么?我丈夫死后您难道不是一直是我们的保护人?您难道没有对我们做尽了好事，帮了我们不知多少的忙?对此我们永志难忘。为什么这样高尚的行为反而在玛努埃拉的心里产生厌恶感?不会的。问题是这女孩子很傻，脾气古怪。我也不知道她象谁。我总觉得她的性格很怪，特别是最近几个月里。她

跟谁也不愿说话，可她过去是性格开朗，很爱说话的。她过去非常虔诚，但现在连祈祷也不肯做；她过去成天忙着她的衣装打扮，忙着做新衣服，可现在根本不想干针线活，什么活儿她也不想干。我早已从她身上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我也莫名其妙。有时她很伤心；有时沉思；有时想哭；有时脸色苍白，好象有病；有时懒得我真想骂她。有一阵子一早醒来倒很活跃，但很快就生起气来，无端地发火，指责我，跟我顶嘴，家里的一切都不顺她的心。她讨厌家里的粗茶淡饭，讨厌成天给关在家里。她想我们出去蹓达一番，想骑马，想我们出去访问庄园。她好象对四处包围着我们的盗贼并不害怕。当她知道我反对干这种蠢事时，她又陷入消沉，睡起懒觉来。就在今天还发生一件怪事：我告诉她，让她整理行装准备去墨西哥城后，她发现这是真的要走了。因为我已出去要回了我那一点儿钱，同时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她先是很高兴，拥抱我，说这太好了，她终于可以看到墨西哥城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在墨西哥城她会感到心情愉快，因为她之所以伤心是由我们这几个月来所处的恐怖状态造成的。当然，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对她性格的突然改变并不在意。可以想见，象她这样的少女，正处于娱乐、游玩的年龄，成天被关在家中是会感到厌倦的。见到她一想起去墨西哥城就高兴的样子，我也乐了。但接着她又伤心起来。我们坐下吃中饭时，我发现她情绪不好，几乎连一口饭也没有吃，样子象是想哭。我也没法去分她的心。我将她的衣衫放入箱子后去看她，她已在床上睡着了。您看到过这样的怪事么？要是她伤心的原因是我们要离开亚乌脱佩克了，那她为什么待在这里也一直感到难过呢？”

“太太，”尼古拉斯专心听完她的话沉思着回答说，“她这

里是不是有情人呢？是不是她得抛下她在这里爱上了的什么人，现在也还在爱他，她有没有把此事告诉过您？”

“我也曾有几次这样自问过，但我认为这是不会的。她要是有了对象，我怎么会一点也不曾察觉呢？以往确有几个‘地窖商店’里的风流潇洒的店员常来同她谈点风花雪月的事，还给她送来几张小字条之类的东西。但这是发生在我们去奎尔纳瓦卡以前的事。我们回来后，这几个小伙子已不在这里，他们上墨西哥城去了。玛努埃拉再也没有想起过他们，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再提起过。有时镇上几个年轻人路过这里，对她发生兴趣，但她看不起他们。一见到他们来了，就马上关起窗户，他们就没有再来过。玛努埃拉认识的那么几个人她都讨厌。总之，我可以肯定，她在镇上谁也不喜欢。因此，今年年初您来我家看我们后，我原以为她会对您好的，并能比较容易地达到我们当时预期的目标。”

“可您已经看到，太太，”尼古拉斯痛苦地回答说，“事实并非如此。玛努埃拉认为我比亚乌脱佩克的那些年轻人还要讨厌。她厌弃我有多深，我却对她有多爱。我确实曾经严肃地考虑过和她结婚。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结合可以使她幸福，自然也可以使我幸福。当然，我不能对她所经常表示的蔑视无动于衷，我已决定永远离开您家。但考虑到您对我的慈爱——对此我确信无疑——，加之家母嘱咐我要好生照料您们，尤其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在镇上有个男人帮忙。这一切使我继续来这里打扰您们，否则，我绝不会再来了。”

“打扰我？”安东尼娅太太感动地淌着泪反问道。

“不，我不是指您，太太。我知道，您对我很好，您希望我好，希望我幸福。要是事情顺着您的意，我就成了您女儿

的丈夫了。我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太太。请相信我，只要我活着，我会知恩报德象怀着一片孝心的儿子一样对待您的。我不怀私意，只要我不成为玛努埃里塔幸福的障碍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说这话是为她好。您们就要离开这里，这样她就用不到因见到我而感到难受，而我也可以远离你们，从远处来为您效劳。您托办的事我一定照办，我会经常给您写信，给您报告果园和这一带的情况。明天政府军队来时，我还会再来这里，看看还有什么事要办。您们要走了，我想送您们一程。送您们到莫雷洛斯，或者更远的地方，如果需要的话。”

“啊，尼古拉斯，您真好，真高尚！”老太太柔情满怀地说，“您说的我都接受。我这方面可以向您保证，您可以把我当作您第二个母亲。不管上帝为我和我女儿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请您相信我，我一定永远记住您对我俩的慷慨相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是我所见到过的人们中最高尚最诚恳的年轻人。我明天等着您来。您要是愿意如您刚才说的那样陪我们走，我很乐意接受您的陪伴。我很需要您作伴，只是我怕您回来时会发生什么意外。”

“什么也不用害怕，太太，”尼古拉斯站起身来说，“我会带车间的几个伙伴一起走的。让他们骑上好马，带上精良的武器，我们就不会发生什么危险了。”

“那好，”安东尼娅太太亲切地象慈母对爱子一样地用双手紧握住铁匠的手说。然后，当她看到他已走远了，便流着眼泪说：

“我真命薄，没有福气招这样的好人作女婿！”

天黑时，玛努埃里塔醒来了。烛光下，安东尼娅太太发现她的眼皮肿了。

“你不舒服吗，孩子？”她亲切地问。

“我头痛得很厉害，妈妈，”姑娘回答。

“你睡得太多了，再说，中饭也吃得太少！”

“不是的，我是有些不舒服。”

“发烧了吗？”妈妈不安地问。

“没有，”玛努埃里塔安慰她说，“没有什么。今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中午也的确吃得少了一点。我去吃点东西，回来再睡。我就是太困。不过，我胃口不坏，这是好事。你知道，我一起得太早就会这样。再说，可能的话，也得多睡一会，谁知道一路上和士兵们一起走能不能舒舒服服睡一觉呢。”她狡黠地笑了笑。

可怜的母亲这时已安下心来，准备好了晚餐。玛努埃拉高高兴兴地吃了，胃口很好。饭后，母女俩做了祈祷，还就旅途的事以及她们未来的打算长谈了一阵。然后，老太太回到她的房间。她的房间与玛努埃拉的房间相连，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这时，天在下暴雨。这是这里炎热地区常见的可怕的暴雨，雷电交加，好象天门已开，天上所有的雨水都往下倾泻，要把大地给淹没似的。大雨打在屋顶上，发出可怕的响声。果园里的果树被暴雨冲击得快要折断似的。街上水流湍急如河。院子里也因暗沟积水，加上屋檐水大量地往下倾，也是一片汪洋。

安东尼娅太太对玛努埃拉嘱咐几句，要她盖好毯子，要做祈祷。然后，就听着那暴雨单调的声音沉沉入睡了。

不用说，那姑娘这时连眼都没有合。这天晚上是她和蓝眼人约定逃跑的时间。他一定会来的，因此，她要准备好衣衫和那个装着珠宝的口袋，等候他的到来。她还得去那棵夹

竹桃树下取出袋子来。这次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玛努埃拉大为扫兴。雨要是不在午夜前停止，这次出门就非常麻烦。就是到时雨停止了，果园却已汪洋一片，走到果树下就会成为落汤鸡。然而，一个热恋着的女人为了达到她的目的，又有什么样的痛苦不能忍受？

当她发现已经快到约定的时刻，就蹑手蹑脚地从床上起来，赤着双脚，裹好头，披上一件羊毛大衣，将薄纱裙的下摆撩到膝盖上，轻轻打开房门，用小心地拿布裹起来的手电筒照明，走到院子里。

这是她最后一次离开娘家了，可她几乎连想也没有想一想那可怜的老太太。她对女儿的孝心深信无疑，正在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呢。

这时的玛努埃拉正全神贯注地实现她的私奔。她一心只想着快点走。如果她那时的心正在剧烈地跳动，那是因为她害怕被别人发现，破坏了她的逃跑计划。

对她说来，值得庆幸的是倾盆大雨还在下个不停。这样，谁也不会怀疑她会在这样的大雨天走出她的房门。她很快地穿过天井，走进果园。她跨过种有夹竹桃的灌木丛周围的那条沟渠，就不顾滂沱大雨，很快地刨起地来。雨水已把她全身淋透了。她只注意不让手电筒熄灭。她取出装珠宝的口袋，用头巾把它包好，便朝围墙走去。她顺着人心果树的树根爬到了经常等候蓝眼人的那个地方。

她一到那里，就听到轻微的口哨声。这是她情人在给她打招呼。借着闪电她看清了他。他披着黑油布斗蓬，正在向围墙走来。

但来的不只他一人。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三个骑马的人。他们也和他一样，披着黑色斗蓬，全副武装。

“今夜真糟糕！”蓝眼人说着朝他的情妇走去，“我怕你出不来了呢，我的心肝。那一切就都完了。”

“怎么会不来呢，萨尔科！”她回答道，“你已经知道，我总是说到做到。这事已不能再往后拖延了，因为明天军队就要来，或许我们一家明天就要走。”

“好啊，东西都带来了吗？”

“都在这里。”

“快过来，披上这斗蓬。”蓝眼人将一件油布斗蓬递给了姑娘。

“穿这斗蓬也无济于于事。我全身都湿透了，还是让它湿着吧。”

“不要紧，你披上它，再戴上帽子，……上帝保佑！”他抱住她说，“你这可怜虫都成了只落汤鸡了！”

“我们快走吧，快点走！”她心咚咚地跳着。“他们是谁？”

“我的朋友，是陪我来的。那我们就走吧。开路，小伙子们，趁河水还没有上涨的时候就走。”蓝眼人刺了一下马说。他按照炎热地区人们的习惯，把那俊俏姑娘安置在马屁股上。

一群骑马人便很快地朝城边走去。河水已开始上涨。他们过了河，便消失在浓密的黑夜中。

要是有个迷信的农民，此时此地借助于闪电，看见在暴雨冲刷下的果树间走过一群身披黑斗蓬的尾随得很紧的骑马人，一定会以为，这是一群来自地狱的魔鬼在进行巡逻；或者是一群死后未经超度的强盗的亡魂，在如此可怖的夜晚中涤荡着他们的罪孽。

十一、安东尼娅

安东尼娅太太其实睡得并不好。她第一觉睡得还相当熟，相当安稳，但暴风雨所激起的种种响声很快把她吵醒了。接着，头脑中便出现对即将到来的旅行的种种冥想，开始惴惴不安起来。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再也难以入睡。

她好象透过远处雷电的轰鸣，透过雨声和树木间的风声，听到某种奇怪的声音。但她认为这可能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很想起身到玛努埃拉房间和她谈一会儿天或跟她一起做一会祷告。但她怕把女孩子吵醒。她还以为她从前天起就有些发烧，这时正在沉睡呢。

她就是这样在房间里度过了一段很长的难挨的时间，克服着头脑中出现的一个个不祥的可怕的念头。房间里十分闷热，失眠又使她心里十分烦躁。接着，她听见暴雨已经停止，树木也开始宁静下来，公鸡已报起晓来。它告诉人们，天已黎明，那将是一个晴天。这时，这不幸的太太倒又睡着了。等她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早晨的阳光已从墙缝里照进房间里来。

于是，她急急地起身，快步走进女儿的房间。

她没有见到她，床上很乱。她估计女儿起得比她早，可能在厨房间或在院子里。她到这两个地方找她，仍没有找到。她以为玛努埃拉一定在果园里看她种的花，看看暴风雨所造成的灾害。她甚至还自言自语地说，早晨很潮湿，玛努埃拉一大早出去不好，她昨天还不舒服呢；树上还有不少水珠，她全身会弄湿的，两只脚也会让果园里的稀泥给弄脏的。这果园的果树长得很茂密，地上又是沟渠纵横，一下雨就会到

处积水。

事实确实是这样。雨后的柑桔树，人心果树、芒果树和香蕉树只要一碰它们的桠枝，便有水滴从树上掉下。积在数不尽的树叶上的雨水在阳光下好象千万颗钻石在闪闪发光。地面的狼牙草已经陷在巨大的泥潭中了。

这姑娘，在这个时候往果园里跑，真不好。于是，老太太就大声地叫喊她，骂她。

但她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见到她出来，也没有听到她答应。于是，她害怕了。她跑到她经常去的那些地方找她，仍然没有见到她。她继续到处找她，大声地叫她的名字。这时，突然在她头脑中出现一个想法。她回到家里，看看临街的这道门是否开着。门紧紧地关着，还上了闩。她又惊恐万状地回到了果园，猜想她的女儿可能让蛇给咬了，晕过去了；也可能给咬死在果园的哪个角落里了。这可怜的太太，脸色苍白得象个死人，由于恐怖和悲伤全身抽搐起来。她走进果园中果树最密的地方，不顾泥水，也不顾杂草和荆棘，到处搜寻，到处叫喊着她女儿的名字，从她的小名、爱称一直叫到她的大号，喉咙喊干了，眼珠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喊得上气不接下气，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人快要难过、害怕得发疯了。

但这一切仍毫无结果，连个玛努埃拉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天哪，我的女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她停下脚步，靠在一棵果树下。她感到两条腿快要支撑不住了。

谁也没有回答她。大自然仍然无动于衷地继续根据自己的正常规律在运动。那是夏天的一个美丽的早晨，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天空在一夜大雨后变得更为蔚蓝，更为宁静。鸟儿在果树间喳喳细语，小虫在花丛间嗡嗡作响，大自然的一

切都在那生气勃勃的热带地区恢复了生机。

只有那可怜的母亲全身酸软地靠在果树上。她感到，全身象死人一样冰凉，动脉里的血液也快冻结了。

过了那一阵瘫痪一样的艰难时刻，她又挣扎着，跌跌撞撞地朝果园中心走去。到了那里，又出现了一个念头。她跨过象一口水井一样包围着夹竹桃树边的灌木丛的那个水潭。那灌木丛呈圆形，中间就是那棵古老的盛开着花朵的夹竹桃，犹如鹤立鸡群。她朝这棵树走去。走到树边，她吃惊地站住了。树边有一个小泥坑，上面积满了水，就在狗牙根草上丢着一把小铁锹。这铁锹是玛努埃拉经常用来在她花园里刨土的。

然后，她又发现，尽管下了一场雨，地上的野草丛和灌木都七倒八歪，好象有什么人在它们上面踩着走过去。她又仔细地看了看地面，就在没有狗牙根草复盖的那一块空地上，她发现有人的脚印。她随着脚印走去。脚印不太容易辨认，因为那一带野草丛生，盖住了地面，脚印就只能辨认到水沟边。就在水沟边满是稀泥并遭到雨水淹没过的那一块地面上，脚印特别清晰可见。脚印很小，是赤着脚的，它深深地陷入稀泥中。要不是玛努埃拉，又会有谁在那天早晨在那里走过呢？不是她又会是谁有这样小的脚呢？可她前一天才发过烧，干吗要赤着脚到这里来呢？

那不幸的母亲陷入了臆想中。然后，她又朝遭到过沟水淹的那一长条土地走去，又发现了脚印。还是玛努埃拉的，她一定是朝围墙方向走了。脚印确实是朝围墙方向去的，就在那棵巨大的人心果树根下消失了。老太太艰难地从树根上爬上围墙，好象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促使她往上爬。就在围墙上她发现另外有一个男人在那里走过的痕迹。树木也好象有

人踩踏过，有的枝条已经给踩断了。安东尼娅太太把头伸向那里，仔细地观察着那条林间小径。于是，她就在那里，就在她脚下，发现了样子不一的若干马蹄印，好象是马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看来还有好几匹马，因为泥浆地给踩得直往下陷，这是好几匹马的马蹄反复踩踏后造成的。

看到这样的情景，那不幸的母亲内心感到多么的痛苦和悲伤，就象一把锋利的寒光闪闪的尖刀插进自己的心脏一样。

她一点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她猜想到事情是十分可怕的。这意味着，她女儿就在那天夜晚朝围墙走去，围墙那边停着几匹马，骑马人就在那里等她。这点是很明显的，因为她朝围墙走时，没有任何男人同行。这一切对这可怜的老太太说来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可怕的谜。玛努埃拉跟什么男人逃走了呢还是给抢走了？而抢她的人又是谁？

安东尼娅太太惊恐万分，浑身无力，她连笼笼统统地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的力气也没有了。她给吓得呆若木鸡一般站在那里，两眼死死地盯住林间小道的一边，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心跳得快要把她给窒息了。她没有眼泪，没有声音，全身无力地站在那里。她当时该有多么的难过，多么的悲怆！

但好象还有一线希望，这使她又恢复了一点生气。她想，那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她所看到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或许那里所发生的这一切和她女儿根本不相干，玛努埃拉可能回到她房间里去了。要是她逃走了，那她一定会带走她的衣衫、首饰等物件的。

安东尼娅太太急忙走下围墙，象喝醉了酒一样跌跌撞撞地快步朝家里走去。她到了玛努埃拉的房间。和刚才一样，房内空无一人，床上杂乱无章，一只箱子给打开了。毫无疑

问，那姑娘是逃走了。她最好的几件衣服不见了，其中有几件绣花衬衣。还有她的首饰，她那缎子面的新鞋子和头巾也都不翼而飞。她整整带走了一小手提箱的东西。

于是，这不幸的老太太便直挺挺地跌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她已对她遭到的不幸确信无疑。一阵悲号，连金石都为之感动。过了这阵巨大的悲痛后，老太太象一个失去理智的人一样，走出家去，忘了关门，就朝她教女皮拉尔家走去。皮拉尔家不远。她因是孤女，住在叔叔家中。老太太跟他们扼要地说明了玛努埃拉已经失踪，并请求他们去她家帮她弄清事情真相。

他们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那模样长得又俊又俏的少女，和她教母一样茫然不知就里。于是皮拉尔的叔叔、婶婶和她自己都一起来到了老太太的家中。

十二、一 封 信

皮拉尔的叔叔、婶婶和她自己也去果园和林间小道观察了一阵，更证实了安东尼娅太太的猜疑。玛努埃拉确实是在她情人的怀抱里逃走了。皮拉尔的叔叔、婶婶在围墙脚下找到了那女青年用来照明然后在逃走时丢弃在那里的手电筒。它让草丛和污泥给半遮半掩着。

剩下的问题是要查清究竟是谁拐骗了这姑娘。关于这一点，谁也不敢多嘴，因为谁也没有根据进行猜测。

一阵悲恸袭来，那可怜的老太太竟然提到了阿脱里华亚那忠厚老实的铁匠的名字。但皮拉尔和她的叔婶们连同老太太本人却异口同声地操着惊异的语气叫了起来：

“不可能是他！”

“这确实是不可能的!”安东尼娅太太说，“我既然一心一意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尼古拉斯还有什么必要来把她抢走呢？我真糊涂，竟会说出这样不知轻重的话来。是我太伤心了，请上帝原谅我。尼古拉斯要知道可不会原谅我呀。”

“再说，教母，尼古拉斯她也不爱，这点您是很清楚的。玛努埃拉连见到他在她身边都受不了呢。要么除非他俩是假装成那样的。但为什么要这样假装呢?”

“那就很明显,”安东尼娅太太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也不能这样想。那么，究竟是谁呢，上帝?”

“恐怕有必要把这个情况向县当局报告一下,”皮拉尔的叔叔说。

在这当儿，有一个年轻人，是附近的小工，走进家里。他说有几个骑马的男子带着一位太太大清早在阿脱里华亚的山岭下遇见了他，不让他走。那太太是个年轻的女人。她对他说，要他给带一封信到亚乌脱佩克，给她妈妈并把她家的特征告诉了他。

安东尼娅太太急忙打开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寥寥数语如下：

“妈妈：

请原谅我，可我这样做是必要的。我跟一个男人走了，我很爱他，虽说眼下我们还不能结婚。你别哭，因为我很幸福；也别追赶我们，追也无用。

玛努埃拉上”

一听到信中之言，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脸上流露出又惊奇又难过的表情。玛努埃拉以往一直是个行为端正的姑娘，她这么一走，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信从可怜的母亲手中掉到地上。她低着头，两眼朝地，情绪低落，默不作声，

脸色阴沉得好象失去了理智。这样过了好一会，才爆发出一阵撕人心肺的哭号声。她的教女和教女的叔婶赶紧过去抱住她，安慰她，但谁也不知说些什么才能使她不难过。

“我还能怨谁呢?”她大声地说，“您们说说吧，我该怎么办?”

“我们找县长去，”皮拉尔的叔叔说，“当局应该采取措施。”

“可是采取什么措施呢，”老太太说，“您们不都看到了吗，连县里当官的自己也不敢离开城镇。他们既无军队，又无办法使自己得到尊重，……我们真的让上帝给抛弃了!”她绝望地说。

“可是把她带走的那个男人会是谁呢?”皮拉尔说，“我一点也弄不明白，干这样的事总会有点蛛丝马迹……”

“我完全成了个孤老太婆了，”安东尼娅太太痛苦得两手抽搐着，“怎么能这样欺侮我这个倒霉的寡妇，无人保护的老婆子!”

“您并不那么孤单嘛，教母，”皮拉尔热切地说，“您和尼古拉斯不是很要好么?”

“对，我的孩子，我在绝望中竟把他给忘了。我还有这样一个慷慨的人。他昨天还对我说过，他对玛努埃拉已不感兴趣，他已肯定她不爱他，但我完全可以得到他的帮助。你说得对，我这就写信给他。”

“不用了，”皮拉尔的叔叔说，“我立即备马上阿脱里华亚一趟，把尼古拉斯叫来，让他来帮我们调查清楚这件事。这很有必要。”

老人正要站起身去实现他的允诺，却听到街上传来马嘶声。在家门口有人从马上下来。

他正是阿脱里华亚的铁匠。大家都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安东尼娅太太抢上一步，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伸出双臂，就哭泣着说：

“尼古拉斯，玛努埃拉逃走了！”

小伙子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他沉痛而轻蔑地把手一挥，难过地轻声说：

“唉，这是真的了，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您怀疑什么？”大家问。

铁匠把老太太领到房间里，还没有坐下，就说：

“今天早晨有一个看庄稼的人来跟管家和我说，黎明时分，他到山脚边上的几块地里走了一趟后，就往家里走。那天他没有在家里过夜。这时雨已停了。他看到他家里有一群人，正要骑马赶路。这些人肯定是在他家里躲的雨。他怀疑这是一群坏人，就没有从大路上走近他们，而是躲在甘蔗地里，把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确实，这是一群土匪。一共是四个男人，一个年轻女子。她长得十分标致，带着一顶窄沿帽。上马之前，她在帽上捆扎着一条白手绢。正因为这样耽误了一点时间，他才能将她看得清清楚楚。那姑娘好象在镇上见到过，那其中的一个男人仿佛是个头目。他就是蓝眼人。”

“蓝眼人！”大家都惊恐地嚷了起来。

“就是他。土匪中就数他最可怕，最凶恶。听说他年轻，模样也长得不坏。是他将姑娘抱上了马。看来是他把姑娘给带走的。接着，他们就上路了。他们径往山上走，走得很快，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看庄稼的人，而他却一直在注意他们的行踪，直到他们爬上山顶，消失在荆棘丛生的悬崖中。于是，他来报告情况。我也不知是自己产生了什么可怕的预感，连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就骑马到这里来看看有没有发

生什么事。”他怀着极度的痛苦说，“你们已经知道，玛努埃拉是跟谁去的了。”

“嘿，怪不得她说追也无用！”安东尼娅太太怒不可遏地把信递给尼古拉斯说。他十分专心地看起来。

“确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年轻人说，“谁会到匪巢里去追赶这个强盗呢？那里有五百来人替他保镖。再说，干吗要去追她？她不是完全自愿跟他走的吗？一个女人走到这一步，一定是对跟她走的那个男人十分钟情，去追她回来等于是杀了她。”

“我宁可看到她死也不愿知道她落到这个强盗、杀人犯的手中！”安东尼娅太太坚决地说，“我现在不仅觉得痛苦，更觉得惭愧、气愤……我真想成为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我向您们保证，要是那样，我就一定去找这个贱骨头，即使杀了我也要去。死了倒更好！跟一个土匪走了，一个土匪！”她愤怒得抽搐起来。

“太太，我愿意为您做您想做的一切，尽管我认为去追她回来是毫无用处的。这不光是因为蓝眼人人多势众，而是因为玛努埃拉已铁了心要跟他走。这里面确确实实不存在一个强抢的问题。”

“可是，我能允许我女儿跟着强盗过日子吗？即使她对他发疯一般地爱着也不成！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的权利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作为母亲的权利，只有通过县当局才能得到行使，因为您身边没有最亲近的人。”皮拉尔的叔叔说，“我们来帮助县府当局。不过，要当局出面才行。可是，县府的官员连县里的事也管不了，你以为还敢于出来和土匪打交道吗？”

“我真想……今天政府军的骑兵要来。”

“那我们找县长去，”老人说，“让他下个决心，和骑兵部队的长官谈一谈。不过您别忘了，这支部队前天都没能继续追剿蓝眼人。阿尔普耶卡的惨案就是他干的，而且墨西哥政府曾严令追剿他。”

“这管什么用，”大家嚷嚷道，“根本不可能。不管是县长还是这些骑兵都别想消灭蓝眼人。”

这时，广场上响起了军号声，政府军的骑兵部队已庄严地进了城。

又气又难过的安东尼娅太太急急地走出家门，想和县长当面谈谈。

十三、司 令 官

县长这时正在县公署。他身穿礼服，正打算以应有的礼仪迎接政府军。这时，安东尼娅太太在皮拉尔的叔叔和尼古拉斯的陪同下来了。他们为了尊重她，就让她走在前面。县长看到那支衣冠不整、马匹瘦弱的骑兵在广场上集合点名，觉得好笑。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一个面貌丑陋的司令官。他衣著奇特，身穿一套已被撕破的军服，头戴一顶又旧又脏又显得俗气的军帽。

他点完名后，就过来和县长打招呼，并对他说，他需要钱。因为他要给士兵提供粮饷，要给马匹提供草料。他们当天晚上就要继续赶路。

县长下令为军队提供方便。他将负担分摊给城内各富裕户，这些人家对这样的负担早已习以为常了。

军队驻下后，司令官和几个军官被县长请到县公署饮酒洗尘。当时的政府给这些军人规定的任务就是这样，他们既

不去保护和平地生活着的民众，也不敢去和充斥在那个地区的土匪进行交锋。

“怎么样，司令官?”县长问，“昨天和前天您们和土匪们干了一仗吧?”

“是一场恶仗，县长先生，”司令官梳理了一下长得乱蓬蓬的八字胡说，“真够呛，我们白天黑夜都没有捞到休息。”

“有什么战果吗?”

“哈，我们追得这些匪徒们昏头转向，真够他们受的。我可以保证，他们在好多天内不会再在奎尔纳瓦卡的峡谷内露头。他们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逮到了不少土匪吧?”

“对，我们都把他们给吊死在树上了。现在他们的尸体还在树上摇晃呢。”

“强盗全部都给打死了吗? ”

“全部打死还说不上。您知道，这很困难。这些胆小鬼只进攻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他们一见到象我们这样有组织的军队，就东奔西窜，逃之夭夭。”

“可是，那个蓝眼人……听说这一伙土匪是由蓝眼人指挥的。”

“对，是他。可他最爱跑。他连等也没有等我们一下。因此，我们一到阿尔普耶卡，就连蓝眼人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我们想追也追不上他。他一作案，连伤员也来不及带走，就急忙溜走。这样，我们就根本追不上他。在我们追击时经过的每一个村镇和农场都不知他的行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经过那里，也可能是因为他到处都有同伙。这种情况是很可能的。问题是我们的骑兵一到那些崎岖不平的山地就上不去了。”

“这么说来，司令官先生，”县长有点不怀好意地问道，“您们到底逮住了谁？您刚才不是说，您们在树上吊死了好几个吗？”

“哈哈，县长，我的朋友，”那军人并不感到难堪，“我们抓住了几个嫌疑犯。我可以保证，是土匪的同伙。我认识这些恶棍，他们也掩盖不了自己的罪行。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就跑，一追问就面似土色，一吓唬就跪地求饶。您知道，这些都是罪证。要不，他们干吗要这样呢。他们的罪行是明摆着的。他们是同伙，是给强盗通风报信的。他们暗地里行动，坐地分赃。其中有几个我认为是主要的，是我亲自给吊上的，……杀一儆百嘛，您看如何？”

这么说，这位“勇敢”的军人，为了不空着一双手去奎尔纳瓦卡见他的上司，竟然枪杀了不少不幸的农民和村民，理由就只是有所嫌疑。县长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又说道：

“您做得对，司令官先生，这样做很好。不过，那蓝眼人到底去哪儿了？”

“这蓝眼人嘛，县长先生，他该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可能在马塔莫罗斯县，也可能在普埃布拉附近。这样他才可以安安稳稳地分他的赃。嘿，他要是待在这儿可有他好看的！”

“可是听人说，”县长争辩说，“他的匪巢就在索奇曼卡斯，离这里才几西班牙里，有五百余人。这至少是这里人们的传闻，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也是如此。从那匪巢里经常出来小股土匪，袭击庄园和村庄。他们的赃物也是窝藏在这个匪巢里，里面还有被绑架去的人。他们的马匹和弹药也在那里。总之，根据我们每天得到的消息，他们在那里就象住在堡垒

里一样。他们甚至还有大炮和乐队。有时出发作案还带去管弦乐队呢，以便在舞会上演奏取乐。”

“这情况我知道，我早知道了。”司令官有些不愉快地说，“但您应该懂得，老百姓总喜欢夸大其事。土匪们兴许在那里躲过一二次，待过三四天，吹过几回小号，其余都是老百姓因害怕而编造出来的，象在说故事一样。县长先生，您不会对我否认吧：您们在这里都给吓坏了吧，住在这里的人们都吓得不象人了。”

“可是，司令官先生，”县长激动起来，“您说这些情况都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却认为都是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亲眼看到数量达一二百人一伙的强盗从我们这里路过，他们都骑着骏马，全副武装；如果每天有市民或庄园里的职员给绑架到山上；如果土匪在这里就象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到处乱窜；您说，我们能不相信吗？”

“就算是这样，那您们为什么不自卫，为什么不武装起来？”

“因为我们没有武器，我们的武器都给取走了。”

“这是为什么？”

“请您听我说下去。我们曾经有过保卫城镇的武器。这就是说，这些武器有的是城镇当局的，有的是市民购买进行自卫的。镇上就连最贫困的百姓也有猎枪、手枪和大砍刀。可是，首先是马尔克斯和那些‘反动分子’路过这里，将镇上能找到的全部武器、马匹都抢劫一空。不过，当时还留下一些武器和马匹。接着，又来了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将军和他的自由派军队，他又命令收缴当时剩下的全部武器和马匹，弄得我们两手空空。之后，土匪只要打听到谁有马匹，就立即抢走。明明知道买了也保不住，您还能指望谁会购买武器和

马匹？眼下我们只有砍刀和匕首，您认为我们能对付那些手持毛瑟枪和来福枪的人么？”

“啊呀，”那军人若有所思地说，“这么说来真够糟的，这样一来，谁都能来欺侮您们了。那您们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要不，就躲藏起来。白天，我们在教堂的钟楼上设一了望哨。一打钟报警，人们就躲进教堂，或躲到果园隐蔽处，躲到能躲的地方去。老百姓一跑，我们县里的官员也就害怕起来，”县长耸耸肩膀，露出一付又羞赧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妈的，真够呛！”司令官给自己斟了一杯白兰地说，“叫我怎么也不当您这个县太爷。”

“我都辞了几十次职了，上司不同意我的辞呈。辞不辞职反正也一样……”

“怎么反正也一样？”

“这不是明摆着的么，有没有县长都是一个样。人们也会说，我当县长和别人当县长也无二样。您已看到，我的职权就只限于给路过这里的军队提供牲口饲料和士兵的给养。我手下无一兵一卒，没有任何人能受我支配，听我使唤。每当夜晚，我就得躲避起来，因为夜间我们没有了望哨，不躲起来就很危险。白天干活时，大家害怕，就派了了望哨。这样一说，你也会明白，我跟您说的这一切并不是虚构的，也不是因害怕而编造出来的。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我不说大家也会这样对您说的。”

县长的话说得差不多了，此刻安东尼娅太太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让县公署的秘书进去通报，说有要事面禀县长和司令官。

“请进来吧，”县长说。

安东尼娅太太悲恸万分地哭泣着走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安东尼娅太太？”县长关切地问。

“县长先生，可了不得了，我女儿昨夜给抢走了。”

“令嫒？是玛努埃里塔？她是亚乌脱佩克最漂亮的姑娘！”县长边说边将视线转向专心地听着他们谈话的司令官。

“对，先生，就是玛努埃拉，她被抢走了。”

“谁干的？您说！”

“蓝眼人，”安东尼娅太太愤怒地说，“就是这个大强盗，杀人犯！”

“您听见了吧，司令官先生，”县长不怀好意地微笑着说，“他并没有如您说的那样远离这里。他在卡涅达一带抢劫、杀人后，还在这一带强抢妇女呢。”

“可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快说清楚。”军人站起身来。

安东尼娅太太把读者们已知道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后来，尼古拉斯被叫了进来，也将他知道的情况复述了一番。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蓝眼人确实是那姑娘的抢劫者。

“那好，您们要我们干什么？”

“先生，”老太太请求说，“请您下令追击抢劫我女儿的土匪。如能追回，我愿将我微薄的资产如数奉献。不管是死是活，都请您们给追回来。可要快，先生，她就在附近，在索奇曼卡斯，那是蓝眼人的巢穴。我知道，县长先生，您没有军队，无人可以追击。可既然这位长官带了军队来到这里，正可伸张正义，为人民造福出点力气嘛。”

“您看呢，司令官？”县长面带讥讽地说。

“不行，县长先生，这不行！”他坚决地重复了一句。“我奉命继续行军到库奥脱拉，任务是护送一位先生。他是贝尼托·华雷斯总统先生的挚友，去墨西哥城。为此，您也可以

猜想到，我们为什么昨天未能继续追击那个坏家伙，尽管他杀了人，抢劫了财物；今天我们就更没有这个雅兴去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寻找这位姑娘了，……真够呛，请让我安宁一会儿吧，太太，姑娘会对强盗感到满意的。有什么办法呢，政府军总不能老是为追那些漂亮的姑娘而疲于奔命吧。再说，这一带的地形我也不熟悉。"

"我熟悉这一带地形，"尼古拉斯说，"如果县长先生下令，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可以给政府军带路，并给您们提供情报。"

"既然这年轻人有几个朋友能和他结伙同行，我想他们都带有武器，那他自己为什么不去追击土匪呢？"司令官问。

"因为这是白白送命，"尼古拉斯回答道。"我和我的朋友在人数上充其量也只不过十人，而我们将要在索奇曼卡斯遇到的强盗会超过五百人，至少也有三百人。我们能以十人对付三百人么？我们去必然是白白送命。政府军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您们人数超过一百。另外我们也去一些人，也带着武器，我们总也会对军队有所帮助吧。同时，我们熟悉道路，通过这些道路，我们可以对匪徒们来个突然袭击！"

"可是化这么大的劲打这一仗就只为一个姑娘？"司令官仍固执己见地说。

"不能这么说，先生，"尼古拉斯气愤地说，"不光是为那个姑娘，这次行动还能达到其他重要的目的：可以把这些弄得整个县城六神不安的坏人的老巢捣烂；或许还能打死或活捉他几个杀人凶犯——对这些杀人犯，司令官先生昨天和前天不是白白地追击了一阵么——；也可以追回那次被抢的赃物和埋藏在那里的其他财物。此外，还可以解救那些前些日子被绑架的人。这样，司令官先生将尽了您的职责，重建了

这一带的治安。对此，我相信连中央政府当局也会感谢您的。”

“谁也别拿军人的职责来教训我，”司令官气得两眼直冒火花。他明知这年轻人说得振振有词，心想只有这样才能驳倒他：“我知道我该怎么干。我有我的上司，它会命令我该怎么干的。朋友，您是谁，居然也来这里对我发号施令，用这样的腔调对我说话？”

“先生，”尼古拉斯面对司令官的威胁庄严地说，“我是这个县城里的一个诚实的平民，是阿脱里华亚庄园铁铺的负责人。县长先生知道，政府需要我出力时，我曾不遗余力地效过劳。另外，作为一个公民，我十分了解，您是负责公安工作的长官，您带来的军队是用来保卫城镇的。您的部队不同于只为联邦军事目的服务的正规部队。您的部队是州属部队，是被派来追剿土匪的。现在我们正好给您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您完成这样的使命。”

“您这个小老百姓懂个屁！您有什么权利对我大声咋呼，有什么权利来训斥我！谁让您拿这付腔调跟我说话！县长先生，此人是谁？”司令官一阵暴怒，八字胡根根倒竖，一只手握住别在腰间的“科尔特”式手枪的枪把。

“这小伙子嘛，”县长面色苍白，他怕这个大兵真会干出什么越规的行动来。象司令官这样一类人对忠厚老实的平民百姓是什么坏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噢，这位先生确实是个诚实的市民。他受人尊敬，为人们所称道，替县城出了不少力。”

“可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我要枪毙他，”司令官说，“我得教训教训他，看他还敢不敢对军人不尊重。”

尼古拉斯手抱双臂，不动声色。他冷冷地不亢不卑地回

答说：

“军人先生，您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手上有军队嘛。我只孤身一人，又无武器地站在县府官员的面前。您可以枪毙我，我不害怕。我早已恭候着您这一着了。这不也是很自然的嘛。您既然不敢去追击、去击毙那些匪徒（要击毙他们必须冒死进行战斗），当然就只能枪毙一个诚实的只是帮助您回忆起军人职责的人。当然，这对您说来并不光彩，但却是您能做并且会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这么说来，您认为我是在动用军队来惩办您的无耻行径啰。”

“我认为是这样，”尼古拉斯一直手抱双臂，语气冷淡但又很肯定地说。

“那您就想错了，朋友，”司令官大声地说，“我用不到动用军队来惩办那些侮辱我的人。我可以一个对一个，教训教训他们。”

“这倒要领教领教了，”尼古拉斯轻蔑地微笑着说，“亚乌脱佩克附近正好有几个地方十分僻静，您很可以在那里一显身手。请您把军队驻扎在这里，我们俩骑马一起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您真想跟我决斗？”军人脸都气得发紫了。

“我接受您的挑战，司令官先生。您刚才不是说，您可以不动用军队，能一个对一个地惩办那些侮辱您的人吗？我接受您的挑战，并打算和您用同样的武器，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地方一决胜负。”

“好吧”，司令官说，“您马上会看到我的能耐。”

他急急地走出房间，对附近的几个士兵大声地说：

“军曹，快把这个流氓给我捆起来，关在营房里，并派哨

兵看好！他要敢动一动，就毙了他！”

“好一个‘一个对一个’，”尼古拉斯以极度轻蔑的神情注视着司令官喃喃地说。

“现在我看您还敢不敢对我说大话，您这无耻之徒！”

“啊，司令官先生，”那可怜的县长用恳求的语气出来调停了，“请您原谅这个年轻人吧。他性子容易冲动，可人倒是个好人，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

“住嘴，您这个混帐县太爷，”军人怒不可遏地说，“您不闭嘴，连您也带走。您们县里这些当官的，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鼓动肇事者闹事！您马上会看到，下一个要惩办以儆效尤的该轮到您了！快把他带走，快把他带走！”他对抓住尼古拉斯的士兵们说。尼古拉斯丝毫也没有进行反抗，他只是对县长说：

“您别求情了，县长先生。他们愿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别降低您的身份了。”

县长知道，那个气壮如牛、胆小如鼠的军人是会说到做到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在当时当地是屡见不鲜的。强盗们倒不见得每次都杀人，可那些军队却冤杀了不少好人。杀几个人对他们说来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当时国内很乱，人们的道德观和社会秩序都非常混乱，军队杀几个人不担什么风险，被害者的亲属也无处伸冤。那些县城里的地方官吏都已成了被人嘲弄的对象。当兵的不论地位多低都可以欺凌他们。

当时，亚乌脱佩克的那个倒霉的县长别无他法，只好召开县公署会议。会议召开了，与会者由于害怕，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与此同时，县长又立即派人通知阿脱里华亚庄园的管家。管家立即骑马兼程赶来亚乌脱佩克，还带来了庄

园的几个主要的职员，以争取释放那个忠厚老实的铁匠。

十四、皮　拉　尔

安东尼娅太太自始至终注视着尼古拉斯和司令官之间进行的这一场争论。后来，看到事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她终于明白了，对当局已不能再指望些什么。事与愿违，看来一场暴行即将发生，她那慷慨仗义的庇护人可能会遭杀身之祸。看到这些，她已极端灰心失望，人们以为她病倒了。但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场可怕的争论中，看它如何结束。

当士兵们把绳捆索绑的尼古拉斯带走时，那可怜的老太太连站起身来跟他走的力气也没有了。她只好坐在县公署的一张长凳上，默默地靠着墙角哭泣着。

当县长离开县公署时，她终于也在皮拉尔的叔叔和几个邻居的陪伴下，站起身来朝家里走去。在家里等候她的有皮拉尔及她的婶婶，还有几个对她的不幸深感关切的邻居。

她扼要地向他们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已使她精疲力尽。从早晨起，她一直汤水未进；再加上在寻找女儿时，全身衣服都弄湿了。因而，一回家就往床上一躺，混身发抖，发着高烧。她的教女和几个好心的邻居对她进行了细心的照料。那善良美丽的姑娘给她教母服用了必要的药物后，便立即想起一件震动着她的心灵的事情来。

尼古拉斯被关押起来的消息对她说来犹如晴天霹雳。她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但在她叔婶和外人的面前，却竭力不让自己焦急和难过的心情表露出来。

她拿起包头巾，借口出门买药，便走到街上。

往哪儿去？连她自己也不得而知。不过，她总觉得有必要见一见尼古拉斯的面，向他一叙衷肠；也有必要见一见其他的人。总之，她要想方设法营救那位慷慨仗义的青年。他早已成为她内心崇拜的人。她越是默默地崇拜他，越是在她的对手面前敬佩他，便越是爱他。她的那个对手当时既被尼古拉斯所爱，也为皮拉尔自己所敬爱。

要是在平时，她这个甜蜜、腼腆、逆来顺受、动辄脸红的姑娘，宁死也不会表露那既使她感到喜悦，又使她内心受到折磨的秘密。当那年轻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又谁也不去营救他的时候，当他已落入那些心狠手毒、横蛮无理的军人的魔掌中的时候，那善良而品德高尚的姑娘就不顾自己是个年轻女子，也不受她过去受过的女子不该抛头露面的教育的束缚，更不怕镇上的人们会不会说什么闲话，一心考虑的是如何营救尼古拉斯。为了营救他，她离开了教母家，急匆匆地朝军队的宿营地走去。她听人说，铁匠被关在那里。

铁匠其实并没有被关在正式的监狱里，因为那个临时指挥所设在一家居民家中，并不具备监狱应有的条件。尼古拉斯被捆绑在一间对着大街的门厅里，派了两个哨兵轮流看着他，晚上也睡在那里。因此，那姑娘可以夹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间看到尼古拉斯。

皮拉尔走出人群，朝尼古拉斯走近几步。他立即发现了她，并站起身来迎接她。她只是泣不成声地叫了一声“尼古拉斯”，便双膝跪地，泪如泉涌，伤心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尼古拉斯想和她答话，但看守他的那个军曹出来阻止他。军曹有些可怜那姑娘，便对她说：

“离远一点，小姐。犯人已被隔离，别跟他说话。”

“可他是我的……是我的亲戚！”皮拉尔作出请求的姿势。

“亲戚也不行，”军曹说，“您不能同他说话。对不起，这可是命令。”

“我只讲一句话，可怜可怜吧，让我跟他只讲一句话！”

“不行，姑娘，”军曹说，“快走开！司令官要是来了，会对您不客气的。还是走开点好。”

“就让他来把我杀死吧，”她说，“只要他能得救就行！”

这句话清清楚楚地传入了尼古拉斯的耳中。它向他表明了在那美貌的姑娘心中所隐藏的真情。这句话对他说来犹如明净的阳光驱散了他心头上郁结的阴云。皮拉尔爱他！她才懂得真正的爱情。这么说，长期来他都被那朵毒花散发出的致人于死地的“香气”所陶醉，而对在他身边，能使他新生的那朵并不显眼的香花却置之不理。

当他知道她在爱他，心里感到多么幸福！可在这个时候知道，却又多么可怕。或许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了。因为尼古拉斯并不怀疑，司令官将在那天下午就在半路上对他施行报复。那个如此残暴无耻的军人认为，尼古拉斯刚才的行为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决不会饶恕他，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在当时军人这种独断专横的犯法行为犹如家常便饭，屡见不鲜，谁也阻止不了。

尼古拉斯的头脑感到一阵昏晕。这时所发生的这一切决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尽管他个人的能量也并不太小。他个人的遭遇就只象一块黄铜一样，熔化在众生苦难的熊熊烈火之中。他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面。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好象不让人们看到他眼中滚出的两滴热泪。可是，这一瞬间过去后，他又站起身来看皮拉尔。她被军曹轻轻地推搡着，离开“牢房”，但仍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望尼古拉斯。其中有一次她回过头来时，尼古拉斯把手放在胸口上对她表示感谢，并

向她示意，叫她走开。他本想用手势告诉她，当他知道她爱他时他该有多高兴；并向她肯定地说，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心田里，那柔蜜深笃的爱恋之情正在过去那不健康爱情的灰烬中萌生。可是，当时有那一群看热闹的人们和那几个士兵在场，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那时既感到惊奇，又感到惶惑，几乎可以说是幸福，这一切未能使他的真情表达出来。于是，他重又躺倒在刚才坐过的那条石凳上，陷入痛苦的沉思中。

皮拉尔这时连一刻也没有休息。她去找县长。他这时正在和参议员们、镇长们和庄园里的几个职员一起商议如何能使尼古拉斯不被绑走。姑娘流着眼泪走到他们跟前，请求他们千万不能将尼古拉斯放弃在一边。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们派人和他一起走，这样，或许能避免尼古拉斯在中途被处决。她一直等到大家都向她保证，要是不能立即释放尼古拉斯，大家就跟军队一起走。这样，她才离开那里。

之后，她回到家里，准备了一点食物，由她亲自带给尼古拉斯。同时，将一个钱币塞在早先和她讲过话的那个军曹的手中，委托他照看一下尼古拉斯，并求军曹转告他，让他不用担心，大家都在关心他。

尼古拉斯知道，姑娘正为他想方设法左右周旋。但她如何在想方设法，又有谁在关心他，这一切他都不得而知，而且也用不着知道。从这时起，他仿佛感到有神人在佐助他，心中有了依靠。他确实有一个天使在保护他。尽管铁匠清楚地知道，皮拉尔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年轻女子，力量单薄，生性腼腆，又无强有力的人事关系，但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暗中向他指明，在爱情的鼓舞下，那姑娘已变作一个敢作敢为、智勇双全的女人了。

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了底，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对生命

已不再担忧，安之若素，一切听其自然了。

正当他想到这里，心中感到欣慰，并想吃点东西的时候，军营里吹起了备鞍号，部队准备行军了。

不一会，有人给尼古拉斯牵来一匹瘦马，马鞍十分破旧，并迫他骑上马，走在队列中。接着，骑兵部队集合，司令官醉醺醺地来了。他走到队伍的前面，皱着眉头，两眼注视着聚集在道路两边的济济人群。人们对年轻的铁匠十分关心，尼古拉斯正坦然地走在人流的中间。

尼古拉斯的目光焦急地在人群中搜寻那美丽的姑娘，但没有见到。于是，他的前额阴沉起来。当队伍走到城边，走上了经过庄园通向库奥脱拉的那条道路时，他见到一大群骑着马的人，其中有县长、参议员，还有阿脱里华亚庄园的管家和职员以及一些市民。他们人人都佩带着武器。在他们旁边，在一处大果园一端的草房门口，站着皮拉尔和她的叔婶俩。俏姑娘的眼圈红了，但外表仍很镇定。看见尼古拉斯后，她竭力露出微笑，并与他诀别，但神情则装作好象在说"再见"时一样。

尼古拉斯见到她后，已忘了自己的处境。他只觉得一阵感情的冲动，心潮翻腾，热泪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涨红着脸，亲切热烈地向皮拉尔致意，并几次回过头来，怀着崇敬感激的目光注视着她。他已深深地爱上了她。那爱情才从他心田里萌芽，却已扎下了深根。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他好象过了三年。他已饱尝了魔幻般的热恋的滋味，其中也包括失恋的痛苦。

自从尼古拉斯遭到了这么大的危险后，皮拉尔已不再掩盖由此而爆发出来的深情。营救他的生命，这是她目下行动的全部目标，其余的事她都一概不予考虑。

那大名鼎鼎的司令官，据人们所知，却是一个疑虑重重的人。他看到那一群骑马人好象带有威胁的意思在等着他，心里为之一怔。于是他纵马朝县长走去。

“您好，县长先生，来了这么多人有何贵干？”

“在等您呢。”那官员回答说。

“等我？为什么？”

“送送您嘛，送您到库奥脱拉。”

“送我？有何目的？”

“您即将把这年轻人送交当局处理，我们想在当局面前为他的行为说几句公道话。”

“您说的是哪个当局，县长先生？”

“您自己应该知道，”县长淡淡地说。有那么多的带枪的民众在支持他，县长的态度变得坚决起来。“我只知道我是这个县城的最高政治领导。就我的职权而言，我是县里的最高负责人。同样地说，法官先生是司法方面的最高当局。他今天也在场，这位镇长先生就是兼任的法官。您既抓走了从任何角度看都属于我管辖下的公民，显然，您理所当然地应交给比我们更高一级的当局进行处理。因此，我们要去当局面陈所发生的全部情况及其原因。”

“可您知道吗，我有权处置我该办的事？”军人是想摆脱刚才县长那义正词严的一席话给他造成的窘境。

“不，我不知道，”县长回答说，“您并没有向我展示过赋予您刚才说的那个权力的委任令，我的顶头上司州政府也没有对此作过任何的通知。如果您有此项命令请出示。”

“我用不到向您展示什么委任令，”军人傲慢地说，“我只接受我长官的命令，并只向我的长官报告我的行踪。”

“我们就是要去找您的长官。”县长坚决地说。

"这么说来，您们跟我去是白费劲啦。我的长官不在库奥脱拉，他们在墨西哥城。"

"那我们就上墨西哥城，"县长坚决地说。接着，阿脱里华亚庄园的管家也说："对，先生，我们上墨西哥城去！"

"如果我不允许呢？"

"您无权阻止我们跟您的部队同行。我是亚乌脱佩克的县长，跟我同行的都是县公署的人和一些诚实善良的民众。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去您要去的地方？"

"您们难道不知道这场闹剧已使我感到讨厌，我要让它结束了吗？"

"您要怎么办就请尊便，我们还是干我们该干的事。"

司令官一阵暴怒，便命令骑兵停止前进，并与几个队长商议了一阵。他本想横行不法，图谋不轨。但考虑到这样做很难逃过法网；再说，与县长同行的还有县公署的人员，阿脱里华亚庄园的职员和许多全副武装、骑着骏马的民众；转瞬间还可以集合更多的市民。他们虽然没有武器，却也是人多势大。于是司令官决定对这样的挑衅采取强忍不睬，但也不释放尼古拉斯的办法。他回过头来对县长这一行人说：

"这么说，您们是来抢走这个罪犯的喽？"

"不是的，先生，"县长回答说，"我们已对您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跟您去库奥脱拉或墨西哥城。您不能指责我们这一行动怀有什么敌意。"

"您们要是以顶撞政府军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土匪该有多好呀。"

"要是被招募来对付土匪的政府军不去追剿土匪，反而在迫害良民，我们就要顶撞它。我们向您提供人员，协助您清剿土匪，您不但不接受，反将此作为罪状，逮捕良民，……"

“好了，好了，”司令官说，“到底谁有理，我们还是等着瞧吧。您们愿跟我上哪儿就上哪儿，对我说来反正都一样。”

于是，他下令继续行军。

县长走在马队的一边。这时，尼古拉斯已经心里有底，他已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就这样走了一个下午，到库奥脱拉时夜已深了。到了那里，县长找了一下他那莫雷洛斯县的同行，并利用他的一切人事关系争取释放铁匠。

司令官则派了一个特使到奎尔纳瓦卡，指控那年轻人扰乱社会秩序，是个危险人物，并把发生在亚乌脱佩克的那一情况说成是叛乱，把自己则描绘成强有力的救世主。与此同时，亚乌脱佩克的县长、县公署的人员以及库奥脱拉县的行政当局等官员也去拜会了州长和联邦政府长官。那阿脱里华亚庄园的管家还找了住在墨西哥城的该庄的庄园主和他的朋友们，向他们陈述了发生的情况。为这事不知化了多少笔墨、银钱，往来的公文也为数甚多，但事情仍未了结。尼古拉斯仍被关在正在待命护送总统的朋友的这支骑兵部队的营房里。到了第三天，陆军部来了命令，释放那年轻的铁匠，并命令司令官去墨西哥城述职，听候处理。

象这样乌七八糟的情况在内战时期是司空见惯的。

这么一来，由蓝眼人拐骗姑娘所引起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那不幸的母亲由此得了重病；阿脱里华亚的铁匠则遭到监禁；亚乌脱佩克的官员们受到了惊动。此外，为此事还发了许多公文；人们跑了许多路，淌了许多泪；而真正的罪犯还在逍遥法外。

不过，这一事件却导致两个善良的年轻人结合，这确实是照耀在一幅杂乱无章、色彩斑驳的画卷上的唯一的一缕阳光。

十五、高尚的爱情

尼古拉斯一获释，就向亚乌脱佩克飞奔。在他离开亚乌脱佩克的不太长的这段时间里，那里发生了什么？想起此事令人不寒而慄。在这期间，尼古拉斯由于被隔离，对安东尼娅太太和皮拉尔的情况一无所知。当他和前来与他交谈的亚乌脱佩克的乡亲们谈话后，才知道玛努埃拉那不幸的母亲由于身体孱弱，经受不起这接二连三的打击，终于卧病不起，得的是严重的脑热病。这可怜的老太太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皮拉尔呢？毫无疑问，这善良而美貌的姑娘一定会给她的教母进行精心的照料，她一刻也不会离开病床的。被她女儿无耻地抛弃了的老太太一定会有心地善良的人们在照顾她，特别是那个小天使。尽管她只是她的教女，却象她亲生女儿一样，具有教母的高尚的、通情达理的优良品格。

可是，就在这个由于发生了不幸而临时凑合而成的家庭里，就在那濒死的老太太的病床边，还需要一个男人，需要某种支持和力量，以便对别人有所鼓舞，对那孤女寡母提供必要的帮助。这男人不是尼古拉斯又该是谁呢。他正是那贤慧的老太太选中的女婿，象爱亲生儿子一样地锺爱他。而他也因自小失去亲人，在她身上尽了自己的孝心。那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中的病人是如何迫切地在寻找他！而皮拉尔也一定会在那极度悲伤的时刻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希望他在她身边！一想起她来，就好象在充满渴望和痛苦的心田里滴上一滴美酒。

自从他被捕离开亚乌脱佩克，生命受到了那无耻而专横的军人的威胁后，尼古拉斯一心只想念着能寄托他的深情的

两个人：安东尼娅太太和皮拉尔。他那颗动荡不定的心一刻也不停地在怀念着那不幸的老太太，思念着那美丽多情的少女。这少女的爱情正因为是在他处于山穷水尽的时刻突如其来地出现，更为难能可贵。

这个热恋着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在离开亚乌脱佩克的这几天里，几乎都忘了自己的处境，没有注意到自己被隔离、被监禁时的种种不便，更没有考虑为他的获释而作的种种努力会不会给他带来不利的后果。总之，他对自己的一切都没有在意，却一心想念着、关怀着安东尼娅太太和皮拉尔。见不到她母女俩，对他说来，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了。这使他十分不安，甚至都快要绝望了。

至于那玛努埃拉，却早已在他的记忆中完全消失。和一切有坚强性格的人一样，那铁匠的自尊心也很强。如果在玛努埃拉离家前的最后几天他对那傲慢的姑娘仍表示某种好感，在他心灵里早先点燃起来的爱情之火尚未熄灭的话，那只是因为安东尼娅太太在不停地给他打气，在不停地吹燃着那堆几乎已成了死灰的希望之火。

但尼古拉斯却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明白，在玛努埃拉的身上他决得不到爱情。同时，他以那些出身低微的恋人们所特有的敏感和敏锐的目光，每天晚上怀着痛苦的心情从亚乌脱佩克回来后，详细地分析了他和那姑娘所进行的毫无结果的并且越来越冷淡的会面的情景，他猜想到她对他不仅很疏远，而且还讨厌他。让人感到厌恶，就算是让一个面庞长得标致的女人感到厌恶，也会令人感到不快，难以忍受。这对于象尼古拉斯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说来，更是难以容忍。他如果是个又傻又愣的小伙子，对他所爱的女人的言行总往好处去想的话；如果他会使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反

而看成胜利的话；如果他是一个旧式的浪荡公子，厚颜无耻，一心只想满足色欲，谈情说爱的唯一目的就只是想千方百计地占有女人的话，那么，尽管那姑娘表示反对，只要有老太太为他撑腰，有这样强有力的支持，尼古拉斯一定会坚持下去，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尼古拉斯却是另一种人。他虽是印第安人，又是个地位低微的工人，却富有人格，深知自己的力量。他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爱情的追求者，自己有充分的条件赢得玛努埃拉的爱情。他为人忠诚老实，洁白无瑕；他的社会地位虽属中等，却是独立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这就使他显得非同常人。他的爱情十分真诚、纯洁。他希望夫妻相互尊重，而不追求色欲的满足，不求一时之欢。这一切表明，他珍视爱情，尊重爱情，把它看成是应该完好地保存起来的珍宝。总之，他会柔情脉脉地爱，他会迁就，但仍能保持体面；他会情炽如火，但仍能维护尊严。因此，任何低三下四的行为他都认为是有损于他那维护尊严与体面的本性，他觉得那样做是改变了他的性格，严重地损害了他一直保持着的高尚的情操。

于是，一旦玛努埃拉爱上了另一个人，并认为有必要揭去自己那伪装的面纱，向尼古拉斯表示出她那十分冷淡的态度时，他就立刻察觉到了这种情绪，并感到它在与日俱增，最后竟变得对他十分厌恶。尼古拉斯开始感到，他作为男人和恋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受到了凌辱，内心感到极大的痛苦。那本来就由于玛努埃拉对他常闹别扭而没有基础的爱情，经不起这最后的一击，很快就在他的心中消失。他对安东尼娅太太的感情似乎使他对爱情还怀有一丝希望。加之他习惯上仍每天来看那姑娘，这使他心中还微微地保留有点滴感情。这一切读者们均已知道。可是，当他一旦发现，

那个他认为对他虽无感情，但人品还是诚实的女人，却已跟那万恶的，在周围一带只要一闻其名就会令人发指的土匪私奔时，他开始是感到内心沉痛、吃惊，继而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蔑视的感情。后来，当他再细细想到玛努埃拉那邪恶的秉性时，这种蔑视的心情又慢慢地变成了另一种感情。这是一种厌恶感，是他人灵魂的丑恶给他造成的厌恶感。随后，他又觉得由衷的高兴。高兴的是，他尼古拉斯，阿脱里华亚卑微的铁匠终于逃脱了那个女妖。他爱的原来是个魔鬼，却把她错当成了天使。今天，当他摆脱了这个女鬼时，一方面对当时盲目地爱她感到羞耻；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庆幸。是老天帮了他，也可能是他交了好运，使他摆脱了与那女人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或者说，他至少是免遭与她继续恋爱的不幸。如同那个女人继续恋爱下去，对他这样自尊心极强，同时情感又很丰富的人说来，那是非常可怕的。

他终于远离了这一切。同时，作为一种愉快的补偿，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这是一个比那已经消失了的形象更加美好、更加甜蜜的形象。他感到，并相信，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天使的形象。这正是在他的心灵里已彻底地扫除了以往的爱情给他留下的种种阴影后出现的，是他内心已开始感到十分宁静的时候出现的。在他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在他义愤填膺的时刻，他心里是不平静的。皮拉尔的爱情是在一个庄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表示出来的。当时，人们已感到绝望，而她却充分地表现了忘我的精神，表示了自我牺牲、英勇果断的气概。这是非凡的爱情应有的品质。面对这样坚贞的爱情谁还能不立即堕入情网！尼古拉斯一方面感到那新的光彩夺目的爱情好象一团火一样温暖了他的心房；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有些内疚，为他未能发现近在咫尺的幸福，

未能臆测到皮拉尔的爱情而深感羞赧。她的爱情当时没有表露，深埋心中，只是有时以关切和同情的形式表示出来。他为什么当时要向玛努埃拉献殷勤却反使这美丽而谦逊的姑娘感到心里难过！兴许他曾经伤害过她，曾无意识地对她有过不通人情的做法，刺伤了那姑娘温柔纤细的心！

想到这里，他深感自己的品德不如他目前爱着的姑娘那么高尚。当然"不如"并不等于自惭形秽。他的感情与一个教徒面对上帝的感情相仿。有了这种感情，他就更爱她了，因为除了爱情外，他对她还怀着敬佩感激之情。

由库奥脱拉到亚乌脱佩克这一段行程中，尼古拉斯一直在这样想着。他心急如焚，纵马疾驰，越过了卡萨瓦脱斯森林，穿过了给风景如画的平原锦上添花的科科亚克、卡尔德隆和圣卡洛斯庄园。最后，过了河，穿过几条林荫小道，心就咚咚地跳了起来。他终于在安东尼娅太太家门口下了马。他将得到什么样的消息呢？

十六、天　使

尼古拉斯走进安东尼娅太太的房间时，夜幕已降临了。听到他的脚步声后，一个女人迎了上来。借助那黄昏时微弱的还能勉强辨明物体的光线，她认出他来，于是，就哭泣着扑到了他的怀里。

她就是皮拉尔。

尼古拉斯感到他今天深深地爱着的那个姑娘已经在他的怀中，一阵激情涌上心头。经受这样的幸福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以往他所尝到的只是受骗后醒悟过来的滋味。他一向认为自己无人爱他，只要有人投给他一下同情的目光，就

会感到幸福。今天却得到了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又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的爱情。这样的幸福是他过去连作梦也不敢想的。

现在，她就站在他面前。就是这个秀丽的姑娘，在她被关押的那几天里一直占据着他的心，使他夜不成眠。他好象感到她那处女的好看的双臂围着他的脖子，她那颗恋人的心和他那颗只为她而跳动的心在一起跳动。他觉得她的泪水弄湿了他的双手，她呼出的空气就象甜蜜的香脂，滋润着他的脸颊。尼古拉斯这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是太激动了，以致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在和姑娘紧紧地拥抱了一阵，表示了他用十倍的言词也难以表达的爱情后，他吻着她的前额对她说：

“我的皮拉尔，现在真的可以这样说，没有 任 何力量，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分开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过去不知道我的幸福在什么地方。可是，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因祸得福，正因为我遭到了危险，我才找到了幸福。”

和一切女人一样，皮拉尔尽管满怀着爱情与幸福，却仍未能消除某种疑惧的心理。她还不能充分地肯定，在尼古拉斯的心里，对玛努埃拉的旧情是否已经完全消失。说不定还由于不久前发生的那一情况而有所加剧呢。于是，她胆怯地将自己的目光对着古尼拉斯的目光，鼓起勇气，怀着一种生怕会失去自己最大的幸福的恐惧感问道：

“可是，尼古拉斯，您真的象爱玛努埃拉那样爱我么？”

“象爱玛努埃拉一样？”尼古拉斯激动地打断她说，“啊，皮拉尔，您别向我提这个使我伤心的问题了。您怎么能把我今天感到的并对您表示的爱情和当时我对那倒霉的女人的感情相提并论呢？那种感情我今天都感到可耻。我自己也不明

白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愚蠢，受人欺骗。对此，我至今都难以对您解释。也许她那装腔作势的模样，她那冷漠的态度刺激了我，使我一时难以改变自己的主见。但我可以对您说我当时的真情实感。每当我离开这里孤身一人时，我开始进行思索，考察我当时的心情。我坦率地对您说，那不是爱情，那不是您今天使我感受到的纯洁而热烈的恋情；那是一种病态的、我一直想摆脱掉的不健康的东西，也是一种与我自尊心有关却与我幸福无关的奇怪的感情。我还要跟您说，即使是这样，在与她相处的最后几天，就连这样一种奇怪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玛努埃拉已不再给我留下开始时那样的印象。要不是太太老是想说服她，让她和我结婚，并让我相信，最后定能达到这个目的，要我不要失去信心，我可以得到她的支持，那么，我早就厌弃她了，至少是我已将她忘却。那样一来，我也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那我的教母呢，我呢？您不会想念我们吗？”皮拉尔有些抱怨地问道。

“当然啰，”尼古拉斯回答说，“太太，那可怜的老太太是我最敬爱的人。至于您，皮拉尔，还用我说吗？我连作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您的爱人。我早知道，作为您的爱人我该有多幸福。我一双充满希望的眼睛曾注视过您，但我又伤心地低下了头。我想您也同样不会爱我的。我当时认为您比玛努埃拉还高不可攀呢。每当在您的面前我遭到了玛努埃拉冷眼相待，我就会想起您，想跟您说点什么，但又觉得自己不配跟您说话。要是我那时就猜中了您的心思，那该有多好！跟您这么一说，您就会知道，我对玛努埃拉的感情不是现在，而是早已一刀两断了。您还怀疑吗？我对您的感情在这短短的几天发展得如此迅速，好象经历了数年的考验，您想这种感

情和当时我对那不幸的女人的感情能一样吗？我对她的这种感情现在已变成对她的蔑视了。”

“我不再怀疑了，尼古拉斯，我不再怀疑了，”姑娘紧紧地握住尼古拉斯的手说，“即便是当时有怀疑。”姑娘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早就爱您了。对您的爱就是我的幸福，但我一直把感情埋藏在心间。那时，我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日益增长的痛苦和嫉妒。我对您的爱只是在您处于危险的那一刻才得到表露。那时我都快失去了理智。我并不指望您会爱我。相反，我肯定地认为，您会更爱玛努埃拉，也许是因为您已永远地失去了她。可我那时已身不由己，不能自制，已丧失了理智。”

“可是，姑娘啊，”尼古拉斯有些责怪地说，“您把我看错了。或许是因为您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如果我目前仍不考虑她的所作所为，继续爱她，那首先我当时就应该真心实意地爱她。而正如我刚才对您说过的那样，我并没有真正地爱过她。其次，要爱她，我就得成为一个庸俗的人。可我虽然出身低微，虽然是个大老粗工人，虽然是个从未受过教育的无师可循的印第安人，但我可以肯定地向您说，我不是个庸俗的人，我没有本领去吹捧奉承那些不值得吹捧的人。对我说来，敬佩之情正是爱情的基础。我会继续去爱那甘愿跟那杀人凶手、土匪走的贱女人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我们印第安人家族里，从父到子，诚实自尊的思想代代相传。对此，人们曾作为一个缺点多次指责过我，也因此产生了若干仇敌。我们印第安人历来十分贫困，将来有机会我会对您谈谈我们的祖先们如何在荒凉的高山上，在极其简陋的茅舍里，保持了他们清白无瑕的本性，没有染上卑鄙低贱的恶习。他们宁死也不肯蜕化堕落。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爱虚荣，也不是

为了保持某种世袭的荣誉，而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如此。洁身自好是我们为人的一个原则。因此，您可以想见，玛努埃拉的所作所为，除了使我对她蔑视外，还能对她怀有别的什么感情么？我要不这样做，我就会蜕化堕落……您相信我的话吗？”

“相信，尼古拉斯，”姑娘急忙回答说，“请原谅我，当时即使我了解您的性格，但我的感情，我那嫉妒之心却使我对此视而不见，使我产生了不信任感，……请您别记恨于我！”

“我怎么会记恨于您。对您这个善良而美丽的姑娘，我只怀有神圣的永恒的爱情。……您真的愿意成为我的妻子？”

“啊！”皮拉尔高兴得流下眼泪，“那将是我的幸福。不过，我们谈话的时间太长了，扯得太远了，把周围的事都忘记了。尼古拉斯，我们刚才还在谈那快死的老人，……我那教母她……”

“噢，对，老太太……”

“教母快不行了，”皮拉尔十分沮丧地说，“她已有两天汤水不进，身体十分虚弱，又发着高烧。大家都说她没有救了。”

尼古拉斯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难过地低下了头。

十七、临　终

的确，那两个陶醉在爱情中的青年男女都一时忘记了那可怜的安东尼娅太太。她躺在隔壁一间房间里，已濒于死亡。上面我们已讲到，她女儿出走的第二天，她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加之又在潮湿的土地上浸泡了好几个小时。这样，老太太便一病不起，得的是脑热病。

虽然那些好心的亲朋好友给了她精心的照料，特别是皮

拉尔，象孝顺的亲生女儿一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但由于缺乏医生，只凭那些好心人的经验，如何能对付得了这样的重病？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老太太快不行了。尼古拉斯正是在病人快咽气的那一霎间来到的。他悲痛万分地走进灯光昏暗的病人住的房间里，里面的仅有的几个人都向他亲切地打了招呼。

走在前面的皮拉尔走近教母的病榻，叫了她几声后对她说，尼古拉斯已在她身边，想和她说话。老太太象从昏睡中醒来时一般，竭力想振作起她最后的一点精神，抬起头，目光集中在铁匠的身上。铁匠向她深情地伸出了双手。她终于认出了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抓住了他的双手，吻了好几次，喃喃地说："尼古拉斯，尼古拉斯，我的孩子！"然后便一头倒在床上，好象她所尽的这次最大的努力已将她的生命消耗殆尽。尼古拉斯在病床边上弯下身去。就在那里，这个无论遭到什么不幸或危险都没有使他垂头丧气的铁汉子却失声痛哭起来。他为她如此的不幸而悲恸，他诅咒有如此不公正的命运。

安东尼娅太太还活了几个小时。那弥留的时刻拖得很长，生命之火是在遭到了那么多的痛苦后逐渐趋于熄灭的。就在漫漫长夜还未结束之前，这个品德高尚的不幸的老人就在教女皮拉尔的怀中，在她象爱亲生儿子一样爱过的小伙子的身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可怜的姑娘悲痛万分。她从小就把安东尼娅太太看作是她敬爱的第二母亲，因为安东尼娅太太秉性善良，品德高尚。皮拉尔对她一片真诚，尤其是眼下，她已被她女儿所抛弃，皮拉尔对她就更加无私，更加忘我了。这是聪慧而慷慨的人们所共有的特征。皮拉尔对老人的敬爱与亲近已成为子女对

待双亲的一片孝心了。也正因为这样，在老太太患病期间，皮拉尔对她的照料可谓精心之至。从她那秀丽但显得苍白而憔悴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已熬了不少个不眠之夜。她此刻的心情是很不安宁的。

尽管教母之死已在她预料之中，但她仍感到难言的悲恸。幸喜对尼古拉斯的爱情已得到了坚决的、坚定不移的表白。爱情就象一缕阳光一样照亮了她的心，使她得到了安慰，使她振作起来。否则，这善良的却又多愁善感的姑娘必然会把世界看作是阴暗可怕的漫漫长夜。幸亏她未来的丈夫尼古拉斯就在身边，这正是在她极端痛苦的时候苍天的恩赐。这可怜的孤苦伶丁的姑娘，身无财物，除两个年迈的叔婶外别无依靠，却置身于当时对大家来说都是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因而，她把那小伙子不仅看作是她的意中人，而且还把他看成是她的救星，她的神灵。她为她命运的突然改变，为那仿佛由上帝派来以减轻她的痛苦和悲伤的救星的到来而感动万分。她突然收住眼泪，双膝跪地，怀着又沉痛又感激的心情，虔诚地对天祈祷起来。

尼古拉斯的声音使她从沉迷状态中惊醒过来。他对她怀着既亲切又带着宗教的严肃的语气指着老太太的遗体说：

“皮拉尔，我在遗体面前向您发誓，我将成为您的丈夫。一等服丧期过，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您是个天使，我配不上您。”

皮拉尔泣不成声地倒向他的怀抱。在场的人们受到这个场面的感动，都竭力安慰她。尼古拉斯过了不久就出去安排安东尼娅太太的丧事，老太太在外面还有一点产业，也需加以处置，因为她死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她那唯一的女儿又离开了娘家。

地方政府当局主张把房子和果园卖掉，以支付必要的丧葬费用，但尼古拉斯不同意。他自愿承担一切费用，以表示对那位贤德的老太太的一分敬意。同时，地方当局要他接管和经营老太太遗留下来的那一份微薄的产业时，他也没有接受。他当时提出的理由十分微妙，但处于他这样的境地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这份不很富有的遗产便依法作了处理，而那忠厚的铁匠一点儿也不想占光。

老太太的遗体安葬时，敬佩她生前的人品的人都参加了葬礼。之后，一切都又转入了正常，也就是说，人们又仍然过着我们上面已经讲到过的那种惴惴不安、充满危险的生活。尼古拉斯回到了阿脱里华亚铁铺。由于他品格高尚，更受到铁铺老板的敬重。皮拉尔也回到了她叔叔那极为贫寒的家里。这个家对她说来却又变成了乐园，因为他未来的丈夫，在等待着已定的婚期到来的同时，每天下午都来看她，正象以前去玛努埃拉家一样。

那么，玛努埃拉究竟又怎样了呢，请看下面发生的事。

十八、在匪巢里

对蓝眼人一片痴情的玛努埃拉，象瞎了眼一样，完全预见不到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就算她已预见到了未来的情景，她也只能产生一般的设想。作为热恋着的但又缺乏生活经验的女人，她所想象的未来的生活一定是惊险异常，却又妙趣横生，富有传奇色彩；对象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粗暴而富有野心的女人说来，一定是新颖别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自从在炎热地区出现匪盗这一新的祸害后，由于共和国

政府正忙于和宗教叛军的残余进行战争，谁也不能说政府对这些惯匪进行过正正经经的清剿。因为历时三载的在我国历史上称之为“改革之战”的可怕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共和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玛努埃拉还从未见到过她情人的伙伴上过断头台。相反，她却看到无数匪徒装出一种胜利者的姿大摇大摆地走过村镇和田野。人们（包括富豪和政府官害怕他们，对他们敬而远之，有时还以好酒好饭款待们。

要是说对土匪也偶然进行过几次清剿的话，那也只象我们所熟悉的那位凶狠的司令官所做的那样，装装样子，流于形式。实际上，政府当局根本无力与这样的对手交锋。这样一来，人们也就只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匪帮们的蹂躏。

玛努埃拉认为，这样的形势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却也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匪徒们在这个地区的统治会日益巩固。再说，她还十分年幼无知，还不了解历史上墨西哥州政府曾组织军队，在大名鼎鼎的奥列佛罗斯等强有力的、对敌毫不留情的军事长官指挥下，对匪盗们进行过大规模的清剿和屠杀。

这一历史事件好象发生在遥远的时代，尽管实际上只不过是十五年以前的事。另外，历史背景也不相同。那时被追剿的只是一小股一小股的拦路抢劫犯，每股人数只有一、二十人，至多也不过四十人。他们一旦遭到攻击，便立即分散，经常采用的办法是打了就跑。那时，国内环境安定，几个州的武装力量可以组织起来，连成一片，以进攻人数较多的匪帮；村镇和富有的庄园主还能提供援助；治安部队经常在各条道路上奔驰；熟悉匪巢的人当响导，有的还参加清剿。

但目前的情况不同了。联邦政府正忙于和马尔克斯、苏洛亚加、梅西亚等宗教军的首领所率领的军队交战，在他们

的周围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追随者；外国军队进行干预的威胁也正好发生在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里，这种威胁正在变成具体的行动。因此，全国自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们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外国军队的入侵，酿成旷日持久的、残酷的战争。一年后，果真发生了外国的入侵，这场战争到共和国取得胜利时还未结束，一直拖到一八六七年停战。

玛努埃拉当然不可能象具有正常理智的人们那样头脑清醒地来考虑这一切。不过，她也曾听到那些来看望安东尼娅太太的人们谈起过这些事，而安东尼娅太太本人也向她谈过当时流行一时的种种谣传。尽管这种谣传象人们在一起时谈论街头巷尾发生的事一样，三言两语，说的十分笼统，但也有它的正确性。从这些言谈中她却得到了一些对她未来的生活有关联的结论。

另外，热带地区的客观情况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她没有必要为蓝眼人的生命担惊受怕。

的确，匪盗们出没的那个地区，中央政府根本无能为力；组织上已陷入纷乱的墨西哥州政府，虽然州长更替频繁，但无论是文官还是军人当州长，都建立不起什么永久性的秩序来。于是那些富有的庄园主有的逃向墨西哥城；有的关闭了庄园；有的则害怕他们的庄稼被焚烧，工厂被破坏，牲口遭屠宰，庄园里的人员被屠杀，只好屈从于匪徒们提出的苛刻条件，向匪徒们送去贡品。

这时人们要对付的已不是当年清剿时的小股匪徒，而是五百人、上千人、甚至在短时间内能集结起二千人的真正的土匪部队。他们拥有精良的马匹和国内最好的武器，并对国内的地形了如指掌。他们在各庄园、村镇，通过威胁、利诱，

招募了不少密探和党羽，忠实地为他们效劳。最后，土匪们还从刚结束的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在这次战争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既参加过交战的一方，又参战于另一方。① 因此，他们懂得如何作战，在战争中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取得了胜利。

[illegible]玛努埃拉在以往的会面中，经常听蓝眼人讲到匪徒们在军事上的优势。因而她终于消除了疑团，认为她情人属于一[illegible]勇敢坚定的人们组成的军队，他们拥有一切条件可以在[illegible]灾难深重的地区建立起他们强有力的长期统治。

[illegible]她一方面出于难以抑止的恋情，另一方面她又相信她情[illegible]申述的种种理由，再加之她又害怕她周围的人们，于[illegible]最后拿定主意，坚信她自己的命运，确信她会象她所[illegible]种美梦那样幸福地生活。

[illegible]，总的说来，玛努埃拉是在爱上了蓝眼人后才开始[illegible]起“银装人”的情况来的。其实她并未能真正地了解这些[illegible]们的生活。甚至除了她的情人外，连一个匪徒她都不认[illegible]。她只是在奎尔纳瓦卡时对窗口上看到过几次土匪们以中[illegible]为单位列队通过。当时队列通过得十分迅速，她又只注意[illegible]蓝眼人那翩翩的风度和华丽的衣饰，因此她不可能特别注意到其他的任何人。

此后，她隐居在亚乌脱佩克。由于安东尼娅太太怕那些[illegible]匪看见她，便将她关在家中。这样，玛努埃拉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其他匪徒。由于匪徒们往往是白天进镇，而这时，她得躲藏起来，有时躲进教堂，有时躲到果园的隐蔽处（在果园，人们准备了一些藏身之处），每次得躲藏好几天，直到危险过去了。

---

① 上面已说到，共和国政府为尽快消灭宗教叛军的残余，曾让某些土匪部队参战。

因而，她对匪徒们的情况只是有所耳闻，所听到的也多是蓝眼人勾引她时讲的一些情况，当然其中他也会讲到他们有时遇到的一些危险。这不但没有引起她内心的恐惧，反而给她产生某种刺激。她耳闻到的关于匪徒们的情况中也包括亚乌脱佩克善良的市民们对恐怖活动的种种传说。安东尼娅太太听到这些传说后常添枝加叶地加以夸大，她自己却因此惊吓成病，而玛努埃拉听了却不以为然。

由于玛努埃拉已爱上蓝眼人，她对那些互相矛盾的传说总是极为片面地加以理解，头脑中形成的概念总是既对匪徒有利，也对她自己有利。她总是想，人们是因为害怕，才夸大了“银装人”的罪行；而“银装人”的敌人则有意将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魔鬼，说他们除了外形象人外，没有一点人性，以此来制造对他们的恐惧。她还认为，对匪徒们没有出来进行抢劫、屠杀时过的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的种种传说，只是那些对“银装人”心怀仇恨或害怕他们的人们的虚构假想而已。至于对那些被绑架的人所施加的可怕的肉刑，她认为那只不过是为了吓唬一下被绑架者，以便更容易地让他们的家属提供赎金。

她觉得蓝眼人和他的同伴们是强盗，这是事实。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行劫作为自己专门职业的。就连这点在她看来也没有什么反常之处。在那乱世时代，互相残杀的各个政治派别的首领们也常利用这个办法以求生存。就连“银装人”经常采用的绑架这一手段，她也并不认为有多么可怕。因为这种手段过去很少采用，对我国人说来是一种新的手段。它恰恰是由某些政治派别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为借口传入我国的。

这样一来，在她看来，盗匪们倒成了与整个社会为敌的

某个政治派别，因而，他们就使她很感兴趣。他们虽凶狠但很勇敢；他们在生活习惯上虽无章法，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危险之中。巨大的冒险事业需要得到补偿，得到强烈的发泄。

这样一想，玛努埃拉竟把盗贼们想象成一群骁勇的武士，而把蓝眼人则看成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就连索奇曼卡斯那匪巢本身，那土匪们经常用以作为他们作战中心的怪石嶙峋的高山，在那已走入歧途的女人的想象中也成了古代小说中的奇妙的城堡，或者说至少也成了和不久前在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的自由派或保守派军队所建立的风景如画的营地一样。

这一切都是玛努埃拉在她情思绵绵、静思默想时所想象到的。她已决定与蓝眼人同呼吸共命运了。

因此，就在她出逃的那天夜里，她就盼望着能进入一个她已“熟悉”的天地里。但在那狂风暴雨的夜晚，她虽然已处于热恋之中，心已变坏，一心向着蓝眼人，但也因要离开家庭，离开对她有很大影响的可怜的母亲而情不自禁地动了感情，因而无心将她以往的幻想与现实作一对比，也顾不上细察一下他情人的那几个朋友。再说，当时也没有出现什么反常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她和她的意中人逃离家庭，而他不管是骑士还是强盗，总得带几个人来与他同行，以应付险境。她并不认识这几个朋友，但他们帮她实现了她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仅就这点就给了她以好感。当晚风雨大作，她和蓝眼人以及他的同伴们都只好躲在阿脱里华亚看庄稼人的茅舍里。当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取下了面罩。就是这样，在黑夜中玛努埃拉也难以辨认出他们的面貌，也辨别不出他们的声音。当时就只有她轻声地跟蓝眼人交谈了几句，打破了当时的环境要求保持的寂静。

东方破晓，雨已停止，蓝眼人下令上马。玛努埃拉这才得以观察一下她情人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拿斗篷盖住头部，一直盖到眼睛，再戴上围巾，整个脸都给遮住了，但他们那凶狠残暴的目光却使那姑娘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尽管她已通过人们对匪徒形象的描述熟悉了他们的嘴脸。这时，正是玛努埃拉在蓝眼人递给她的一张小纸片上用铅笔写那封给安东尼娅太太的信通知老人她已出走的时候。

接着，这一行人急急地朝索奇曼卡斯奔去，很快地爬上了山顶。读者们初次见到蓝眼人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继续沉默不语。和蓝眼人一起走在前面的玛努埃拉不时地听到土匪们发出一阵阵沉闷的笑声。对此，蓝眼人回过头来，对他们挤眉弄眼，样子非常难看，使得姑娘很不愉快。

然后，马队进入弯弯曲曲象迷宫般的羊肠小道，有的蜿蜒于四周山岩耸立的谷地里，有的盘旋于崎岖陡峭连土匪和樵夫也很少涉足的深山狭谷中。接近中午时分，他们终于通过由两座小山形成的山谷，远远地看到了索奇曼卡斯的遗址。这就是当时匪徒们的巢穴。

在一处俯视这一破了产的庄园的高地上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口哨声。接着，蓝眼人也回答了一声。于是，从庄园的遗址中立即出来一队骑马人。每人都荷枪实弹。他们纵马疾驰，奔向蓝眼人一行，并立即认出了他们。

蓝眼人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他和迎来的人们说了几句话。这一群人便又飞奔去索奇曼卡斯通报去了。

过了一会，蓝眼人深情地对玛努埃拉说：

“我们已经到了索奇曼卡斯了，我的心肝。我们的小伙子们都在这里。”

玛努埃拉果真看到了无数脸露凶相的脑袋，有的头戴银

饰的帽子，也有不少人戴着棕榈制的旧帽，一个个从那“旧市场”的破旧房子的断壁残垣中或从旧庄园主那已发黑的倒坍了的大门里探露出来。他们都小心谨慎，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枝毛瑟枪或手枪。

当他们一行人走过时，有的人不怀好意地嚷嚷道：

“瞧那萨尔科，真鬼！带来个多好的小娘们！”

“你从什么地方捡来的这块肥肉，我说，萨尔科？”又有人嘻皮笑脸地说。

“这女人可只归我受用。”蓝眼人也操着同样的怪腔回答说。

“只归你？……那咱们看着瞧，”刚才说话的那几个匪徒说，“再见吧，小娘们，让您只侍候他一个人不是太可惜了吗！”

“萨尔科不是有女人了么！干吗他要那么多！”一个长相凶恶，脸上扎着绷带的穆拉托说。

蓝眼人终于给弄得生起气来。他回过头来，皱着眉头说：

“您们想不想给我闭上嘴巴，蠢才们！”

回答他的是一阵哄笑。一行人加快了步伐，朝一个破旧的小教堂走去。那是蓝眼人的卧室。蓝眼人弯下身，抱住她的腰说：

“别理他们，他们好开玩笑。以后你会知道，他们都是好人。”

但这时玛努埃拉内心正处于极大的矛盾中。她爱虚荣。尽管她知道她已嫁给一个被通缉的逃犯，但他指望他在同伙中能占有重要的地位，象一支军队中的将军一样，享有很大的威望，受到极大的尊敬。她原以为匪首们有着很高的淫威，只要眼睛一瞪，就会把匪徒们吓得发抖；也可能很受人爱戴，在他们所到之处，肃立致敬，热烈欢呼。可是，在土匪大本

营中她却受到了这样的接待，实在使她心里凉了半截。再说，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一个未婚姑娘，听到那叫叫嚷嚷，讥讽耻笑，恶意中伤，真也感到害臊。她原来以为她跟土匪中的一个匪首来到这里，至少会受到尊敬。尽管她道德败坏，爱情和贪婪蒙住了她的双眼，但她毕竟不能忘记她还是一个少女，是忠厚老实人家的子女，不久前还受到亚乌脱佩克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在她一生中还从未听到过她刚才听见的那种污秽下流的言语，也没有耳闻过那些专向美貌的年轻女子献媚话竟会如此淫荡无耻，实在令人可恨，而且这些言词是她新来乍到时，当着那个应该保护她的情人之面说的。

她感到气愤异常，两颊烧得通红。当蓝眼人回过头来，嬉皮笑脸地对她说"别理他们"时，她认为她情人不但和他同伙们一样无耻，而且还是个卑鄙的胆小鬼。她自言自语地说起话来。这时，她自然而然地作了一个比较，觉得那高傲的印第安铁匠尼古拉斯对她的爱情虽遭到了她的轻视，但要是他的心上人受到如此侮辱，他决不会听之任之。不过，这样的想法只是一掠而过，因为尼古拉斯毕竟比不上蓝眼人嘛。可是，蓝眼人要是能看出她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要是他知道那个一心一意爱着他的女人却象一朵徒有其表的花朵，里面却生长着蔑视他的蠕虫，那么，他一定会全身发抖起来。

那女人因愤怒而涨红的脸继而又突然变得苍白。这一过程十分清楚，蓝眼人已有所察觉。他又弯下身去，以甜蜜的腔调对她说：

"不要听到这些小伙子们的话就生气，我的宝贝！我已对你说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你的很不相同。这是理所当然的啰。我们既不是僧侣也不是道貌岸然的贵人。我们有自己的

俏皮话，你有必要习惯它们。你要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不久你就会发现，这些好开玩笑的人其实都是些好人，他们会非常喜欢你的。我早跟你说过，玛努埃里塔，你不要大惊小怪，而你也答应过我，你要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

蓝眼人“我早跟你说过”这句话象一记响鞭在那惶惑的姑娘的耳际回响。她开始感到自己太轻率地许下诺言，觉得自己走错了路，爱情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她低下头，没有回答蓝眼人的问话，只是作了一个难以描述的手势，其含意既是厌恶又是后悔。

这时，他们已走到那座破教室里。由于庄园主旧居的所有房间都给其他匪首占去了，这里就成为蓝眼人的卧室。这个过去是神圣的地方今天竟变成了狼窝了。在门口，在几棵树根已扎到满是裂缝的墙根下的大树树荫下，在长满青草的残砖碎瓦中，聚集着两群匪徒。他们坐在作席子用的摊铺在地的羊毛垫子周围，上面放着赌注，正在玩着纸牌。旁边还放着几瓶甘蔗制的白酒和几个杯子。有的赌徒蹲着，有的两腿交叉着坐在地上，也有的趴伏在地。有的匪徒用尖声尖气的鼻音哼着酒吧间的小调。人人都头戴帽子，个个都全身武装。在他们不远处是他们的马匹，拴在几棵树下，已取下了马镫，松开了系在马鞍上的皮带。其中有几匹马正在嚼着草料。此外，还有一个匪徒爬上了一座高墙，进行了望，一有情况，便会立即发出警报。看来这些歹徒即使当时自以为已安如泰山，仍丝毫也不放松警惕，以免遭袭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地吃喝嫖赌，恣意行乐。

玛努埃拉一眼就概观了全貌。她注视着那象刑场一样戒备森严的情景，目睹着那些镶了银子的服装、武器以及人们小心翼翼的样子，不禁全身战栗起来。

"这是些什么人？"她好奇地问蓝眼人。

"啊呀，"他回答说，"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嘛。他们是我的伙伴，也是这里的头头。……他们一个叫'干柴棍'弗里克斯，一个叫胡安·里纳雷斯，一个叫'老虎'，还有一个叫'大灰狼'。那站起身来的是个大头头，叫萨洛梅。"

"是萨洛梅·普拉圣西亚么？"

"就是他。"

他正是萨洛梅，是那些歹徒中臭名昭著的头子，是热带地区的"魔鬼"。他是个干瘪的胆大妄为的强盗。他利用了我们在上面讲到的国内形势，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独立王国，使当地那些傲慢的富裕的庄园主也不得不在他这个并不显眼的人的面前低下头来。

萨洛梅走上前来迎接蓝眼人及其一行。

"有什么情况吗，萨尔科？"他伸出手并操着象笛子一般的嗓音说，"喔唷，"他注视着玛努埃拉说，"怎么给你搞到一个这么俊的小娘子！"接着他又整了整帽子，对玛努埃拉打起招呼来："你好，小娘们，你老娘真有办法，把你生得这么标致！……"

这时，其余的匪徒也站起身来，围着新来者，向他们打招呼，并对姑娘大献殷勤。蓝眼人下了马，大声地笑着，并帮玛努埃拉也下了马。她这时显得惶惑不安，哭笑不得，也不知如何回答那些人的问话。她不习惯这样的场面，也学不会他们说话的那种腔调和厚颜无耻的下流言词。

"哎，这里有清凉饮料！"其中一个匪徒递过一杯白酒。那是甘蔗制的烈性酒，刺激性很大，味儿不正，俗话叫"清基里托"①

① 易醉之意。

“不行哪，”蓝眼人推开杯子说，“这姑娘不喝清基里托，她喝不惯。我们什么也不喝，只想吃中饭。我们已整整走了一宿加一个上午，连汤水都没有沾边。”

“听着，小娘们，”他对小教堂内的女人们大声地说。随着柴禾的烟雾，教堂内散发出一阵阵农家食物的气味。“给我们准备好午饭。还有，把这个也拿去。”他把放着玛努埃拉的衣服的手提包递了过去。玛努埃拉这时手中只提着那只小皮包，里面藏着金银首饰。她觉得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危险。

几个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的女人赶紧出来接过手提包。新来的人们于是就走进教堂。教堂里堆放着五光十色的物件，住着形形色色的人。

靠近教堂大门的一边是烟雾腾腾的厨房。也就是说，是一只烧木柴的灶，上面烘烤着玉米薄饼。旁边站着一个磨玉米粉的女人，磨盘和其他工具都放在一边。离这口灶稍远处还有一口灶。在这口灶上人们正在铁锅炒、砂锅炖地准备着菜肴。大门的另一边横搁着几根木棒，上面挂着马鞍。龙舌兰制的绳子上挂着衣裳。有褂子、裤子、垫子，还有旧的棉布长袍和呢绒长袍。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躺着一个病人。他老是在翻身，头上裹着一块又破又脏的大手帕。再远处是一群披头散发的女人，正在缝补白色衣服，有的在制作绷带。在教堂的最后边，也就是在已变成瓦砾堆的大神龛的一边就是蓝眼人的卧室。那是由教堂的中殿用床单和席子隔起来的。里面有一张行军吊床，有铺在地上的床垫，还有几条木凳子和几只里面衬着皮革的木箱子。这就是那位“翩翩阔少”即将献给那位他刚刚从那宁静的家庭中夺来的年轻太太的全部家当。

“玛努埃里塔，”他把她带到那个角落里说，“正如你看到的那样，这里条件不好。不过，眼下只好将就一下吧，往后你会有一个舒适的家。我这就给你去弄午饭吃。”

那女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因房间挂帘子，房内就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她双手抱头，浑身无力，萎靡不振。她听见那些醉醺醺的匪徒，有的在纵情狂笑，有的在破口大哭；她听到女人们的尖叫声；她呼吸着那沉闷的象监狱里一样污臭的空气，不禁绝望地抓住自己的头发，两滴泪珠象两只火球一样烧灼着她的双颊。她操着嘶哑的声音喃喃地说：

“上帝啊，……我干的啥呀！”

十九、索奇曼卡斯

我们已把读者引到了当时有名的土匪巢穴中的一个匪巢，这也是一八六一年底到一八六二年底这一不幸的历史时期里土匪们的大本营。这些凶狠可怕的土匪是我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国家的耻辱。

匪巢就在索奇曼卡斯。那是一个已经破了产的庄园。有上好的土地，适宜种植甘蔗和玉米。雨量充沛，气候炎热。一句话，这里具备充分的条件可资发展热带地区的农业，土地肥沃，可获高产。棉花、咖啡、假靛蓝、甘蔗等都可以在那里种植，产量与奎尔纳瓦卡最肥沃的甘蔗地不相上下，也不亚于脱脱卡拉、亚乌脱佩克、莫雷洛斯或霍纳卡脱佩克等县的沃野。产量之高对农民说来，真是一本万利。

那么，为什么当时在那块面积不大、气候炎热的谷地里见不到我们上面讲到的其他地区拥有的富庶的甘蔗园呢？原因我们不甚清楚。只是到了那时，索奇曼卡斯已成了一片废

墟，但在过去的年代里，远从殖民统治时代起，西班牙人就已在那里从事耕耘，成了产量很高的好庄园。它从何时开始没落破产？考证一下也不难，但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再说，这事与我们所讲的故事也无多大的关系。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地区很适宜于耕作。它之所以成为坏人的巢穴，未能成为精耕细作的看起来令人悦目清心的庄稼地，原因在于人们忽视了这个地区，也可能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这个地区的名称是由纳华脱尔人起的。这就表明，早在西班牙人征服大陆前的那个时期这里就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也许当时还住着许多花园的园丁呢。

有个叫维森特·雷耶斯的颇有造诣的青年工程师在他那本珍贵的未出版的题为《莫雷洛斯的地名学》这一书中，就索奇曼卡斯的名称作了如下的解释：

“索奇曼卡斯是奎尔纳瓦卡县脱拉蒂萨潘市的一处庄园。从词源学上看，‘索奇曼卡’，意思是种花人和养花人的地方。原来叫‘索奇曼基’，意思是种花人和养花人。把词尾‘基’换成‘卡’就成了现在的名称。拉米雷斯在解释‘索奇曼卡斯’这个词时又引用了‘索奇曼克’这个词。接着，他又引证了古代史专家沙哈公的说法：‘在三月份举行的庆祝会上，人们把当年在约比科开放的最好的花朵贡献出来。在这以前，谁也不敢闻一闻这种花。’”

“种这种花的花匠叫索奇曼基。他们向名叫科阿脱里库(又叫瓜脱兰冬)的女神庆贺并献花。”

勤劳而学识渊博的古董收藏家塞西里奥·阿·罗贝洛在他那很有价值的《莫雷洛斯州墨西哥地名》一书中，又引证了另一个古代史专家托尔盖马达的一段话：“索奇曼卡斯，也可能叫‘索奇曼’，这是种植和养护向天神们敬献的鲜花的地

方。”

在阿兹台卡族诸神中，有一个叫科瓦脱里库（或叫科瓦脱兰托娜）的女神，是一条闪闪发亮的蛇。它是花神，每年三月人们向她敬献装饰精美的花束。负责种植这种鲜花和捆扎这种鲜花种成的花束的花匠师付叫索奇曼基。那块在州里叫索奇曼卡斯的地方，很可能是女神的花园，也可能就是花匠们的住宅区。这个地名或许就从“索奇曼基”这个词引伸而来。只是作为名词词尾的“卡”我们还没有找到出处。

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这块今日已荒无人烟的地方，古代阿兹台卡族聚居时是个花园。一定是个巨大的花园，也可能是个满是果园和鲜花的城镇；也是个风景秀丽、令人陶醉的敬奉花神的地方。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人称“脱拉维卡”，他们聪明勇敢，都是一些有名的花匠。他们就在女神的脚下贡奉他们当地种植的最芳香、最美丽的鲜花。这块地方因其美好的阳光、空气和云彩为人们所喜爱。

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正如我国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奥罗斯科·贝拉指出的那样：“一般地说，要把目前小城镇和古代史中提到的城镇的名称对应起来颇不容易。有的城镇虽有一定的变化，却保留了原来的名称；但另外一些城镇却改变了名称，变成了庄园或农场，或者完全消失了。”

因此，可以肯定，索奇曼卡斯在美洲大陆被征服后由花园或花园城市变成了庄园，里面住着庄园的领主和奴隶；然后破落成了废墟，成了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最后成了匪巢。更糟的是，正象我们下面讲到的那样，这个地方竟成了滥施酷刑和杀人的场所。

这块聪慧而善良的印第安人的宗教圣地竟遭到了如此的厄运！

二十、第 一 天

玛努埃拉在索奇曼卡斯度过了头五天，真是百感交集，惊恐万状。这样下去，就连有比她更好的身体的人也会被搞垮。

第一天，她就感到十分害怕。她先是对土匪宿营地里见到的情景感到吃惊；接着，她又对那些令人作呕的连野人都不如的生活习惯表示惊讶；她喜爱的亲人们如她妈妈、皮拉尔和她的几个好友都不在身边；再加上她平时已习以为常，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觉察到的那种种感觉一旦消失，就又觉得十分空虚。日常的家务琐事，教堂的钟声，家畜的叫嚷声，村镇里人们的说话声，祈祷声，这一切，小镇上每天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虽然变化不大，却能陶冶人们的个性，培养人们的生活秩序。可这一切都在几小时之内全部消失了。

尽管她已下定决心要适应这种生活上的变化，尽管她已对这种生活事先早有所设想，她毕竟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女人，现实生活不可能不在她的心灵上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她爱上了那个年轻的匪徒，她曾把那里的生活理想化了，把他的同伴和那里的恐怖活动都赋于诗意。我们已谈到，玛努埃拉在她粗略的想象中竟把蓝眼人看成是个非同凡响的英雄典型。那姑娘尽管幼稚无知，生性粗野，但既然心有所爱，必然有点诗意。她认为，阿达拉[①]是真实可信的，弗吉尼娅[②]就更真实了。古代蛮族诗人们写的恋人们也都是实有其人的。

---

① 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中的女主人公。

② 法国作家贝纳迪诺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象玛努埃拉这样一个曾受过一定的教育，在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城镇中成长，也读过一些流传在村镇中的叙述男女恋情的书，但她居然把自己的情人——强盗如此地加以理想化，对他如此地涂脂抹粉，岂不过分了么？

事实上，玛努埃拉的想法是远远地脱离了现实。当她一旦接触到现实生活，她的梦想就成了泡影。首先，她永远也没有想到，那只“高山之鹰”带她去的那个匪巢原来是一所又脏又臭的让苦役犯或乞丐栖居其中的监狱。她原来以为蓝眼人会将她带到一所荒凉的隐没在森林中的山间小屋；或者给她带到以往她常常在远处看到的，在锯齿般的山峰中出现的周围满是怪石的岩洞中。只有这样的藏身之处才配得上作为社会公敌的强盗的情妇住处。这样，他俩就可以单独地住在那里，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就可以隐居在那里，过着那种虽然是犯罪却是自由的爱情生活。她在那里将一边做着饭菜，一边又是情思绵绵地焦急地等他回来。她将在那里，坐在一张简易的床上，坐在苔藓上，抚摸着她喜爱的、刚从一场危险的战斗中归来的情人的前额；她将亲吻那一双由于打了伏击或夜战而彻夜不眠、弄得疲惫不堪的眼睛；或者让他躺在她的怀中，在她情人睡觉时守护着他。一旦巨大的危险来临时，或由于政府军队的临近，需要逃跑时，蓝眼人将会去那里找她，让她骑在他的马屁股上逃跑；或者将她藏在森林或悬崖的最隐蔽处，以便他可以回来找她。她在那里也将有一个秘密的地方，只她一人知道，以藏她的珍贵的首饰。这就是她对她和情人即将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设想。同时，他们也可以远离那个地方，到无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去结婚。

可是，蓝眼人不但没有给他领到这样一处神秘而荒凉的地方，却带她到象监狱或地牢般的地方来，要她和一些衣衫

褴褛的女醉鬼住在一起，同那些胆大妄为，毫不尊重他们同伴的爱人的匪徒们住在一起。这些人很快就用“你”来称呼她，欺凌她，甚至会趁蓝眼人不在之机将她抢走呢。

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却更为可怕。这就是说，一旦蓝眼人将她玩厌了，就会将她丢弃一边，也有可能有意地允许她落到某个身穿银装的好色之徒手中。根据惯匪们对她初来时所开的带有威胁性的玩笑和蓝眼人对此采取不置可否，听之任之的态度看来，发生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她也很可能落到那个令人可怕的魔鬼、那个巨人穆拉托的手中。他那天向她打招呼时，对她说了一句冷嘲热讽的话，他那说话的腔调象一把匕首刺中她的心脏一样使她觉得难过。

想到这一切，玛努埃拉去那里的第一天就感到十分凄凉。她曾梦想过，这一天应该是光明灿烂、十分愉快的一天，应该是开怀畅饮、寻欢作乐、新婚燕尔的日子。

有了这样的印象，尽管蓝眼人此时由于他们已结合在一起，理所当然地要给她以加倍的爱抚，也未能使她平静下来，使她重新回到幻想的天地中去。

那些心有所爱的女人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她们夜间幽会时，她们的情人看起来模样儿长得十分体面，但现在再一细看，却又大为逊色。她就正细细观看，发现他长得十分俗气，十分粗野，甚至他还是个胆小鬼，因为他竟然让他的同伴们开侮辱性的玩笑，自己一忍了之，而这些玩笑却深深地伤害了他所爱的女人的心。因此，她认为蓝眼人并不是一个在他的同伙中受到敬畏的人。她原以为，就是在匪盗中，匪首的妻子也应该是非常神圣的，就象士兵们看待将军的妻子一般。事实却远非如此。他们却把她当作一个下贱女人看

待，好象是给抢来的。她的到来，意味着又增加了一个这样的倒霉女人。这些女人就象一群吉卜赛女郎一般，住在那个旧教堂里，成了为人们所唾弃的匪眷。

当时那个穆拉托见到玛努埃拉到来时说的那句话可能就是指她们而言："萨尔科不是还有女人么？干吗他要那么多！"这话听起来实在令人作呕。

玛努埃拉感到，她已肯定不再爱蓝眼人了，并对自己为情感所驱使，逃离家庭而深感悔恨。

但当她再深入地细加思索，探索一下她灵魂深处的东西，便吃惊地发现，在她身上还有一种欲望在促使她搞这样不正当的恋爱。这种欲望就象蓝眼人个人的威望一样，在引诱她，让她走入歧途。这就是贪婪。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疯狂的、十分荒唐的但又无法自制的贪欲，是它在腐蚀着她的灵魂。

想到这里，她激动起来。她不同意自己这样的看法，表面上看来还振振有词。她认为，不可能是贪心，不可能是蓝眼人每晚和她幽会时给她带去的那些极其珍贵的首饰在影响着她，驱使她爱上了那个强盗；也不可能是希望在以后的抢劫中获得更多的首饰这一点来促使她这样做。因为简言之，无论是已得的珍宝还是往后即将得到的珍宝，也就是说，不论是已得的钱财还是可望得到的钱财，都可能因为土匪的失败和死亡而顿时烟消云散，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强盗的钱财更不可靠的了。另一方面，女人们之所以爱首饰，是因为可以在众人面前穿戴，以显示自己。可是，她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她不可能在村镇里露面，因为她不能下山去；她也不能在那些歹徒面前露富，因为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贪心，他们就会从她手里抢走她的珠宝。另外，如果说她爱上了蓝眼人是因为她爱荣华富贵，那么她倒不如

去爱尼古拉斯，因为那铁匠通过自己的正常劳动，已拥有相当的财富。虽然他象所有的道德高尚、通过自己艰苦的劳动赚取钱财的人们一样，省吃俭用，但可以肯定，象他那样爱她的人一定会倾其所有满足她的要求，让她生活得幸福的。

因此，她认为并不是贪婪在驱使着她，让她投入那情人的怀抱，而是爱情。是她让爱情给迷惑住了，使她头脑一时发昏，使她发起疯来，抛弃了一切：母亲、家庭、名誉以及一切让人尊重的神圣的东西，一心要跟着那个人走。就在两天前，没有他，她还难以活下去呢。

可是，现在呢？……

这真叫人可怕。玛努埃拉觉得她正从恶梦中惊醒过来。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她就明白了她的爱情该是多么可恨。她懂得了她不幸的命运已无可挽救了。这就是说，她那不健康的胡思乱想一旦结束，在她心田里燃烧着的贪欲的火苗一旦熄灭，在意识中就会豁然亮堂起来，就会看清那可怕的现状，体验到那冷酷的现实。

她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斗争，而且越来越激烈。此外，可以想见，她会痛苦地回忆起她那可怜的老太太，那温柔甜蜜的妈妈。她是那样地忠厚老实，那样的慈祥，而玛努埃拉却恶毒地欺骗了她，抛弃了她，让她更加显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甚至可以说是她杀害了她。因为可以肯定，她那天醒来后，到处找不见她，然后看到她的信，知她已经逃走，那不幸的老太太一定会无限的绝望，……她可能已一病不起，难以活命了。

玛努埃拉连想也不愿想这件事。翻腾着的阵阵心潮使她喘不过气来。良心在谴责她，她感到灰心丧气，厌倦生活。她觉得她快要失去理智了。因她的过失她将很快地受到惩

罚。

与此同时，蓝眼人却百般地照顾她，关心她。他带领几个匪徒和妇女精心地布置为她准备的小教堂里的那间卧室。他带来了新的席子，地上铺着毯子，墙上挂起圣人的图象，还特别让她看他的几只箱子，里面有几口袋钱币，还有一套银制的餐具和马具、丝绸衣料、白色的男女服装以及无数其他奇奇怪怪的物件。不妨可以说，那几只箱子象喜鹊窝一样，所有抢来的东西都杂乱无章地被塞在里面。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玛努埃里塔，全都属于你。这是钥匙，往后我还会给你搞来的。”

玛努埃拉苦笑了一下。蓝眼人见此情景，以为她还不习惯新的生活。他对他情人内心的变化却丝毫也没有怀疑过，相反，他对她的感情却越来越确信无疑了。

因此，他让女人们来和她一起玩乐，给她散散心；她们还当着她的面赞扬那里的生活，赞扬那里临时拼凑起来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向她宣扬蓝眼人抢劫而来的大量财富。

下午，蓝眼人给她叫来了两个匪徒，在吉他的伴奏下给她唱歌，并要他们唱最好听的歌。但玛努埃拉看到他们就害怕。他们给她唱了一大串歌，都是些令人讨厌的歌曲，胡言乱语，毫无意义。都是一些小市民茶余酒后唱的歌曲。

匪徒们操着热带地区农民们那种尖声尖气的、走了调的腔调唱着。那声音仿佛是阉人的嗓音，又尖细又难听，象蝉儿叫一样，听不多久就会厌倦异常。

玛努埃拉对此觉得十分厌恶，歌唱者们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因未能使这位时髦女郎高兴，只好怏怏地向她道了晚安后告辞了。

夜间来临。那是土匪营地里的一个可怕、凄凉的夜晚。

玛努埃拉探首于小教堂门外，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想看一看那一带的夜景。尽管有蓝眼人在给她撑腰，她认为这个地方对她说来是极其危险的。

夜晚极其阴沉，和前一天夜里一样，可能会下暴雨。从窗口和断壁残垣中透露出来的灯光使周围的环境显得更加恐怖。

骑着马的巡逻队穿梭般地来来去去。有的直往前走，有的在转圈子。周围象死一般寂静。在进行伏击或袭击时，黑夜对匪徒们是很有利的。可是，要是他们躲在巢穴里睡大觉，那么，黑夜对他们说来就充满着恐怖和危险。因此，他们永远也睡不上安稳觉。一有风吹草动，一听到远处的马蹄声，一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他们就会惴惴不安起来。

就象索奇曼卡斯这样本来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刚才我们已谈到，土匪们仍然没有放松他们的警惕。他们的阵地由前哨、了望哨和巡逻队等监视着。就是这样，匪首们仍不敢安下心来睡觉。

这时，他们又增添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因素：玛努埃拉被抢来后，必然会在亚乌脱佩克引起哗然。那个阿脱里华亚铁匠对匪盗们说来是个危险人物，他们对他恨之入骨。作为被那姑娘看不起的追求者，他一定会在市民和他庄园里的朋友中间制造恐慌。他对那一带地形熟悉，又胆大勇为。另外，这一天有一支骑兵部队追击完了袭击阿尔普耶卡的土匪后，来到了亚乌脱佩克。虽然匪徒们对这支骑兵的胆略已有所了解，但他们一经怒火满腔的铁匠的煽动，再让市民们的决心一鼓动，他们也会下定决心进攻土匪们，这是不足为奇的。

因而，匪徒们的防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他们害怕发生的那件事，尼古拉斯确实曾企图干过。只是由于那司令

官胆小怕死，才未能实现。这就是索奇曼卡斯加倍地提高了警惕的原因。

那头号匪首萨洛梅天一黑就对蓝眼人说：

“愿上帝保佑，萨尔科，你那小娘们可别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可得小心点哪。你就跟她去吧，安心睡你的觉，玩个痛快，别错过机会。”他对他挤了挤眼，又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我今晚搞通宵。我在每条路上都派了人。弗里克斯一直要巡逻到阿脱里华亚附近，以防万一嘛。你走吧，睡个好觉。”

他又说了几句别的什么话，可能说的那些他不想大声说的话，是对着蓝眼人的耳根说的。最后两人哈哈大笑，笑后两人就分开了。萨洛梅纵身上马，带着二十个骑马的匪徒巡逻去了。蓝眼人朝着小教堂走去。教堂里人们都已早入梦乡，只有玛努埃拉还坐在凳子上，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在等候他。

二十一、纵情狂欢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几天，这对玛努埃拉说来犹如几个世纪。这是令人厌倦、使人伤心的几个世纪。要她适应和匪盗们住在一起这样的生活颇不容易。尽管蓝眼人对他的情妇越来越亲热，她却越来越想离开他。这种情绪还夹杂着她对将她带到这个深渊里来的蓝眼人的恐惧和害怕。

出于新的生活的需要，玛努埃拉不得不和一些住在教堂里的其他女人拉上了关系。这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友好关系，却也象是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她甚至也和住在其他地方的匪徒们的情妇拉上了关系。其中有个女人与她关系特别融

洽。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特别善良，而是因为她熟悉亚乌脱佩克。她在那里住过多年，常和玛努埃拉谈起她熟悉的那些人，谈起安东尼娅太太、皮拉尔，还谈起尼古拉斯，她对他特别了解。

“啊，玛努埃里塔，”那女人第一天和她交谈时就对她说，“您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觉得很高兴。因为您长得又漂亮、又讨人欢喜；也因为我很喜欢萨尔科，我的男人也喜欢他。但并不因此我就不跟您说，您跟他到这里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他把您安顿在有我们朋友的某个村镇、庄园或农场，那该多好。这样您就会觉得更安全，更高兴。可是，我的宝贝，您到这儿来可得吃苦了。我们这些女人已跟我们的男人走南闯北，打东击西，已不觉得什么苦了。相反，我们倒喜欢这样的日子，因为我们终究过惯了这样的生活。有时我们也亲自去冒冒险，倒也挺有意思的。有时分东西时，也有我们的一份。不错，有时我们也是够害怕的。有些日子，我们白天吃不到饭，夜里睡不上觉；我们的男人揍我们，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可我刚才已说了，这些我们都已习惯了，对我们已算不了什么了。可您是个姑娘家，一向娇嫩得很，成天躲在家中，有您妈妈照看着您；您的脸蛋又是这么嫩，身子骨又这么单薄，真不是干这号事的料子。说真的，我的宝贝，我真怕您会生病，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儿。这阵子您自己也知道，您很伤心。从您脸上也可以看出，您不很愉快，是吗？”

玛努埃拉没有回答，只一个劲地流着眼泪。

“可怜的姑娘，”那女人又接着说，“我在亚乌脱佩克两年前就认识您了。那时您是长得那么俊俏，那么端庄，衣著又是那么的整洁！您看起来真象个圣母。镇上商店里的几个西

班牙人和镇上那些模样长得标致的小伙子都挺喜欢您。当然，我也得坦白地跟您说，和那铁匠尼古拉斯相比，没有一个小伙子能比得上他。这小青年模样虽然长得不俊，皮肤是麦色的，没有风度，又是个印第安人，还是个手艺人，但人们说他很勤劳，手头上有积蓄，大家都很喜欢他。在这儿不能说他好，因为大家都怕他。只有他，这里的人谁也不敢碰一碰。因为他很勇敢，决不让碰。再说，他一无土地，二无牲口，什么也没有，这里的人就抓不住他。他虽有钱，但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只有逮住他本人，将他狠揍一顿，他才肯把钱交出来。可这样干不行哪。他警惕性很高，每次外出总是全付武装，还有不少伙伴同行，这些人也很勇敢。可这小伙子和您倒是天生的一对，姑娘。他早就爱上您了，这事大家都知道。我这是给您说的真心话。上帝保佑，可别让萨尔科给听见，他会把我眼珠给挖出来的。可这是真话。说实在的，萨尔科也是个好小伙子，挺讨人喜爱，打仗勇敢，钱也很多。可我要告诉您，他脾气不好。要是您这样伤心下去，他会生气，可能会……”

“可能会怎么样？”玛努埃拉很快地打断她说，“会打我吗？”

“嗯……您听我说，玛努埃里塔，他要打您也不难！他是很爱您，可我已跟您说过，他脾气不好……”

“那我倒要领教一番！”玛努埃拉回答道。继而她又痛苦地说：“不会的，他不会打我的。他干吗要打我？我有什么过错呢？”

“当然，您没有什么过错。相反，他是很爱您的。正因为这样，他就会耍坏脾气。他要是看到您还在伤心，兴许会认为您不爱他了。眼下您在后悔跟他上这儿来。这样下去，

他一时兴起会把您给杀了。我劝您要愉快些，得装个样子，让萨尔科看看，您很高兴。您得跟我们一起玩儿，小伙子跟您开玩笑，您也得忍耐着点儿。他们已经感受到您不喜欢他们了。总而言之，您得适应我们的生活。说到底，我的宝贝，您已经是萨尔科的人了。要是不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比如说，他给打死了，那您一辈子得跟着他，除非您有办法让他把您给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可那样一来，情况可能会更糟。人们可能会对您产生怀疑，您就得跟他们大费口舌。再说，萨尔科喜欢吃醋，您要是不在他身边，他就不放心。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会动武，会杀人。您就会后悔同他分开。因此，还是照我跟您说的那么办好。装个样子，争取大家的好感。”

玛努埃拉很容易地懂得，那女人说得有理。尽管要根据她说的那样生活，往后的日子是痛苦的、不愉快的，但她说的确实是真情实话，说出了自己的经验。她提出的理由也很难加以驳倒。玛努埃拉已经历过的和尚未经历过的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一时糊涂，是她盲目愚蠢的行动造成的。她仿佛已头朝下地往深渊跌下去，要往一边躲已办不到了，只好一直跌到底了。要想逃走也不可能。她象一只给网罩住的小鸟，也象一只被巨大的黑蜘蛛网网住的苍蝇。它越是挣扎着想往外逃，就越是给捆得紧。

一想到这里，玛努埃拉就象死了一样，全身的血液冰凉。她很想逃之夭夭，远走高飞，但接着又泄了气，感到一阵难言的灰心丧气。

要她装假！这是非常令人可怕的，但舍此却又别无他路。于是，她打算走这条路，完全改变她的行为，以此来欺骗蓝眼人，以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利用机会逃出他的魔

爪。那里的生活变化多端，充满冒险，土匪们可不一定老是待在那个匪巢里，也不一定老是钻在山窝里。他们有可能出发，经过某个城镇。于是，她就可以逃离虎口，求助于政府当局，请他们帮忙；也许能遇到尼古拉斯。他可能会同情她，搭救她。匪徒们对他很害怕，他又是这样勇敢，这样忠厚老实，这样地慷慨仗义。可以想见，由于玛努埃拉的思想深处发生了变化，随着对蓝眼人的形象逐步地笼罩上一层恐惧、甚至是仇恨的阴影，那年轻的铁匠的形象便渐渐地闪耀着新的红光。

对玛努埃拉来说，只要她说句真话，她就会说尼古拉斯比蓝眼人要强的多，也比所有的见到尼古拉斯就害怕的匪徒们强。虽说他模样长得并不漂亮，但他的心灵却非常美。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玛努埃拉已经懂得，和心灵的美相比，外表的美并不足取。那年轻、英俊的蓝眼人，过去她很喜欢，现在却使她感到害怕。

尼古拉斯只是个黝黑皮肤的印第安人，粗里粗气的工人，一双手又黑又大。他成天地围着皮围兜，站在铁砧旁，挥动着铁锤，熊熊的炉火照亮了他的脸。他是靠他极其诚实的劳动谋生的。她现在觉得，比起那些游手好闲，浑身沾满恶习，全身披挂着银饰衣衫的土匪来，他非常美，非常了不起，非常和蔼可亲。匪徒们的白银是通过杀人越货得来的。他们是一些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成天地提着脑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夜不安眠。他们通过狂饮烂醉、聚众赌博或其他一些无耻的寻欢作乐的办法，力图忘却内心的负疚。

要是能住在铁匠家，受到周围诚实的人们的尊敬，那样的生活该有多美，多甜蜜！他家虽然穷困，生活却是多么的平静与安宁！每天清晨就起来忙家务，这样的日子过得该有

多痛快！经过白天一天辛勤的劳动，晚间聊聊天，疲劳顿消，然后心安理得地进行休息，这样的夜间过得又是多么的惬意！忙了一天，然后坐在一张普通的但很洁净的桌子边，吃着烹饪得很好的美味的晚餐，亲切地抚摸着孩子们，聆听着年迈的母亲的嘱咐，畅谈着对未来的打算，心里充满着希望，这希望是植根于勤俭节约、艰苦劳动和高尚的品德之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充满幸福和光明的小天地。但它却已付诸东流，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她憧憬的这幅图画中，很快地、却又清晰而确切地出现了另一个人物的形象，它使玛努埃拉颤抖起来。那是她那甜蜜而善良的女友皮拉尔的形象，她好象已在默默地爱着尼古拉斯。玛努埃拉过去拿这一点常常和她开玩笑，奚落她……可现在呢？这个形象虽只是昙花一现地出现在她对自己早已远离的幸福生活的浮想中，却使她产生一种辛辣、痛苦的感觉。这是妒忌！这是醋意！

皮拉尔完全配得上过这样的幸福生活，而她这个不明智的女人当时还瞧不起这样的生活呢。尽管如此，她只要一猜想起皮拉尔和尼古斯可能建立的关系，她就会感到难言的不快。只有当她设想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因为尼古拉斯爱的是她玛努埃拉，不可能会爱上那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而他对玛努埃拉的爱情一定会因她的出走而变得更为热烈，这时，她才会平静下来。

自从上次和那个被她当为心腹的女人交谈后，在玛努埃拉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上述的想法。这种想法一旦出现，便固执无情地在她的脑海中萦回。这样一来，皮拉尔的形象就象恶梦一样对玛努埃拉紧随不舍，而原来的种种猜疑则象人们平时在浮想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竟变成了现实。因为玛

努埃拉这时已爱上尼古拉斯了。她是怀着绝望的心情发着狠心在爱他，她是在干不可能办成的事。因此，她虽然接受了那女人的劝告，要伪装自己，事实上她却做不到。她整天足不出门，比初来的那几天显得更加沉默不语，更加伤感。

蓝眼人终于生起气来。他大声地呵斥她：

“你要是这样愁眉苦脸下去，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玛努埃拉耸了耸肩膀。

可是，一天下午，蓝眼人高高兴兴地骑马回家。白天他和几个伙伴出去作了一次案。他在教堂门前下了马，就跑去看玛努埃拉。她总是关起门来一个人待在临时为她准备的卧室里。

“给你，”蓝眼人说，“免得你老是伤心。”他把一只装着成盎司金子的口袋放在她的手中。

“这是什么？”玛努埃拉不高兴地问。

“你自己看吧，”他说着就把金子倒在床上。

“这是一百盎司黄金，”他接着说下去，“是刚才带来给我的。明天再给我带来一百盎司。否则，我就砍下那法国人的脑袋。”

“什么法国人？”玛努埃拉惊恐地问道。

“是伙计们一直追到查尔科附近才给我搞来的法国人。你想一想，这个地方都快接近墨西哥城了。他很有钱。要么他给钱，否则就给命。他家眷已送来一百盎司。可要是不给五百盎司，就别想活着回去。眼下我们每十二小时只给他吃一张薄饼。”

“天哪！”玛努埃拉惊叫起来。

“怎么啦，害怕了么，你这个女革命家？别装得那么进步了，怎么反而不高兴了！你应该高兴，有了这笔钱，我们

就成了富翁了。当然，我得分给伙计们一点，但大部分是我们的。往后，我们可以慢慢地设法离开这里，因为马上走不行。然后我们去莫雷利亚，或者上塞卡脱卡斯，或者就到别人不了解我的地方去。在那里我可以开个小客栈，或者买下一个小畜牧场。看你这个样子，你是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可你当初是答应过我的！”

玛努埃拉好象没有领会他对她的责备。她只是无动于衷地看了一眼黄金后说：

“听我说，萨尔科，即使你不再给我弄钱来，我也要请求你放了这个法国人。你说他每十二小时只吃一张薄饼？”

“嗯，”蓝眼人听到她提出的问题感到吃惊。

“那我请求你，”玛努埃拉接下去说，“让他吃好一点。然后，即使他不再给你钱，也放了他。”

“你说什么？”蓝眼人兽性大发，声嘶力竭地说。“你疯了吗，玛努埃拉？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知道每个落到我们手中的有钱人要拿与他体重一样重的黄金来才能赎命吗？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我才派了伙计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个有钱人搞到这里来了，让他拿钱来，好让我们的钱包里装满金银，你可以替自己添置首饰，丝绸衣服和其他的物品。可你现在却流露出这样的感情，提出这样的要求来。您一定还不了解我是怎么样的人，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真是好人，玛努埃里塔，你是跟着一本正经的好人长大的。可当初你是了解我的。你要是认为不能适合我的情趣，干吗你要离家出走？那时你已知道我是什么人了，也知道我给你的首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大惊小怪？难道你是来这里给我们布道说教的吗？那你是白费时间，反使我感到讨厌。说实在的，我已忍受不了你那一

套，受不了你对我伙伴们的那种轻蔑的神情；我忍受不了你的眼泪，听不惯你唱的那套高调。几天前，萨洛梅、弗里克斯和‘大灰狼’就跟我说起过，我不该将你带到这里来，说你会给我们带来灾殃。我正是由于对你的爱，才受到他们含沙射影般的责备。为了让你高兴，我不惜我最好的伙伴们的生命，搞来一个有钱人，从他身上挤钱给你。给你挤很多的钱。可你却说出这样的傻话来！说真的，玛努埃里塔，我可忍受不了啦。要是你的想法与我不同，当初你为什么不嫁给那个阿脱里华亚的印第安人？他可不是强盗嘛！可你要是跟上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么适应我的生活，要么就去死，玛努埃拉。”蓝眼人张大着眼睛，压低着嗓门，一只手放在手枪柄上，朝那年轻女人走去。

见到他那暴怒的样子，玛努埃拉发起抖来。

“可我只是想，”她胆怯地说，“不要因为我就把这个外国人给杀了。……我也是为你着想，只为你好，……我怕你会犯罪。”

“哼，犯罪，”蓝眼人气得脸色铁青，操着鼻音说，但比刚才好象消了点气。“你说犯罪，别当傻瓜了！你以为我这是第一次宰这号兔崽子！怕什么，这法国人，就是不要他给你钱，他也得去阴曹地府。你知道吗，你这个天真的女人，那些有钱人一旦落到我们的手中，就属于大家所有了。那个法国人就是我想放了他，你以为其他人会让我这么干吗？要不，他们这一份钱又由谁给？”

“好啦，我们就不谈这事儿吧，”玛努埃拉害怕地说，“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萨尔科，我不说了。”

“这就对了，”土匪说，“往后你得小心点！这阵子我们是得抓紧时机好好干。你把金子放好，别声张。往后别再唠唠

叨叨的，也别哭闹了，叫人烦心。”

蓝眼人刚一说完，就听到一阵喧闹声。有欢笑声，也有吉他声。接着，萨洛梅·普拉圣西亚、“干柴棍”、“老虎”、里纳雷斯等匪首和二十余个匪徒走进小教堂来。他们看来心情很愉快，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萨尔科，”他们嚷嚷道，“眼下你成了富翁了。兄弟，我们来跳个舞，好让你从亚乌脱佩克搞来的那个小娘们也乐一乐！她都快给闷死了。”

“喂，黑人，把她拉出来，让她出来跟我们一起跳华尔兹舞，跳波尔卡和乔蒂士舞！”

“出去吧，玛努埃里塔，当心，可别让我的伙伴们不高兴。”蓝眼人拉着那女人的手。她就象上屠宰场的牛羊一样被拉了出来，脸上还装出一付笑脸。

“我在这里呢，兄弟们。我那小娘子就在这里，她这就去跳舞。”

“小娘子，”萨洛梅一手提着一个酒瓶说，“快陪我们跳舞去。这场舞会是庆祝你的心上人萨尔科的丰功伟绩才举行的。前天他把那个法国人用棍子给狠狠地揍了一顿，就给挤出来这么些盎司的黄金来。你已经藏起来了吧。来，好姑娘，让我们来干一杯，乐一乐……快上这儿来吧，别在那里象‘圣星期五的孤单的圣母图’中的圣母一样伤心难受。”

“对，对，”蓝眼人说，“我们这就来安排舞会，准备白酒。我立刻就带玛努埃拉来。我的心肝，你快穿戴起来嘛。打扮得漂亮一点，好跳舞去。我一会儿来带你去。”

“萨尔科，你真会吃醋呀，”萨洛梅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带着开玩笑的腔调说，“你真爱吃醋。你是知道的，咱们哥儿们之间可不兴这一套。眼下你忸忸怩怩的，我们还好

说。可不能老是这样，兄弟，老是这样就不行了。”

玛努埃拉发起抖来。这一切对她说来都成了新的危险。剩下她一人的时候，她就叫那心腹女人来。名义上是帮助她进行穿戴，其实是想跟那个心腹女人谈谈心。

“那个关在这里的法国人是个什么人？”她问道，“您对他一无所知吗？”

“怎么会一无所知呢，”那女人回答说。“您对此事不了解，我倒觉得奇怪。那法国人就被关在庄园主家的那个地窖里，每天要揍他一顿，好让他叫家里人送钱来。他家在墨西哥城。人们说，他家已拿来了一袋金子，就在萨尔科那里。有个外号叫‘黄脸皮’的人看守着他，跟看管别人一样。”

“这么说，除他以外还有别人罗？”玛努埃拉好奇地问。

“当然还有，”那女人回答说，“有个西班牙人，是个商店的老板；另外还有个老头子，很吝啬，成天叫苦。除了这二人外，还有几个被绑架的人，可都只能拿出一、二百比索的。有总比没有强嘛。”

“我能去看看他们吗？”

“当然可以！如果萨尔科能带您去，就最容易不过了。不过，您太娇嫩了，看了会难过的。”

“我不难过，”玛努埃拉坚决地说，“我已变了，我要听从您的劝告。”

“啊，太叫人高兴了！”那女人叫了起来，“这样你就会受用不尽。您往后会知道的。”

这时，蓝眼人来了。玛努埃拉请求他，带她去被绑架的人那里看看。

蓝眼人吃惊地看了她一眼。

“你，你想去看关在那里的人？你怎么啦？”他说。

“没有什么，”玛努埃拉回答说，“我是想向你表明，我生活在这里既不感到悲伤，也不再感到不愉快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当初为了你而决定离开家，抛弃亲人，就是因为我已决定，不论你上哪儿我都跟着你，与你同甘苦共命运。”

“这就好了，姑娘，这样我才喜欢！前一阵子你确实叫我不高兴。可是，既然你是假装的，既然你还是象我当初想象的那个样子，现在我实在感到十分幸福。我这就带你去看看这些行尸走肉一般的人。你别可怜他们，他们可有钱呢。他们可不象我们这样提着脑袋干。”

玛努埃拉这时已为参加舞会梳妆打扮好了。尽管她面色苍白，形容消瘦，模样还是十分动人。蓝眼人将她带到几间地下室里，那是临时作为关押被惯匪们绑架来的人们的牢房。

在那扇唯一能关闭的门的门口站立着二十个匪徒。他们都手执毛瑟枪、手枪、大砍刀和匕首，守卫着门。大家都肃静无哗，脸上还蒙着遮脸布。

那几间当年用来储藏甜面包的巨大地下室，在庄园主时代被称为“布尔加尔”。幸亏这时角落里点了一盏油灯，否则，就会漆黑一团。就在油灯的两边，脏污不堪的破席子上躺着四个被捆绑着手脚、蒙住双眼的人。要不是他们时而因痛苦而翻动一下身子，或断断续续地发出一阵阵哭泣声以表明他们还活着，那人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是死人。

“瞧这法国人！”蓝眼人将玛努埃拉带到一个角落里，用手指着一个灰白色头发的老年人说。法国人的双目被紧紧地蒙住，已是气息奄奄了。在他身边交叉地放着两根木梁、套牲口用的绳索、长矛和其他刑具。还有一瓦罐水和一瓶白酒。

“前天我们给这个该死的法国佬狠狠地揍了一顿，才给了这么几盎司的黄金。如果他不再给钱，那就对他更狠。他

还不知道卡脖子、拔手指甲和脚趾甲的滋味呢。他会知道的。”

他大声说的这最后几句话给这不幸的法国人听到了。他想坐起来，用微弱的乞求的语气说：

“听我说，先生，看在上帝分上，杀死我吧，我受不了啦，打死我吧。”

“不行，还不行，你这个吝啬的老东西！叫再拿四百盎司黄金来！要不，有你瞧的！”

“我没有黄金了，”那不幸的人说，“我并不富有。我有妻室，又有儿女，谁也不肯借钱给我！……我没有黄金了，没有了！您们快打死我吧！”

“我们走吧，”玛努埃拉快要昏过去了，“他要是没有钱，您们就打死他吧。”

“不行，”蓝眼人狞笑着说，“都是这么说的：绝望了，想死。可是，生命总是可贵的，最后他们还是松了口。这家伙明天就会让家里把我们要的钱送来。已经通知他家，他也把这里的情况写信告诉家里了。”

“天哪，”玛努埃拉全身颤抖着，“可政府不派军队来追剿您们吗？不派军队来救他么？他们的家属不会去报告吗？”

“噢，不会的。他们家属害怕我们会杀死他们，不敢去报告。政府也不会派军队来清剿。即使来了，也奈何我们不得。你还不知道吧，玛努埃里塔，我们相当强大，也很安全可靠。对我们目前干的事谁也不敢哼一声！……我们还是跳舞去吧，他们已经在等我们了。你得跟谁都跳，要高高兴兴地跳。别让大家说我爱吃醋，别让我们弄得不愉快！”

玛努埃拉急急地走出地下室，脸色发青，全身抽搐，眼珠快从眼眶中跳出来，害怕得都快发疯了。尽管她很害怕这

次舞会，但比起看到那些被绑架者的情景来，后者使她感到更为可怕，更令人作呕。

由于舞场设在庄园旧居的几间较大的房间里，离地窖不远，他们二人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就到了舞厅。舞厅内灯烛辉煌，烟雾腾腾。匪徒们聚集在一起，尽情地作乐。

几支大曼陀林琴和吉他演奏着波尔卡和华尔兹舞曲，人声喧嚷。需要指出的是，匪徒们对诸如"哈拉贝"这样的民间舞曲不很喜欢。有时他们只作为一种点缀，或别出心裁，跳一跳民间舞。匪徒们这样做也有其目的，他们故作正经，实际上却大出其丑，令人作呕。

当玛努埃拉和蓝眼人走进舞场时，突然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叫喊声：有的高呼万岁，有的大献殷勤，有的诅咒，有的谩骂。百来张烂醉如泥的匪徒的嘴发出一片淫荡的声音。这时，所有的有名气的匪徒都聚集在那里，全身都装饰着白银，还带着花枝。有的唱着淫秽的歌曲，有的搂抱着作为他们舞伴的下贱女人。玛努埃拉全身战抖起来。蓝眼人挽着她的手臂的手才一松开，那凶相毕露的、高大的穆拉托便朝她走来。她感到厌恶极了。他半个脸还缠着绷带，但一张大嘴巴还露在外面，里面是一排又白又锋利的牙齿。上排两只犬牙突露在外，仿佛会把下嘴唇咬碎一般。他也是全身装饰着白银，好象企图在这方面胜过他的伙伴们。

"现在你该和我跳舞了吧，小娘子，"他用他那又粗又大的手抓住玛努埃拉那又白又嫩的手臂说。

玛努埃拉身不由己地恐惧地往后退了一步，她想跟着蓝眼人，躲在他身边。但穆拉托嘻皮笑脸地一直跟着她，用他那强壮有力的手臂围着她的腰部并对蓝眼人说：

"萨尔科，瞧你那婆娘的模样，见我就跑，不想和我跳

舞。你得叫她跳！”

“啊，这是怎么啦，玛努埃拉？为什么不愿跟我的朋友‘老虎’跳舞？我早跟你说过，你要和大家跳。你来这里就是跳舞的嘛。”

玛努埃拉只好依顺。她苦笑着，任那个厚颜无耻、其丑无比的魔鬼随意摆弄着。

“哈哈，”他把大帽子往后一推，继续紧紧地、神经质般地围着玛努埃拉的腰部大声地说：“我早就说过，一定要将您痛痛快快地抱个够！眼下您和我这个男人在一起，正好高高兴兴地跳一个乔蒂士舞！”

玛努埃拉几乎是紧闭着双眼，让那个“希克罗贝”①式的魔鬼任意摆布。他张着露在外面的唯一的一只眼睛，真想一口将她吞进肚里。他喘着粗气，喷出的酒气熏了她一脸。匪徒们看到他们俩，一个象一只发了疯的猛兽，张牙舞爪；另一个象一只被猛兽捕获的小动物，纤弱无力，俯首就擒，便大声地说：

“喂，‘老虎’，可别把这只小母鹿给吃了啊！”

“老虎”在那脏污不堪的舞厅里转了几个圈子，把五十对醉醺醺的匪徒和妇女撞得东倒西歪。然后停下脚步，俯下身，紧紧地握住她的一只胳膊，用淫声淫气的腔调对她说：

“小娘子，自从见到您和萨尔科来这里后，我就喜欢上您了。我已叫‘黄脸皮’的老婆‘母狐狸’向您转告这个意思。当然，我不是想您马上答应我，而是让您知道我的心意。不知她有没有跟您谈过。”

玛努埃拉没有回答。

“如果她还没有跟您说起过，那我现在坦率地跟您说明

① 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力大无穷。后被俄底修斯智胜之。

我的意思。您一定会喜欢我的。"

"我……"那年轻女人惊叫了一声。

"是您，"老虎回答说，"往后您会知道，萨尔科是个朝秦暮楚的人。他总有一天会跟对待别的女人一样，对您不好。我在等着您，我的心肝。当您发现他欺骗了您，您就会想起我来。那时，您会知道我'老虎'是什么样的人。您现在不了解我，也不了解萨尔科。您不要看到我脸上缠着绷带就害怕。这正是为的您啊！"

"为的我？"玛努埃拉又惊奇又害怕地问。

"是啊，就为的您。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在阿尔普耶卡让几个美国佬给打伤的。他们最后也给我们打死了，是我打死的。妈的！当时是我在跟他们干，萨尔科却在抢夺几个箱子。其中一个美国佬用手枪打了我一枪，差一点挖去我一只眼睛。最后他也给打死了。和他一起来的那些男人都统统给报销了。可是，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萨尔科根本没有帮我们的忙。只是等到对方的人都倒在地上快咽气的时候，他才赶来，把他们一个个都打死，连妇女和孩子都没有放过。是的，上帝，情况真是这样。萨尔科是个贪心不足的人，是个孬种。他拿走了所有的金银首饰，送给您，却只给我们留下一些毫无用处的衣服。这些衣服有什么用呢？都是一些燕尾服，西装上衣，旧的长袍和几件妇女的时装。萨尔科等我们打了胜仗后，就尽拣好的拿。他真有两下子，会捉耗子的猫不叫！后来，我见到您后，我就说，这一下好了，有人和我配上一对了。萨尔科你就拿你的首饰吧，可得把小娘子给我留下。这样，我们谁也不吃亏。"

玛努埃拉好象在做一场恶梦，她感到快要倒下去了。刚才"老虎"所表露的蓝眼人的种种丑行，诸如他如何残杀妇女、

孩子和行将死亡的人们，以及“老虎”对她的种种威胁，这一切她都感到无力对付，缺乏决心和毅力。她原来以为，他们都是一些单纯的盗贼，实际上却是一些来自地狱的魔鬼。她已被打入地狱了。这时，她能逃走该有多好！就是能死也行！她一言不发，全身象瘫痪了一般。这时，“老虎”那又粗又哑的声音使她从这种状态中惊醒过来。他问她：

“怎么啦，美人儿？听了我的话害怕了吗？萨尔科没有跟您讲起过他的‘丰功伟绩’和他的‘英雄行径’么？我敢打赌他没有讲起过。那么您也该知道知道。同时，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话也该考虑考虑，答应我的要求。您早晚总会落到我的手中。”

“可您认为萨尔科会同意吗？”玛努埃拉气急败坏地说。

“管他同意不同意，小娘子！他不同意又怎么样？您以为我怕这兔崽子？您要是接受我的求爱，您只要说一句话，我马上就打死他。这样一来，您也永远自由了，……要不，我就等着。往后的事您就等着瞧吧。”

“可我得把您说的话告诉萨尔科，叫他好有所防范。”

“跟他说吧，美人儿，跟他说吧，”“老虎”带着轻蔑的神情奸笑着。这笑声表明他已下了决心。“萨尔科早了解我的为人了，”他接着说，“您往后将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您爱上的萨尔科，您以为是个男子汉，实际上是个瘪三。您快把我说的话告诉他吧，这样可以速战速决。我会让您满意的，我等待着。”

玛努埃拉胆颤心惊地坐了下来。看来一场灾难在所难免。“老虎”不惜一切代价想挑动她，以借机杀死蓝眼人。这样看来，她是注定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了。这情景多么可怕！玛努埃拉真感到死到临头了。

她怀着伤感的心情寻找她的情人。后者虽然也使她产生恐惧，但她认为还是她唯一的靠山。她已看见他朝她走来，皱着眉头，表情冷漠，脸色气得发青。玛努埃拉以为他在吃"老虎"的醋，心想她害怕的那场搏斗的时刻终于来临。

可是，愤怒得快要发疯的蓝眼人却脸带讥笑地对她说：

"我已经知道你这些日子为什么这么伤心、为什么感到这么厌倦的原因了。已有人对我说过，你别想再折腾我了，你这个坏女人！"

"可这是怎么啦？是怎么回事？他们对你说些什么啦，萨尔科？"听到他的话后，玛努埃拉觉得又惊又惧。

"是'母狐狸'对我说的。她说你后悔了，后悔不该跟我来；还说你发现当初并不爱我……她说你爱的唯一的男人就是那个印第安铁匠尼古拉斯。你抛弃了他，感到很遗憾。她还说，你与'银装人'一起生活不舒服。只要一有机会，你就会弃我而逃。"

"可我没有说过……"她战战兢兢地打断他的话说。

蓝眼人没有让她说完。

"说过的，是你跟她说的，你这个虚情假意的女骗子！你别想赖了。是我轻信了你这个女圣人，上了你这个专要金银首饰的时髦女郎的当！这是我的过错。可是，你瞧，"他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死劲地往里捏，"对我你可别想戏弄，懂吗？你既然已对我离心离德，马上就有你好看的。至于那印第安铁匠，我一定效劳，将他的脑袋奉献给你，让你烤着吃。然后，你自己也得死，免得让你活着再戏弄我。"

玛努埃拉几乎连向蓝眼人求情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萨尔科，请你带我离开这里，我病了……"

"我不带你出去，你死去吧！"蓝眼人又迸发出一阵暴怒。

他的话还未说完，便在舞厅门口出现一阵嘈杂声。几个长途跋涉的匪徒，满身灰土，衣著零乱，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打听萨洛梅·普拉圣西亚、蓝眼人和“老虎”等匪首在哪里。

萨洛梅和其他匪首迎了上去。

“有什么情况吗?”萨洛梅问道。其他匪徒均在他的周围围成一个小圈子。这时，乐队自然停止了演奏，舞会也中止了。

“有新的情况。”新来的人们中的一人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跑了十西班牙里路前来向您们报告：有个叫马丁·桑切斯·查戈阳的，是阿亚卡比斯脱拉人。他带了一支四十人的队伍，袭击了胡安·埃尔卡秋皮和他率领的二十个伙伴，把他们都吊死在卡萨萨诺的丛林里了。”

“什么时候?”惊魂未定的匪徒们齐声地问。

“是昨天晚上十点左右发动袭击的。胡安他们正埋伏着，等待一批货物的到来。这时，马丁·桑切斯对他们发动了攻击，将他们包围起来，只逃出五、六个人。他们来找我们，身上都挂了彩，不能来这里了。”

“可是……怎么搞的，这些小伙子都没有还击吗?”萨洛梅问。

“还击了。只是对方人多，武器又很精良。”

“他们事先没有得到情报吗?”

“这点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我认为人们都在向着马丁·桑切斯，不肯帮我们了。”

“看来我们有必要替我们的伙伴们报仇。同时，也向人们示示威，别让他们全都反过来对付我们。明天清晨我们全体出发，分散行动的那些伙伴也让他们和我们会合。我们一起找马丁·桑切斯去，看他有没有能耐，象对付三十人一样

来对付我们五百号人。"

"那么关在地窖里的人怎么办？"

"这些人统统打死他们，"萨洛梅说，"我们干吗还给自己找麻烦。'老虎'，你立即去打死他们。"

"我说萨洛梅，""老虎"抢上一步说，"这事儿最好让萨尔科去干，他最善于向死人开枪，"他轻蔑地说。

"向死人开枪？是你说的，'老虎'？"

"是我说的，你就只会向死人开枪！""老虎"说，"你还记得阿尔普耶卡那一仗么？"

"那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我同时会不会打死活人！"蓝眼人脸色气得铁青地说。

"好了，好了，"萨洛梅出来打圆场，"别争吵了。打发一下这么几个囚犯谁都行。可得在天明之前把他们干掉。把这个命令告诉'黄脸皮'。我们就出发。舞会到此为止。"

"噢，还有一个消息，"新来的人又说，"今天上午在亚乌脱佩克，人们给萨尔科带来的那个姑娘的妈妈举行了葬礼。"

这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尖叫声，在场的人们都回过头去。

"我的妈妈呀！"玛努埃拉叫了一声就晕倒在地。

"可怜的姑娘！"女人们听到象雨点般落下来的接二连三的坏消息，早从酒醉中清醒过来了。

"萨尔科，快把她扶起来，带她一起走，叫她安稳点。否则，她会妨碍我们的行动的。"

蓝眼人在几个妇女的帮助下，扶起玛努埃拉，将她背到小教堂里，让她倚身坐在床上。她看起来象只剩下一口气了。这女人的身子骨本来就很单薄，这桩桩事情刺激着她的心，她感到伤心，感受到种种危险和威胁，她的心境越来越暗淡。她象发了呆一样，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地哭泣着。

这时的蓝眼人也是千头万绪。他既恨“老虎”，又对尼古拉斯心怀嫉妒。与此同时，他却越来越爱玛努埃拉了。但最近了解到的一些消息却与他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再说，他得立即出发，因此，他已一筹莫展。

他象一只被关在笼中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打转。他一会儿叫女人们来侍候他的情妇；一会儿又命令手下的匪徒们准备行装，收拾箱笼；一会儿又坐到玛努埃拉倚身而坐的床沿上，注视着她。他的目光，人们很难辨别出是爱，是恨，还是另有什么罪恶的企图。一会儿他又在教堂内踱起步来，口中骂个不休。

最后，他走到那姑娘的身边，用冷淡的口气说：

“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哭了。快作好准备，明天离开这里。你帮助我收拾一下行李。金银首饰要保管好，这是你最要紧的东西。”

“我们这里死了什么人，”他看到玛努埃拉哭得更伤心了，又接下去说，“可不象你这样伤心、痛哭。……人总是要死的嘛。再说，你母亲年纪也大了，也够叫人讨厌的了。你给她祈祷一番，不就完事了。往后也不要再去想她了，你那印第安人一定会把她给埋葬掉的。他会占了你家的果园，然后由他来支付丧葬费。往后会轮到你来安葬他。你不用担心，你有机会在他的坟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的。”

这一番话充分表明，玛努埃拉曾经把他看作男子汉的这个匪徒蓝眼人却原来是个毫无人性的恶棍。他幸灾乐祸，在她感到最伤心的时刻他还侮辱她，还诬蔑那个慷慨大方的好人。一定是那个印第安人怀着毫不利己的精神为那可怜的老太太送了终，入了土。

尼古拉斯和皮拉尔，这一对人物的形象老是在她的头脑

中出现。她觉得这两个年轻人是多么的伟大与崇高！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出现却使她内心因嫉妒而受到可怕的折磨，使她感到难言的羞愧。因为比起他们来，她觉得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卑鄙的魔鬼。

不过，她虽然内心受到这般的折磨，她虽然已经堕落，已经受人蔑视，但只要一想起尼古拉斯，她就觉得眼前一亮，就觉得在那到处漆黑一团、充满未知的恐惧和危险的可怕的茫茫黑夜中她还有一线光明，以资安慰。她终于从床上坐了起来，吞声饮泣地开始准备起行李来。她感到她的心已经死了。

二十二、马丁·桑切斯·查戈阳

现在我们来交代一下，那个胆敢在强盗的势力范围内吊死二十个匪徒，并搅得匪徒的大本营六神不安的马丁·桑切斯·查戈阳究竟是什么人。

马丁·桑切斯·查戈阳这个名字对索奇曼卡斯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因此，听到说起他的名字，倒不觉得惊奇。令人惊奇的是他的所作所为：把二十个土匪吊死在特特尔辛科的丛林里。也就是说，吊死在被恐惧和罪恶笼罩着的那个地区的中心。

那么，这个人是谁？难道他是个政府行政长官，依靠法令和治安部队，动用国库的资金和所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力量来达到他的目的？不是的。马丁·桑切斯·查戈阳和萨洛梅·普拉圣西亚、蓝眼人和在本书中出现过的其他匪徒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历史人物。他是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是个庄稼汉，从未当过军人。他一向反对暴力，从不卷入多年来震

撼全国的内战。因此，他隐居在乡间，甚至还有些胆小怕事。他一心一意地在一个小农场里经营农业。农场座落在阿亚卡比斯脱拉附近，离莫雷洛斯的库奥脱拉不远的地方。

可以说，马丁·桑切斯是个十足的好人，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宁死也不肯做有辱他的名声、有损家族和亲友们威望的事。

生活在那样动乱、腐败的岁月里，不少乡下的百姓都被卷入革命的旋涡中。有的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干犯罪的勾当。马丁·桑切斯抱着洁身自好的态度，不卷入世间的纷争，确非容易。凭着他那左右逢源的本领和强有力的行动，他仍能保持清白。尽管那些参加党派的人不信任他，怀疑他，他仍是感到心安理得，深居简出。在他的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协助下，经营着小规模的农业。

马丁·桑切斯已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已年过半百，却身强力壮。这只有生活在乡村和山区的人才有这样好的身体，因为那里空气洁净，食物新鲜，再加上体力劳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尽管他已是个五十开外的人，却仍然精力十分旺盛。

他个儿不高，细细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圆脑袋，倒也甚为得体。腰圆背宽，双臂强壮有力，两腿弯曲有劲。这一切表明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也是个好骑手。他长着一双小而有神的绿眼睛，鹰钩鼻，皮肤黝黑的脸显得很端正，薄片嘴的嘴角往上翘，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不很宽阔的前额，加上剪得短短的几乎是卷曲的头发，使他的脸盘有点象猫脸。他整个人的模样有点象一头豹子。

这个在热带地区曾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的模样就是如此。在那肥沃、富饶的土地上骚扰多年的匪患之所以能得到肃清，

主要应归功于他。

我们已谈到，马丁·桑切斯正无忧无虑地从事农业劳动。一天，他和她的妻子不在家，大股土匪突然来到他的农庄。马丁那年老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儿子英勇地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老人和马丁的一个儿子被杀害，全家被抢劫，房子被焚毁。这个正直的庄稼汉全部财产被洗劫一空。

当马丁·桑切斯从墨西哥城回来时，发现住房已成一片焦土，在废墟上躺着他父亲和儿子的尸体。由于其他几个儿子也已经受伤躲藏在山上，未能回到农庄，因此，连尸体也无人埋葬。这情景是多么的恐怖！这真是一场毁灭性的破坏。

马丁的妻子又恐惧又伤心，疯疯癫癫了好长一段时间。马丁·桑切斯则一声未吭。他去山上寻找他的几个儿子，与他们一起埋葬了死者的尸体。然后，离开了那已变成瓦砾堆的农庄和被焚毁了的庄稼，带着妻儿来到了阿亚卡比斯脱拉镇。他想那里可能安全一些。

这时，他变卖了仅有的一点余产，用积蓄起来的钱购买了武器和马匹，可用来武装一支二十人的队伍。

等他几个儿子伤愈后，他给他们配上武器。还找来几个亲戚谈了谈，让他们也下定决心和他一起干，并答应发给他们津贴费。这一支小小的队伍准备停当后，他就去莫雷洛斯求见县长，向他表明他即将投入剿匪斗争的决心。

县长一方面赞扬他的决心，一方面也向他指出那样做将会遭到极大的危险。马丁·桑切斯回答说，他已完全下定决心，要为他的事业捐躯。县长见此情景，便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答应将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任命他为公安部队的队长，让他以此身份去清剿土匪。同时，要求他抓住土匪后，要依法进行处置。

马丁·桑切斯受命后，就带领他的小股队伍出发了。当时他心里明白，他身单力薄，以这样的兵力去和人数众多的在莫雷洛斯、亚乌脱佩克和霍纳卡脱比克一带作案的土匪部队进行正面交锋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进行纯属策略性的战斗，只对小股土匪发动攻击，以夺取对方的马匹和武器，壮大自己的力量。

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昼伏夜战，收买了一些土匪的暗探，狠狠地干了几天，终于逐渐地击溃了若干股土匪，并将夺取的武器、弹药和马匹，武装了自己。

当时一般人都灰心丧气。他们害怕土匪；不少人还和土匪有勾结；某些原来和土匪有瓜葛的地方政府还对马丁他们采取敌视的态度。对这一切马丁都要展开斗争。由于士兵们薪俸很低，却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和匪盗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被俘落入匪徒手中，还要受酷刑、遭杀害，因此，士兵的士气也不高。对此，马丁也要进行斗争。这样一来，马丁·桑切斯每天都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是他渴望复仇的心情给了他巨大的力量，成了他行动的动力。

起初，他只为报私仇，后来，慢慢地在他的胸膛里积聚了众人的仇恨，在他的心灵中确立了清算匪徒们犯下的桩桩罪行为众人报仇的思想。强盗们所欠下的每一笔血债都在他的头脑中有一本帐；孤儿、寡妇、父母亲的每一滴眼泪都象存积在铁罐里一样聚积在他的心中。他由为报家仇的人变成为报公仇的人。他成了象林奇①法官那样，出身虽不高雅，却对敌人心狠手硬，毫不留情。他成了匪徒受害人的忠实代表。

他心里已消除了恐惧感。他坚信他的正义事业，决心为此而牺牲生命。他已横下一条心。同时，在感情上也消除了

① 林奇（1736—1796）美国著名法官。

对匪徒的任何同情心。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就是他殊死决斗的法则。

强盗们很凶残么？他对他们也同样地凶残；匪徒们在制造恐怖么？他也打算对他们这样干。这将是一场可怕的、残酷的、不停顿的战斗。

谁将取得胜利，尚难逆料。但马丁·桑切斯将紧闭双眼，铁下心，怀着复仇和伸张正义的心情，紧握出鞘的宝剑投入战斗！

匪徒们该发抖了，那"毁灭天使"终于下凡了！只有那长着钢铁般的长喙和巨爪的山鹰才能对付那贪婪、肮脏的野禽。马丁·桑切斯是社会公愤的化身。

二十三、袭　　击

卡拉弗拉是旧时墨西哥城到莫雷洛斯的库奥脱拉的马车路中间的一个客栈，是个供车、马、行人休息的闻名的歇脚地，同时，也是个有名的进行伏击的地方。伏击一般不在客栈内部，而是在离它两边不远处进行。当时，这样的伏击战时有发生。原因是那里道路弯曲、险恶，又靠近茂密的森林和悬崖，这为匪徒们的隐蔽、埋伏和逃窜提供很大的方便。因此，每当坐马车来的旅客或脚夫们来到卡拉弗拉，就害怕得手划十字，心跳不止。这地名本身①就够叫人寒心的了。在殖民时期，有一个著名匪盗被阿柯尔塔达的军队正法后，头颅钉在路边树上，卡拉弗拉的名称，也许因著名匪盗的头颅而得名。被钉在树上的头颅可能很多，但墨西哥民间却常常把复数名词从简改成单数名词。

① 卡拉弗拉，西班牙文的原意为"骷髅"；"头骨"。

那地方实在是险恶可怕。人们只要见到那一排排黑洞洞、闹哄哄、凄凉凉的客栈的破旧房子，就会感到害怕，感到不愉快。

三个月后的一个秋天的傍晚，夕阳已西斜。客栈前集结着一支四十人的骑兵部队，整装待发。他们的衣著有些怪异。黑色上衣上的钢制衣扣也涂成了黑色；下身穿黑裤子，足登黄皮大马靴，钢马刺；窄边的黑帽子上只有一条白色的飘带，上面印有“公安”二字。说到他们的武器，是斜背的毛瑟枪，马刀的黑色的刀把上包着纯钢。每个士兵的腰上还缠着一条装满子弹的子弹带。马匹精良，几乎都呈黑褐色。马鞍和其他马具也都很简易，未加任何装饰。黑色的斗蓬捆扎在马屁股上。

所有的士兵看起来都很年轻，身强力壮，英姿勃勃。只是他们的衣著和装束却给人一种凄凉和恐惧的感觉。尤其当他们出现在卡拉弗拉客栈这样的地方，出现在人们容易大惊小怪的时刻，这样一支肃静无哗、脸色阴沉的骑兵部队出现在那荒无人烟的小山边，人们真以为是阴兵来了。

那看起来象队长的人站立在地，一手按着马笼头，目光注视着道路尽头的地平线上，一定是等待着什么人的来临。他的装束与士兵们相同。只是脚穿黄色小羊皮靴，肩上披着一块黑色的披肩。

不一会儿，从客栈里走出一个上了年纪的衣冠楚楚的人。他朝队长走去，问道：

“还没有来，堂马丁？①”

“没有，连影儿也没有见到，”他回答说。

那队长就是马丁·桑切斯·查戈阳。那支部队就是他带

---

① 西班牙语国家的人名前加“堂”字有尊称之意。

领的。他们根据队长的旨意，都身穿黑色军服，未带任何装饰，以示对"银装人"的仇恨。出于同样的目的，马丁决定，士兵们带的帽子也不是宽边的，而是窄边的，同时不带任何金银丝带。

马丁·桑切斯对所有带着镶银帽子的人都十分憎恨。由于他对带有这样帽子的人都很怀疑，因此，那一带的人们为了避免被怀疑，都带一种黑色的未加装饰物的帽子。这几乎已成了一种风尚。

不过，这时的马丁·桑切斯还远远没有被匪徒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所畏惧。他怕被击败，每次行军、出击总是备加小心。用他的话说，还在"婴儿学步"。他已经吊死了相当数量的匪盗，也多次遭到指控，说他超越了权限，干了不该干的事。上面我们已经讲到，他逮住匪徒后，只能将他们押解给法庭处理。对这样的指责，马丁·桑切斯回答说，他只是将那些作战时已被打死的匪徒吊在树上，以儆效尤。

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他是抓到匪徒后，立即就地正法。当时他只有四十个决心奋战到底的士兵，事实上也没有充足的力量能将抓到的匪徒押解到法官那里去。

刚才那个和他讲话的人，其模样看来有点象富有的庄园主或商人。看到他们等候的人还未来临，他就对马丁说：

"堂马丁，既然这几位先生不来了，而您也没有别的事，那我们就上路吧。天已经不早了。要不，我们就不能在天黑前赶到莫雷洛斯。再说，货物已经提前运走了，我怕会出事。"

"我觉得，"马丁回答说，"在这一带不用担心。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可这堂尼古拉斯真叫我有些放心不下。他到现在还没有来，一定出了什么事了。他来信说，

今天大清早就从查尔科出发，该在特南科吃的午饭，现在应该到这里了。当然，他这次来有足够的人护送，他自己也很勇敢。可这些歹徒也很可能在特南科来这里的路上设下埋伏，尽管昨天和前天，我都没有接到这一带有土匪出没的报告。可您也知道，阿松巴的这股土匪已经和其他的土匪勾结起来，联合作战。要是我们这样好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不幸，我真会感到十分遗憾！我本来应当赶到胡溪或特南科去接他。可是，他说，需要我接送的是这一带。因为他得到情报，敌人会在这一带等他，而且，他们发誓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同时，也要对我下毒手。试想这小伙子快要结婚了。他这次上墨西哥城化了不少钱买结婚用品。因此，歹徒们杀了他后，还能得到一大堆金银首饰呢。我看我们还是留几个士兵在这里，万一他来呢。其余的人往前赶路，运货的人看来早已走远了。”

于是，马丁·桑切斯纵身上马，留下十几个士兵等待着读者们已经熟悉的那个从墨西哥城来的尼古拉斯。他自己则带着他的队伍出发了，偕行的还有那个商人及其随行的几个年轻人。

还没有走上半个小时，就听到了枪声。一个脚夫急匆匆地跑来找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地说，匪徒们正在抢劫货物呢。

马丁一马当先，疾驰而去。转瞬间他就和匪徒相遇。土匪们迎接他的是一阵弹雨，口中还不干不净地叫骂着，说他的末日已来临。

黑衣骑兵们和他们的队长一样，骁勇无比，浴血奋战。可土匪们人数众多，且由匪首们亲自督战。马丁的队伍已被团团围住，已有七、八个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其余的人也已开始撤退。这时，战斗已进入白刃战了。身陷敌人重围的马

丁已负重伤，但还在拼死战斗，力图在战死前多杀几个敌人。就在这危急时刻，一支意想不到的援兵来救他们了。

那是尼古拉斯一行和马丁留在卡拉弗拉的十余个士兵。尼古拉斯自己带来了十个人。他们听到了枪声，便纵马赶来，正好在马丁·桑切斯最危急的时刻赶到了战场。这支勇敢的生力军一到，曾引起土匪们的一阵骚动。但他们在人数上仍占优势，因此，战斗仍继续进行。

尼古拉斯是个英勇无敌的人。他骑着一匹高头良马，带着精良的武器。他一见马丁·桑切斯已被围困，便冲入包围圈，飞舞着马刀，砍杀起来。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英勇的队长这时已剑断人伤了。

包围马丁的匪徒是蓝眼人和"老虎"等人。他们一见尼古拉斯来了，便转身后退，企图逃跑。那铁匠一见是蓝眼人，便忍不住大叫一声，表示他的愤怒，也表示他的胜利。他终于与蓝眼人对阵了。

他风驰电掣般地向他扑去。那匪徒早被吓得魂不附体，退出战场，朝一座小山林上跑去。这里有几个土匪的家眷骑着马，躲在林中。

正当蓝眼人跑到这群女人的身边时，尼古拉斯赶上了他。在那匪徒举起毛瑟枪向他射击的一瞬间，他一马刀就劈开了他的天灵盖。他眼见匪徒已倒在地上，就回身朝战场跑去。同时大声地说：

"安东尼娅太太的仇已经报了。"

这时，由于他愤怒异常，竟连玛努埃拉的叫声也没有听到。她正夹杂在那些匪眷中，正好在尼古拉斯砍伤了蓝眼人的那一霎那间认出了他。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匪徒们丢下货物，惊恐地逃走

了。

夕阳已西下，夜幕已渐渐笼罩着大地。马丁·桑切斯借着黑暗尚未来临时的余光，命令士兵掩埋着战士们的尸体，照看好伤员；对匪徒的尸首和伤员也作了同样的处置。这样前后一共历时数小时，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时才结束。

这时，马丁害怕匪徒们会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借助夜色，重新集结，对他进行反扑，便决定派人火速奔赴莫雷洛斯，请求政府派兵增援，并派来所需的担架队。

这项任务极其危险，因为匪徒还在附近。同时，路上还可能有埋伏。

只有一个人才能完成这项任务：马丁·桑切斯在那困难的时刻毫不犹豫地请求尼古拉斯作出这样的牺牲。

"堂尼古拉斯先生，"他对铁匠说，"只有您才敢于冒这样的险，望您能善始善终。您刚才已救了我们。您认识道路，又有一匹好马，同时您又英勇无匹，我请求您……"

尼古拉斯立即出发了。马丁看到他消失在夜幕中以后，说：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象他这样勇敢的人！"

"可是，稍一疏忽，土匪就会把他打死的。"商人说。

"上帝一定不会让他死的，"马丁·桑切斯说，"您说，不让他去，我们又怎么能离开这里？只有这个办法嘛！您将会看到，他一定不会出什么事的。尼古拉斯红运当头。再说，他又是这么好……宁可我死，也不能让他给杀死！"

这时，在附近搜寻伤员的士兵回来说，在近处的灌木丛中有一个女人在一具尸体边哭泣。

堂马丁亲临察看。这女人就是玛努埃拉。她之所以没有跟其他女人逃跑，倒不是因为她爱蓝眼人（她起初以为他已

经死了)，而是因为她害怕“老虎”，怕落到他的手中。

马丁察看了一下躯体，发现还在呼吸。蓝眼人受的伤虽然很重，但还不是致命的。那匪徒已经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但由于玛努埃拉在他的身边，可以猜想到，他就是蓝眼人。

马丁·桑切斯高兴得全身都抖动起来。那大名鼎鼎的令人畏惧的匪徒终于落入了他的手中。

他本想天一亮就吊死他。但不巧的是黎明时分，莫雷洛斯地方政府官员已带了援兵和担架来到那里。马丁只好将被俘和受伤的匪徒，还有那个女人一并交给了地方政府。尼古拉斯几乎没有看到他们，而玛努埃拉由于害羞，也没有敢露面。她用遮头巾把自己的头部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到了莫雷洛斯。马丁因伤势较重，就在那里住下。他的士兵也驻扎在那里。尼古拉斯则继续他往亚乌脱佩克的行程，以准备他的婚事。

玛努埃拉当然和她情人一起作了俘虏，被关在狱中，与外界隔绝。在她的想象中，尼古拉斯的形象越来越完美了。

二十四、华雷斯总统

马丁·桑切斯当时十分气愤。匪帮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但在热带地区有很大的势力，就是在墨西哥城都有很大的影响。国家之所以这样动荡不安，其原因是举国上下十分混乱。

盗贼们到处都有朋友。如果说，象读者们已经熟悉的尼古拉斯这样的好人很难找到支持他的人的话，那么匪徒们一遇危险，就会从四面八方得到声援。原因是他们声势浩大，不少稍有产业的人的生命和财产都操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害

怕匪徒，向他们俯首就缚，千方百计企图得到他们的宽容和好感。

就在那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进行了殊死奋战的、英勇的队长正在治伤的时候，已经治好了伤的蓝眼人却通过他的保护人设法让有关方面遣送他去奎尔纳瓦卡接受审判，理由是，他是在那里犯的罪。

将他押送到那里受审，就等于是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里可以找到辩护人，这样就可以逃脱罪责。在卡拉弗拉一战中受伤或被俘的其他匪徒也得到同样的安排。这时，莫雷洛斯群情大哗。可是，不幸的是，象这样的事在当地是屡见不鲜，因此，最后群众也是无可奈何，不了了之。

马丁·桑切斯当时考虑到，如果不对匪盗们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他们就会因利益上的一致而相互勾结。而他马丁和其他剿匪部队的长官则因缺乏象过去名盛一时的奥利维洛斯所拥有的那样的武力和生杀之权，剿匪事业终难告成。因为要是让匪徒只接受一般性的审判，他们有钱有势，总有办法逃脱罪责。他想，只要政府当局和匪徒们之间不开展你死我活的决战，任何有利于政府的决定都难以作出。

想到这里，他打算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看其结果如何。他决定去墨西哥城，谒见华雷斯总统，向他面陈热带地区的情况，让他作出有益于剿匪事业的决定；并请总统给他扩大权限，还得给他提供武器和支援。这时，蓝眼人和他的情妇，还有他的同伙们已被一支人数少、装备差的队伍押解去奎尔纳瓦卡。途中，押送队伍遭到了埋伏在一个叫特蒂亚斯的又窄又险的隘口的匪徒们的袭击。押送队伍四散奔逃，罪犯全部被救。

马丁·桑切斯听到这个消息，更感到迫切需要去见总统。

这时，蓝眼人又回到他同伙中去了，又在原来的那一带地区制造新的恐怖，犯下新的罪行。

马丁·桑切斯来到了墨西哥城。当时他既无名气，又未受到当局的恩宠，只带了华雷斯的朋友们的几封信。就这样，他很快地得到了接见。

华雷斯在当时并不是众望所归、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的政府首脑。只是很久以后，他才成为众人俯首听命的领袖。

那时，他尽管在有名的改革之战中取得了胜利，还是困难重重，面临着无数的危险，要和无数的政敌进行斗争。他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命运才得以前进。

以马尔克斯、苏洛亚加为首的宗教叛军还在进行激烈的反扑。政府军因忙于对他们进行追歼，力量上受到了很大的牵制。

在自由党内部，也出现了总统的强大的对手，尽管他们还没有对总统构成最大的威胁。

国库已经空虚。更严重的是，外国入侵者蹂躏了国土；自由派政府的对立面，即那些反动派和宗教帮派则和外国入侵者勾结在一起。

因此，当时的华雷斯正面临动荡不定的政局。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匪盗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时机，才能在热带地区为所欲为。

马丁·桑切斯原来以为总统是个愁眉苦脸的人，他或许对总统早有成见。但他见到的总统却是一个冷静沉着却又十分专注的人。

这位农民出身的队长坚定地走上前去，向总统呈上了他带来的信件。总统看了信后，以他那深沉的目光对马丁·桑切斯打量一番后，对他说：

“这几个朋友的来信都说您是个好人，是清剿这些在墨西哥州南部为非作歹的坏人们最合适的人选。政府由于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对这些坏人加以清除。就请您给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马丁·桑切斯向他作了详细的报告。总统以他惯有的沉静的态度听着，但有时也愤怒地作着手势打断他。等桑切斯说完后，华雷斯总统大声地说：

“这太不象话了，得赶快结束这样的局面。您帮助政府剿匪，有什么要求吗？”

听到总统这几句他惯有的简明扼要但却坚定有力的话，马丁·桑切斯受到了鼓舞。他说：

“先生，我首先需要政府授权给我，让我可以绞死抓到的全部匪徒。我以人格向您保证，我决不错杀无辜的人。我知道什么人该杀。在我头脑中经过多日的思考，我已对他们一一作了判决。先生，我的良心是最公正的法官。它不象那些只爱钱财，或由于畏惧而将坏人予以释放的法官。我既不贪钱财，也无所畏惧。”

“其次，先生，请您不要听信这里某些人的言词。这些人为强盗说话，把他们说成是功勋卓著的有功之人。总统先生，请您不要听信这些人。因为他们已得了一部分赃物，从中发了大财。这里就有这样一位先生：他头戴金黄色的假发，吸着装在黄金匣中的鼻烟，每月从匪徒手中得到大笔薪俸。就是他，发给庄园主通行证，让他们安然无恙地偷运糖包和酒。当然，庄园主们也以重金贿赂他。也是他，利用匪徒们给他的钱财，竭力扩大影响，在热带地区任命他的亲信当地方政府官吏，还释放囚犯。有一天，就象释放瞎眼人一样释放了一个应处绞刑的匪徒和杀人犯。总之，此人是匪盗们的真

正头目。他以抢掠为生，却又不担风险。象这样的人，只要在我们那一地区让我看到，即使我以后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将他勒住脖子，在树上吊死。”

“此人是谁？”华雷斯焦急地问道。马丁·桑切斯向他呈上几封信后说：

“这信中有他的化名。不过，从信中所描写的特点中您就可以知道他是谁了。”

“好吧，”华雷斯看了信后，立即将信收好后说。“您不用为他操心了。他再也释放不了什么人了。您还有什么要求么？”

“武器，就只要武器，我别无他求。我的武器太少。我也不需要很多，因为我可以从匪徒手中夺取武器。不过，作为开始，我需要一百来条枪支。”

“就给你这些枪支。明天请您上陆军部去，您就什么都有了。但您一定要替我剿清这一地区的匪盗。”

“先生，我一定要让这一带秩序安定。”

“好，那您就将为祖国立下功勋。当前政府正需要全力以赴地考虑如何对付外国军队的入侵，以拯救民族的独立。”

“总统先生，请相信我吧。”

“桑切斯先生，万事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您已握有非同寻常的权力。您一定要执法以公，特别要做到‘公正’二字。这些权力包含着巨大的责任，因此，非必要时不要随意行使。当然，我知道，我没有把权力交错人，但也请您别让我后悔。”

“要是我行为不正，您就下令枪毙我好了。”马丁说。

华雷斯站起身来，向那位雷厉风行的正义事业的维护者伸过手去。

这两个五短身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一个和他往常一样，穿着黑色的礼服，他就是华雷斯；另一个也穿着黑外套。一个是棕黑色的皮肤，样子就象纯印第安人的模样；另一个是淡黄色的皮肤，象个混血种人，一付庄稼汉的模样。这两人外貌严厉，表情严肃。任何人看一看他们的样子，再看一看往后的历史，都将为之震动。这两人中，一人是除暴安良的代表，另一个是忠诚的化身。是前者授于后者生杀之权。

二十五、晨　袭

会见后没过几天，那是炎热地区十二月的一个早晨，象春天一样又暖和又甜蜜。亚乌脱佩克的人们象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地从床上醒过来了。人们确实是在等待着过节，可这不是宗教节，也不是公众的节日，而是一种家庆，是至亲好友间的聚会。这次聚会全镇人都将参加。

原来是阿脱里华亚那个诚实的铁匠尼古拉斯和那美丽、善良的姑娘皮拉尔即将完婚了。皮拉尔以其美貌和优良的品德成了全镇的一颗明珠。读者们已经知道，这对青年男女受到了他们同胞们的无比敬爱。因此，人们庄严地庆贺他们的结合。

清晨，曙光初露，万里晴空，渐渐地、渐渐地那珠光般柔和的阳光洒在高山上、园林中、房舍里。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唤醒了镇上的人们。镇上的乐队奏起欢乐的乐章，爆竹声、礼炮声宣告宗教式婚礼的开始。

尼古拉斯腼腆含羞，根本没有想到婚礼会这么热闹。但政府官员、神父和乡亲们却很想向这位可敬的工人和他那美丽的妻子表示他们敬爱之情。整个教堂，各个神龛，特别是

在那个即将举行婚礼的大祭坛上布满了牌楼和花束。亚乌脱佩克成千上万的柠檬树和柑桔树供献出了它们美丽的花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新娘拥有过如此多的鲜花。无论从她家到教堂的路上，在教堂里边，还是人们为她在阿脱里华亚布置好的小家庭里，到处是艳丽多姿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鲜花。鲜花象雪片一样向新郎新娘飘去，散发出馥馥清香。上午七时，这对新婚夫妇容光焕发地出现在皮拉尔家的门口，朝教堂走去。偕行的有教父教母和众多的亲友。

前一天夜里，他们已在新到任的法官面前举行过世俗式婚礼。因为这时刚刚颁布了改革法，这对亚乌脱佩克的人们说来，和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是一桩新鲜事儿。尼古拉斯作为一个良民，自然真心诚意地对改革法表示拥护。

可是，当时就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正式的婚礼还是宗教婚礼。因此，新郎新娘还得上礼坛去行婚礼。

尼古拉斯服饰虽不豪华，却十分精致。他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他心里虽感到十分幸福，外表仍显得既严肃又和蔼可亲。皮拉尔的模样妙极了：她本来就长得十分秀气，现在再穿上一身白色的高雅的婚礼服，配上那一头又乌又细的头发，上面插着一个新婚的花环，实在是锦上添花。她很喜欢这样的花环。但正如她自己常常说的那样，连她自己当时也还不知道她戴上这花环是准备当妻子呢？还是当一个尚未过门的未亡人？

但她已经看到，她是戴着这个花环准备当妻子了。她觉得好象总有一个善良的神灵在庇护她，在预示着她的好运道。对此，连她自己也难以置信。她那双极其甜蜜但又有些显得忧郁的眼睛露出的眼神非同凡响，犹如天使降临，圣女下凡。

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脸上不禁泛起阵阵红晕，显得有些含羞。爱情，密集的人群，遍插腊烛和鲜花的礼坛，风琴声和人们的祈祷声，弥漫于中殿的缭绕香烟，这一切都在她身上产生种种激情。她仿佛已置身于奇妙的天地之中，生活于一个梦幻的幸福世界之内。

尽管这时姑娘已沉湎于爱情的幸福之中，她仍思念着她那象爱母亲一样爱过的可怜的老太太。对那位不幸的已故的老太太她才结束了戴孝期，而她也得到了老人“在天之灵”的阴庇。一想起她，一想起那不幸的玛努埃拉，深情的眼泪便沾湿了姑娘的双鬓。就在她感到如此幸福的时刻，她仍为玛努埃拉进行祈祷。

弥撒终于结束了。新郎、新娘接受了他们的朋友和全镇人民的祝贺后，便打算动身回到阿脱里华亚庄园里去。他们的家就在那里。他们已邀请了许多至亲好友参加他们简朴的家宴。

于是，人们备好了马匹，陪同新郎新娘回家。新婚夫妇和神父及几个朋友则坐上一辆四轮大马车。

他们的一行是从上午八时出发的，很快就开始走上通往庄园的那条公路。

当他们快走到那棵无花果树的时候，人们吃惊地停住脚步。以往蓝眼人每晚路过那里去看望玛努埃拉时，总听到一只栖息在那棵无花果树上的猫头鹰的叫声。就在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列队站着一支骑兵部队。士兵们全身穿着黑衣，枪上膛，刀出鞘。

谁也没有料想到那里会出现一支军队，它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这是马丁·桑切斯·查戈阳的队伍，约有百余人，外表看起来杀气腾腾。

部队的司令官，也就是那个马丁·桑切斯看到喜气洋洋的送婚行列，还带着吹鼓手，便纵马向前，走到新婚夫妇的马车边，尊敬地脱下帽子，对尼古拉斯说：

“早安，堂尼古拉斯朋友，您没有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我吧。同样地我也没有想到会有幸在这里向您问候，并祝贺您无比的幸福，也祝贺您那天使般的太太无比的幸福。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原因容后奉告。现在我的部队将向您们举枪致敬。请继续您们的行程，毋需停留，直达庄园。我随后也去那里。”

马丁·桑切斯说这一番话时态度是那样的真诚和坦率，尼古拉斯丝毫也没有怀疑言语中还有什么别的用意。因此，他只是对他紧紧地握了握手，向他介绍了他的妻子和送婚行列中的其他亲友。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女人，一个年轻妇女(大家很快就认出她就是玛努埃拉)穿过骑兵队伍，跌跌撞撞，披头散发地朝前奔来。她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几乎都快讲不出话来。她抓住马车车门，用沙哑的、断断续续的言语说：

“尼古拉斯，尼古拉斯！皮拉尔，妹妹！……救命哪，发发慈悲吧，请可怜可怜我吧！……原谅我吧！……”

尼古拉斯和皮拉尔都惊得目瞪口呆。

“怎么回事？您是怎么啦？”皮拉尔大声地说。

“是因为，”玛努埃拉回答说，“是因为一会儿，他们就要枪毙他……，枪毙萨尔科了。他已给捆绑在那里，四周都围上了马匹。他们要当着我的面枪毙他！原谅我吧，堂马丁！请您原谅我，尼古拉斯！我都快要发疯了！……”

的确，身穿黑衣的骑兵们已围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蓝眼人和“老虎”就在这个正方形的中间。他们被紧紧地捆绑着，

坐在一块石头上，面色青紫，已瘫软成一团。他们很快就要被处决了。当时马丁·桑切斯见到来了一行人，就知道可能是尼古拉斯的送婚队伍。他就将那两个匪徒藏在马队中间，免得让新婚夫妇见到。

“我要是早知道您们会在这个时候上这里来，请您确信，堂尼古拉斯，我就会把这几个坏蛋搞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我事先不知道您们会来。我只知道，这几个坏家伙带着人马在这里等候您。因此，我就上这里来了，而您也幸运地逃过了这场灾难。我及时地得到了情报，一直赶了十六西班牙里路程，今天早晨就在这附近给他们来了个‘晨袭’。……我们几乎把他们全都打死了。我来这里是打算把几个匪首吊死在路边的。把蓝眼人吊死在这里，把‘老虎’吊死在索奇曼卡斯。”

“可是，堂马丁，我请求您，要是可能的话，就看在……那怕就看在这可怜的女人脸上，饶了这个人吧，……”

“堂尼古拉斯，”司令官皱着眉头说，“您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我听您的吩咐。我可以为您献出生命，您需要我的生命，我立即奉献给您。可是，请您别请求我饶恕任何一个匪徒，特别是这两人……先生，您是了解他们的为人的。他们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杀人犯与绑架者，罪该万死！刚才他们还想杀死您呢！他们都发过誓！他们还想抢走太太，您的夫人！这就是他们的打算。您说，象这样的人我能不能饶了他们？堂尼古拉斯先生，请您和这些先生们继续您们的行程，让我可以执法。”

皮拉尔在全身发抖。玛努埃拉则发起疯来，奔到蓝眼人的身边，使劲地拉住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叫喊着。

“能允许我们把玛努埃拉带走也好，”皮拉尔说。

“要是您们愿意，可以把她带走。不过，这个姑娘也不是

好人。我刚才从她那里夺回一只口袋，里面都是在阿尔普耶卡被杀死的英国人的金银首饰。这都是很值钱的东西。这样的女人也不值得怜悯！”

根据马丁·桑切斯的命令，一个士兵使劲地把紧紧抱住蓝眼人的女人拉开。但她抱得很紧，未获成功。于是，蓝眼人对她说：

“别离开我，玛努埃里塔！别离开我！”

“我不会离开你的，”玛努埃拉说，“我要和你死在一起！我宁可死，也不愿看到皮拉尔戴着那柑桔花的花环站在尼古拉斯身边，为了你，我才丢弃这个印第安铁匠的。”

“我们走吧，”神父和那些面带惊色的乡亲们说，“这事已无可挽回了。”

皮拉尔痛哭起来。尼古拉斯向马丁·桑切斯告别。

“神父先生，请您留一下。他们或许还想忏悔呢。”

“好吧，我留下，”神父说，“这是我的职责。”

于是，那来时喜气洋洋的送婚行列，走时却象送殡队伍一样急匆匆地走了。

马丁·桑切斯见他们已走远，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了。于是，他便问蓝眼人和“老虎”，要不要忏悔。

蓝眼人作了肯定的回答。神父很快地听完了他的忏悔，并赦免了他的罪。可是，那“老虎”却对马丁说：

“可我也得死吗，堂马丁？”

“你也得死。”他极其平静地回答说。

“我也得死？”他又说，“我不是给您送来了情报，让您到这里来的吗？我还向您报告了我们即将经过的道路和路标，还对您说，我在帽子上系一块红手帕，让您们可以辩认出来。”

“这些我都管不着，”马丁说，“我对你没有作过任何应诺。如果你是你同伙中的叛徒，那你就更坏。喂，小伙子们，将蓝眼人执行枪决，然后把他吊在这棵树上，……先把他眼睛给蒙上。”

蓝眼人连站也站不住了，恐惧使他瘫成一团。最后他还是抬起头来，朝着士兵们已经系了绳套的那一根树枝看了一眼，喃喃地说：

“这就是猫头鹰停着叫过的那棵树枝，……终于给我说对了！永别了，玛努埃里塔！”

玛努埃拉用双手捂住脸。士兵们把蓝眼人拖到树边，向他连续射击了五枪，最后还补了一枪。硝烟把衣服烧掉一块，脑浆四溅。蓝眼人的躯体在地上滚了两下，微微地抽搐了一阵。接着，就被吊在树上，来回摇晃着。玛努埃拉好象才从梦中惊醒。她站起身来，也没有看一眼已经吊在树上的她那情人的尸体，好象还站在那一对新婚夫妇的马车前一样，大声地叫起来：

“喂，皮拉尔，快把花环给我留下。你想跟印第安铁匠结婚。可我也有玫瑰花花环，……我不想结婚，我只想作萨尔科这个土匪的情妇……”

这时，她抬起头来，看到高吊在树上的尸体。然后，她又朝士兵们看了一眼。他们都带着遗憾的心情看着她。她又看了一眼堂马丁，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老虎”。然后，她用双手捂住胸部，尖叫一声，倒在地上。

“这倒霉的女人，”堂马丁说，“她已经疯了！把她给扶起来，带她上亚乌脱佩克去。”

两个士兵过去把她扶起来，但他们看到她在口吐鲜血，全身僵直，慢慢地凉了。他们对队长说：

“堂马丁，她已经死了。”

“那就把她尸体埋了吧，”马丁以略带阴郁的语气说，“我们走吧，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于是，这支斗志昂扬的队伍又前进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蓝眼人
作者＝（墨西哥）伊·马·阿尔塔米拉诺著　　屠孟超译
页数＝１５５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１０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４年０４月第１版